神秘调查帮

杨 鹏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调查帮/杨鹏著.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5（2004.7重印）
(花衣裳·牛仔裤(浪漫一身)丛书)
ISBN 7-5007-6979-2

Ⅰ.神… Ⅱ.杨…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5781号

SHENMI DIAOCHA BANG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人：海 飞
执行出版人：赵恒峰

策 划：汪露露 封面图：蒋健玮 封面设计：王 颖
责任编辑：汪露露 内文图：安 劼 美术编辑：刘 静
责任校对：刘占生 责任印务：宋世祁

社 址：北京市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总 编 室：010-64035735 传 真：010-64012262
发 行 部：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ttp://www.ccppg.com.cn
E-mail: zbs@ccppg.com.cn

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625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7月河北第2次印刷
字数：118千字 印数：11,001－22,000册

ISBN 7-5007-6979-2/I·523 定价：15.0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他们是阳光中学的学生：“校园超人”杨歌、“生物少女”白雪和“电脑天才”张小开。他们曾经遇到过无数不可思议的神秘事件，并一起出生入死地破解了这些事件背后的谜团，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世界。　001

超人少年事件簿

杨歌在梦中又回到了那个五光十色、结构扑朔迷离的隧道。隧道里热得很，使他全身冒汗，仿佛他并不是在一条隧道里行走，而是在一团火焰中行走。　001

未来少女事件簿

于是根据时间机器的记录，连娜来到了21世纪。可是她没想到，自己还没有找到吱吱，就先被吱吱留下的病毒袭击，体力不支地晕倒在了张小开的阳台上。　052

恐怖植物事件簿

这些小东西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生物呢？它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如此旺盛和强大的生命力？它将给地球和人类带来福祉还是灾难？　088

目　　录

“电脑之神”事件簿

张小开的身体发出一种金色的闪光——“电脑之神”缓缓离开了张小开的大脑，回到了自己笨重的外壳里。张小开只感觉到头部一阵眩晕，然后有一种莫名的轻松感。 131

校园幽灵事件簿

然而，杨歌的话音刚落，二人便同时感觉到镜子里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将他们往镜子里拉。

他们挣扎着，但无济于事。很快，他们被吸进镜子里，坠向一个由光构成的漩涡。 164

怪异插班生事件簿

翔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群鸟皆涌向翔，如同百鸟朝王一般。翔扇动着巨大美丽的翅膀在空中翩翩起舞。他在“三剑客”的头顶上盘旋了三周后，高叫三声，带着群鸟离去了。 189

△
△
△

写在前面的话

你知道“校园三剑客”吗？他们是阳光中学的学生：“校园超人”杨歌、“生物少女”白雪和“电脑天才”张小开。他们曾经遇到过无数不可思议的神秘事件，并一起出生入死地破解了这些事件背后的谜团，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世界。正因为此，他们又被媒体称为——中国的蝙蝠侠！

如果你至今还不知道他们，你不妨看一看他们的个人档案：

杨歌——身高：1.78M。血型：X 型（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血型）。星座：狮子座。特长：因为偶然原因进入过时间隧道，受时间隧道辐射的影响具有多种超能力：能够监听他人的思维波；会瞬间转移（眨眼间转移到 10 公里以内的任何地方）；当双手合拢时会发出威力强大的霹雳闪电；会悬浮术（可以悬浮至数 10 米的高空中而不落下）等等。性格：用一个字来形容——酷。他是一个言语不多但很有主见、遇事冷静的少年。在“校园三剑客”中，他起着领头羊的作用。最喜欢的事：冒险；弄清神秘事件的真相；听摇滚乐和交响乐。最讨厌的事：被人误解。

白雪——身高：1.68M。血型：O 型。星座：水瓶座。特长：在生物学方面颇具特长；对所接触过的动植物的名字及特性可以过目不忘；对人文历史也有一定的研究。性格：温柔、平和、热情、胆大心细、处变不惊，富于同情心并很有主见，在同学中人缘极好。最喜欢的事：郊游；发现新的物种；学习新知识。最讨厌的事：没有。

张小开——身高：1.75M。血型：AB 型。星座：金牛座。特长：电脑天才，人称“小比尔·盖茨”。曾囊括他这个年龄段的中学生所能得到的所有电脑最高奖项，其编程能力与一个电脑专业的博士相当。性格：活泼、率真、单纯、好玩、执著、仗义。对人总往好里想，但做事经常毛手毛脚，笑料百出；有时也爱炫耀自己的小聪明。最喜欢的事：鼓捣电脑和冒险。最讨厌的事：做作业；除电脑课以外的各种考试、上体育课、干家务等等。“校园三剑客”中，数他毛病最多。

总而言之，他们和你一样，对一切时尚和流行的事物都特别感兴趣，一切很酷的事情他们都喜欢。不过，他们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喜欢探索各种神秘的事物，对世界有着足够的好奇心和想像力，不管多么诡异的事情都能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处变能力极强……

正因为此，这三位普通但不平凡的中学生组成了一个“神秘调查帮”，专门对发生在校园内外，以及世界各地的神秘事件进行调查。他们经历的神秘事件，正在

当代少年儿童中四处传播。

他们将遇到哪些神秘事件呢？快快打开本书，让我们和“校园三剑客”一起去探索那些关系着全人类生死存亡的事件吧！

超人少年事件簿

第1篇

杨歌在梦中又回到了那个五光十色、结构扑朔迷离的隧道。隧道里热得很，使他全身冒汗，仿佛他并不是在一条隧道里行走，而是在一团火焰中行走。

“当心……”

杨歌听见周围的人们发出一声惊呼。接着，是刺耳的刹车声。

一辆闯红灯的重型大卡车正气势汹汹地从另一个路口向马路中央的他冲了过来。尽管司机已经刹了车，但由于卡车载着五六吨的货物，仍然依着惯性飞快地向前滑行。

一场车祸在所难免。

杨歌惊恐地看着巨兽一般隆隆朝自己冲过来的大卡车，想动，却全身都动弹不了。夕阳在他的眼里变得血红。

人们都闭上了眼睛。

就在大卡车要撞着杨歌的一刹那，一条火红色的通道出现在杨歌面前。杨歌想也来不及想，就跳进了火红色的通道里。一进入通道，大卡车、十字路口、惊恐的

行人……全都消失了。杨歌仿佛在火中行走，全身酷热难耐。他看见前方有一个白色的发光物体，便走过去，用手触摸它。这时，发光物迸射出一道刺目的蛇形闪光，杨歌大叫一声，眩晕过去。

当他清醒过来时，红色通道消失了，他发现自己躺在离出事地点十几千米之外的绿市北郊的草地上。天已经黑了，繁星满天。

出车祸的十字路口上，所有的人都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刚才卡车明明是撞了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可是，当车停稳后，司机从车里出来看时，车轮子底下什么都没有：那个男孩像水蒸气一样消失了。

“怎么回事？刚才那个小伙子哪去了？”

“莫非大白天见鬼了？”

“奇怪，真奇怪！”

……

路上的行人纷纷使劲地揉眼睛，眼睛揉肿了，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

一星期后的一个清晨，杨歌像往常一样拎着书包走出家门，匆匆向电梯走去，他按了箭头向下的电钮，过了一会儿，电梯门徐徐地朝他敞开。正是上班高峰时间，电梯里挤满了人，都是赶着去上班的。杨歌迈了进去。空间很小，他被挤到了角落里。电梯门徐徐关上了，杨歌体验到瞬间的失重，电梯便缓缓地下降。

电梯里很闷，电梯的噪音很响，让人极不舒服。

“这破电梯，用了十多年了，也不换个新的，迟早要出问题。”

有人抱怨道。那人的话音刚落，电梯的灯“啪”地一声灭了，电梯的噪音也戛然而止，电梯停了下来。

“糟糕，停电了！”

“这个时候停电，真够损的！上班要迟到了。”

“电梯好像是停在两层楼之间，咱们大家都出不去了。”

“谁靠近电话，快打电话……”

……

黑暗中，拥挤的电梯里出现了骚动。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没有来电，电梯里仍然是一片黑暗。有的乘客按捺不住了，破口大骂起来。

杨歌的心里也暗暗焦急，看来今天非迟到不可了。他这么想的时候，感觉全身燥热起来，一股从未体验过的暖流在身体里缓缓地运行着……突然，那股暖流变得强大起来，在体内奔突，并有从体内冲出之势……

“我这是怎么啦？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吧？”杨歌心想，他的头有点晕。这时，他体内的暖流已经强大到他无法控制了，他感觉到它正从他的体内喷涌而出，他想阻止它，然而，它却全然不听他意志的控制……

“啪。”一声脆响，电梯里的灯亮了，大家还来不及高兴，便感觉到电梯以极快的速度向下坠落，重重地撞

到了底层，门“哗”地一声敞了开来。乘客们从电梯里蜂拥而出，杨歌也被人流挤了出来。不等那些急着要上楼的人们进去，电梯的门“砰”地一声重重关上了。接着，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人们看见电梯指示灯的数字以极快的速度变幻着，在短短的几秒之内就从底层到达顶层，又从顶层飞快返回底层，然后又闪电般向顶层进发……电梯像着了魔一般飞快地上上下下地起落，电梯与顶层的天花板和底层的地板撞击的声音像打雷一般传来，不绝于耳。

“现在还没有来电，电梯怎么会动？”匆匆赶来的电梯修理工自言自语道。他的话使在场的人们都毛骨悚然：是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在作用着电梯，使它自动地升降？难道世界上真的有鬼魂？

五分钟后，电梯终于止住了运动，停了下来。又过了两分钟，来电了，电梯修理工打开电梯的门，他惊讶地看到：电梯由于运动过于剧烈，加上年久失修，已被它自己撞得稀巴烂。

杨歌望着这一切，心里也吃惊极了，难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因为自己，因为刚才在自己体内奔涌之后又喷涌出来的暖流……他不敢想。

“加油，高一（2）；加油，杨歌……”

操场上，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校“阳光杯”足球决赛，杨歌所在的高一（2）班对高三（5）班。比赛进入白热化的程度，啦啦队们像疯了似的狂喊着。

杨歌带着球敏捷地过人，如入无人之境，渐渐地逼近球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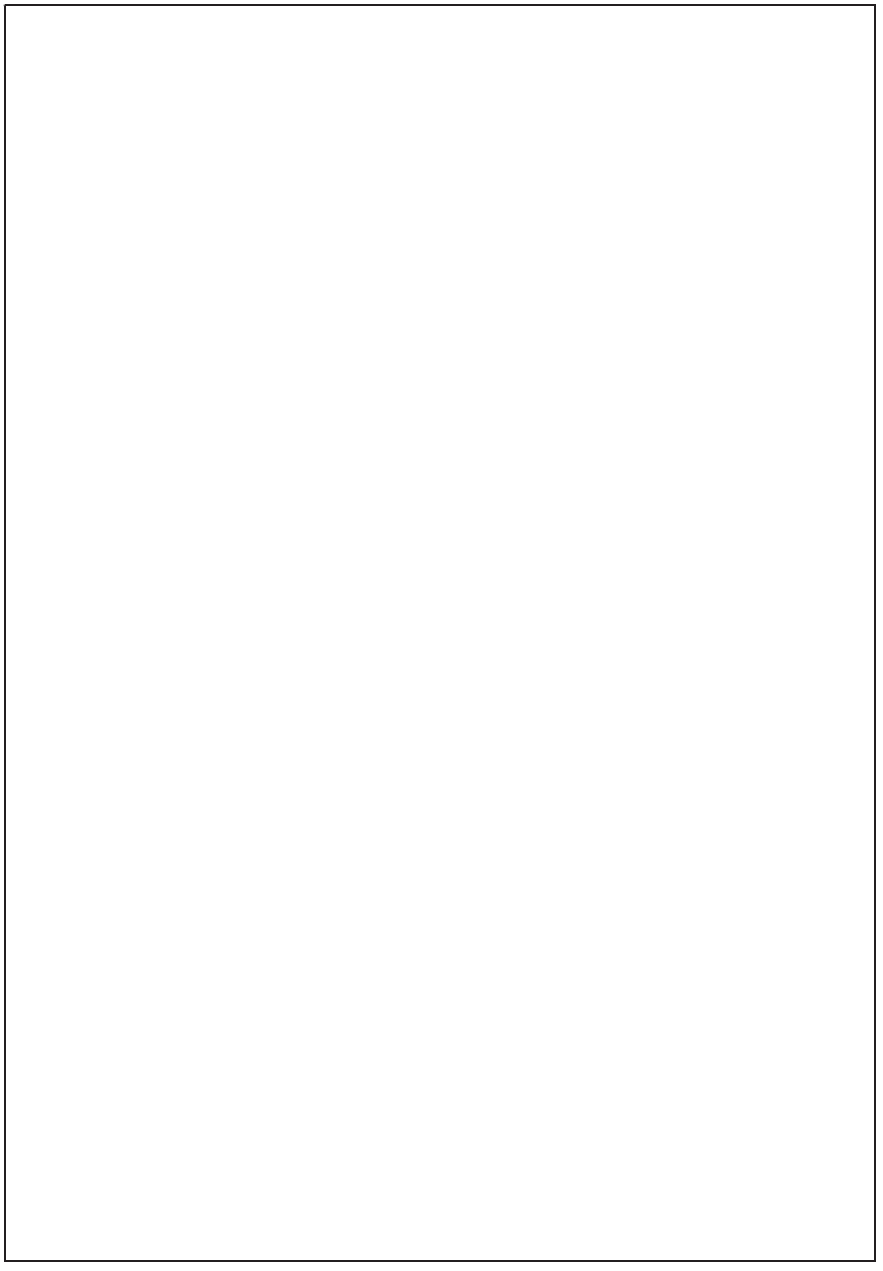
对方见势不好，纷纷过来围追堵截。这次球赛对于高三（5）班来说至关重要：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蝉联“阳光杯”足球赛冠军，这是他们在阳光中学的最后一场大型球赛，他们渴望在离校前实现三联冠的梦想，因此夺标心切。

高一（2）班的球员虽然个头、年龄、比赛经验都不及高三（5）班的球员，但他们个个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杨歌即将踢出的临门一脚似乎更要使高三（5）班球员的愿望泡汤。

就在杨歌即将射门的时候，一个长得跟黑塔似的男生向他撞来，杨歌一个趔趄，摔倒在地，球被黑塔席卷而去。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犯规动作，在常人眼中看起来好像是杨歌自己不小心跌倒在地似的，裁判不知是有意偏袒对方，还是真的被蒙蔽过去，反正没有判黑塔犯规。黑塔将球传给了同队的一个球员，对方迅速组织反攻，带着球直攻高一（2）班的球门。

杨歌从地上爬起来，这时，对方开始向自己的球门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球又传到了黑塔脚下，黑塔抬脚射门，守门员向左纵身扑球，但球并没有射出，原来是个假动作。黑塔再次射门，直射守门员的右侧。对足球内行的人根据球飞行的轨迹和速度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球是必进无疑的：



守门员刚刚扑向左边，还未从地上爬起，而球将进入门的右边，守门员的球艺无论多么精湛，都必将是回天无力了。

杨歌看着那像炮弹一般射向自家球门的足球，感觉到一股暖流在体内奔突起来，那股暖流和早晨被困于电梯中时体验到的暖流一模一样，只不过这一次要更猛烈一些。那股暖流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从杨歌的体内逃逸而出，杨歌想阻止它都阻止不住。

奇迹在这一时刻出现了：足球在即将进入球门的瞬间突然掉转了方向，笔直地朝高三（5）班的球门这边飞来。足球在飞行的过程中不断有球员冲过去试图用身体阻挡它，但都被它撞倒在地。它的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被它撞着的球员身上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骨折。足球威猛无比地飞越了整个球场，直射向高三（5）班的球门。它在飞行的时候，甚至发出了尖利的呼啸声。守门员奋力去扑球，却被足球撞得整个身体飞了起来。足球冲到了球门的网上，却并没有停止运动，竟将球网撞破，继续向前冲，一直撞向球场外的电子计分牌。只听“砰”地一声巨响，被足球撞倒的电子计分牌爆炸了，冒出一股白烟……

全场寂静了整整三秒钟，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之后，全场哗然，有些低年级的学生被吓坏了，竟然大哭起来，更多的人脸上表现出来的是恐惧。

墙上的挂钟敲了 12 下，月光如水。

杨歌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眠。

着魔的电梯、被神秘力量操纵的足球、人们见了鬼似的不安的眼神……

白天发生的事情一幕幕在他的眼前晃动，像一只鬼手紧紧地攥着他的心：怎么啦？我这是怎么啦？难道我的体内潜藏着什么不可知的力量？不，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我不希望跟别人不一样……

“救救我，救救我……”

一个声音传来。杨歌直身从床上坐起来，把目光抛向了窗外。

外面的高楼大厦像一个个黑色的巨人矗立着，一动不动，沉默不语。

并没有谁在呼救。

然而那个声音再次响起，并且越来越大：

“救救我……有人抢劫银行……快来抓住他们……”

肯定是幻觉！离家最近的银行隔着一个街区，不管夜晚有多么安静，听力有多么好，也不可能听见一个街区之外的声音。

杨歌想自己的脑子一定是出毛病了，明天一定上医院看看。不，还是先去找秦关博士。秦关博士是他的忘年交，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也许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闭上眼，强令自己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然而那股神秘的力量又出现了，像激流一般在他的体内奔突着。

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一个形状像舞厅里的旋转彩灯，但却是透明的、内部结构扑朔迷离的球体在他眼前出现，它越来越大，渐渐地旋转成一个有一人多高的大球。杨歌吃惊地注视着大球，大球渐渐地失去了球的形状，变成了一扇圆形的门，往那神秘之门里看，是一条五光十色、绚烂夺目的通道……

他隐隐记得自己曾经进入过那个通道里面。

通道向他敞开，他身不由己地走了进去。

杨歌迷迷糊糊地从五光十色的通道里走了出来。通道又变成了一个球体，渐渐地缩小，迅疾消失。

他发现自己不再是在卧室里，而是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地方：罩着钢丝网的窗户、水磨石地板、自动取款机、柜台、敞开的保险柜……这除了是银行不会是其他地方，可是，在深更半夜里，他到银行里来干什么呢？他只是一个中学生，在银行里没有一分钱存款……

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一下子蜂拥进杨歌的脑中，但他没有时间考虑清楚那些疑问。因为，有两对寒冷的目光正在注视着他，有一把匕首和一把手枪正对着他的胸膛。这是两个用丝袜蒙着脸，手持凶器的亡命之徒。杨歌用眼睛的余光还看见在柜台的角落里有两个人被五花大绑地捆绑着，嘴巴里塞着布团，用惊疑和求援的目光在望着他。他们大概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这时，杨歌脑中的声音变得异常清晰：

“这是什么人？怎么会突然出现？他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体格也不健壮，好像是个中学生，他能斗过那两个抢劫犯吗……”

毫无疑问，杨歌脑中的声音是被捆绑中的某一个人的心理活动。他竟然能够听见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他想自己大概是在做梦。

在场的劫匪和银行工作人员也有如在梦中的感觉，他们心里都在想：刚才，半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蛇形的闪电，闪电中，一个人形出现了，闪电消失，那个人形就变成了眼前的这个中学生，他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人还是鬼？

不管是现实还是梦境，谁都没有掉以轻心。劫匪扬着匕首，恶狠狠地说：

“我不管你是人是鬼，少管大爷的闲事，想活命的话就快滚开。”

杨歌怒视着劫匪，心中竟然没有一点畏惧感，义正辞严地说：

“把钱放下，跟我到公安局自首去！”

“你小子看来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一个劫匪说着抡匕首扑了过来。

那股潜流又在杨歌体内奔腾起来。他想控制住它，但它却不可抑止地从他的体内奔腾出来。

“哎哟！”

那个劫匪突然惨叫一声，一种巨大的、无形的力量

猛烈地撞击了他一下，使他整个身体腾空而起，手中的匕首也飞了出去，后背重重地撞在了墙上，然后身躯弹到了地上。另外一个持枪的劫匪扭头一看，吓得发出一声恐惧的嚎叫，手枪掉落在地。他看见他的同伴像一堆肉泥一样瘫软在地，蒙在脸上的丝袜和上衣全破了，脸和胸膛都血肉模糊，在月光里清晰异常。

“不，我并不想把他弄成这样！虽然他是个劫匪。”杨歌在心里说。他不忍心看那张脸。

“我伏法，我伏法……”

没有受伤的劫匪完全丧失了斗志，跪地求饶，磕头如捣蒜。他的脚下湿了一大片——他吓得尿裤子了。

警车很快赶到了。

两名劫匪被戴上了手铐，一个是被推上警车的，另一个是被抬上警车的。

大家四处寻找那个擒获劫匪的少年，但他已经无影无踪了。

当记者们采访银行工作人员时，他们中的一个说：

“他是乘着电光来，又是乘着电光去的。”

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第二天是星期六，不用上学，杨歌起了一个大早，骑着自行车赶往秦关博士家。

“丁冬——”

杨歌按响了秦关博士家的门铃。

“你找谁？”

一个充满稚气的声音问道。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开的门，长得很像布娃娃，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她缺了颗门牙，说话漏风。

“秦关博士在家吗？”杨歌有些急切地问道。

“我爸爸出差了，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你有什么事对我妈妈说好吗？”

小女孩伶牙俐齿。她用小手指了一下屋里。

“不用了。”杨歌有些沮丧地摇头说道，然后推着车离去。

“大哥哥再见。”

女孩朝杨歌摆手，天真可爱。

“再见。”杨歌说。他的心里空落落的。

杨歌把自行车往路上一横，坐在街心公园的水池边上，望着从那条仰首大张嘴的石头鲤鱼嘴里喷出的银亮水柱，心里闷闷的。

着魔的电梯……发疯的足球……还有昨晚发生在银行里的事情……回想起来，一切都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和不真实。

难道那一切都是梦境？我只是做了一场离奇的梦？

杨歌的目光转向了路边他的自行车。

“对，这一切只能用梦来解释，我根本没有什么超能力。超能力只能是科幻小说里写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在心里说。

清晨的阳光照得自行车闪闪发亮。

我可以验证一下：如果我有超能力的话，我可以用它让我的自行车动起来。

杨歌凝视着自行车，心里说：“动一下，快动一下……”

然而自行车纹丝未动。

“瞧，它一动不动，我说的不错吧，我根本没有超能力，那些事情都不是真的。”

他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掉到了地上。但也就在这时，他感觉到体内有一股暖流在周身缓缓地运行着。

“不！”

他在心里抗拒那股莫名的力量。

然而，同前几次一样，那股力量迅速地凝聚起来，像火山一样从他的体内喷发出来。

“砰！”

一声巨响，自行车像被飓风刮起来一般，以极快的速度横飞出去，重重地撞在五六米之外的假山上，迸射出刺目的电光……

自行车贴在了坑坑洼洼的假山壁上，它仿佛不是用铁做的，而是用面条做的，横梁和车轱辘全都扭曲得不成样子，犹如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绘画。

“真见鬼！”杨歌在心里气恼地说。

“杨歌，你在这里干什么？”

有人拍杨歌的肩膀，把杨歌吓了一跳。他扭头一看，是一个戴着太阳帽，穿一身名牌服装，个子不高，体形

精瘦，有点猴相的男孩在望着他。

“张小开。”

杨歌叫男孩的名字。张小开和杨歌打小学开始就是同班同学，他是杨歌最要好的朋友。

“你看起来心事重重的，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

张小开问。

“我……没什么。”

杨歌摇头。他心里有非常强烈的倾诉的欲望，但他知道他现在遇到的事情连他最好的朋友都没法理解和相信，还不如不说。

“走，跟我打游戏机去。游戏机的世界可以让你烦恼全丢，快活赛神仙。”张小开说。

张小开是个游戏机迷，他所有的课外时间，有一半是花在玩电子游戏上。

“不去。”

杨歌心里烦。

“走吧，我请客。”

张小开将杨歌一把拉了起来。

电子游戏厅里的灯光昏暗，枪炮声和鬼哭狼嚎声从大厅里的十几台电子游戏机里发出，响成了一片。

杨歌玩的是《仙篮奇剑》，由于心里烦，平时能打五六关的游戏他今天一关都没有玩完，就被三头六臂的妖怪杀死，败下阵来。

张小开玩的是科幻游戏《星舰迷航》，他是个高手，

过五关斩六将却没有怎么损兵折将，大有无限玩下去的架势。

“怎么这么快就玩完了？再去买币，接着玩。”

张小开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说道。

“不玩了，没心情。”杨歌百无聊赖地说。

“那你就看我玩吧，瞧我是怎么突破最后一关，走向宇宙的边缘的。”张小开说。

他又发射了一梭子弹，一队外星绿鬼应声倒下，灰飞烟灭。

张小开打到倒数第二关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相当高的积分，兵精粮足，但奇怪的是他的枪怎么也射不出子弹，屏幕上的太空战士怎么也迈不动双脚，而外星怪物和骷髅却变得异常的多，一些在前几关中死绝了的妖怪也纷纷地复活，向张小开的太空战士发动袭击。张小开只能坐以待毙。

“怎么回事？”

张小开急得满头大汗。

杨歌也奇怪地盯着屏幕，突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电子游戏机的外壳在杨歌眼里一下子变得透明了，游戏机里的电子元件和线路无比清晰地呈现在杨歌面前。

杨歌诧异地看了一眼张小开，张小开脸上除了焦急和紧张外，并没有惊讶，看来，游戏机对他来说还是游戏机，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的超能力又开始起作用了?!”杨歌心想。就在这时，平时对电路和电脑程序一窍不通的杨歌竟然一下子看清楚了游戏机里的奥秘：老板在游戏机里做了手脚，没有人可以打过最后一关。杨歌又看其他游戏机，它们和张小开正玩的那台一样，都作弊了。

杨歌抬起头，看见了柜台上的告示：谁如果能一次玩电子游戏超过百万分，可得奖金一千元。他又看张小开的游戏积分：即将超过百万分了。杨歌顿时明白了老板的用意。

“卑鄙!”杨歌在心里说。他的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的愤懑，他为张小开抱不平。

那股暖流又在杨歌体内缓缓地运行。

“不，不要……”

杨歌不希望再出什么乱子。

但那股暖流似乎并不听从杨歌的意志，再次喷发出来。

奇迹发生了：张小开的太空士兵解除了定身法，重新勇往直前地向前冲，士兵们的枪管里，也重新喷出了烈焰。这时，张小开只剩下不多的士兵和枪弹了。

他顺利地打到了最后一关，突破了百万分。

其他电子游戏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所有的游戏机都对玩游戏者大开绿灯，即使最不会玩的新手，也以极快的速度向最后一关冲锋，积分飞快飙升，向一百万分挺进。

五分钟后，所有玩游戏的人都突破了百万分，他们蜂拥向柜台，跟老板要奖金。游戏厅里乱成了一片。

游戏厅老板急得眼睛都绿了，大声叫道：

“不可能，不可能……”

“砰！”

一声巨响，张小开玩的那台游戏机突然爆炸了，荧光屏被炸得粉碎，电子元件的碎片四迸，冒出了白烟。

“砰砰砰……”

其他的游戏机跟那台游戏机一样，依次地爆炸，响声震耳欲聋。

大家都傻眼了。

“我的天哪！”

和别人一样挤在人堆里跟老板要钱的张小开惊呼道。

“快走！”

杨歌强拉着张小开向电子游戏厅外面跑去。

杨歌变得郁郁寡欢。

虽说抢劫银行的劫匪该伏法，电子游戏厅里的老板是咎由自取，杨歌只是一不小心用自己体内的超能力惩罚了他们一下，但杨歌还是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毫无疑问，他确实是一个超能力者，他体内潜在的超能力到底有多大，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些超能力显然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它可以惩戒坏人，但也可能伤害好人，比如说那天足球赛之后，现在仍有好几个学生因为

被足球撞伤躺在医院里。还有那天的电梯，如果当时里面有谁出来得慢一些的话，便是必死无疑了……

他无力控制住自己的超能力。这就好像体内潜伏着一个恶魔，它只以他的身体为寄生物，随时可能跑出来四处撒野，给世界带来灾难。他不想这样！但是，他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办。

“爸爸，你相信世界上有超能力吗？”

吃早饭的时候，杨歌试探着问他的父亲。

“超能力？听说过，没见过。”

爸爸摇摇头说。

“如果你遇见一个具有超能力的人，你会怎么样？”杨歌追问道。

“你怎么一大早净问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爸爸很奇怪。

“请你告诉我。”

“我不相信什么超能力。报上说超能力都是骗人的。什么耳朵听字，用意念力弯曲勺子，全都是魔术。我要上班去了，你快吃饭，上学别迟到了。”

爸爸说完拎起桌子上的公文包向门外走去。

杨歌失望极了。他本想把一切告诉爸爸，但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了，爸爸不会相信他。

他望着桌上的勺子，在心里说：

“不，这是可能的！”

一股暖流从他的胸中流出。桌上的铁勺像被火烧的

纸一样蜷曲起来，弯成了一团，然后，就变成了一小摊的铁水，流向桌子的边沿，一滴一滴地从桌子上淌到了地上。

杨歌感觉自己的脑子乱极了，数学老师讲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去。

他的目光盯着讲台上的黑板擦。黑板擦在他目光的注视下竟然从讲台上飘了起来。

“哇塞！”

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发出一声惊呼。

正在黑板上板书的数学老师回过了头。她那布满了皱纹的脸先是充满了恼怒，当她看见悬浮在半空中的黑板擦时，表情由恼怒变成了吃惊，眼睛都要从眼眶里掉出来了。但老师毕竟是老师，做老师的必须维护老师的尊严。

“不许破坏课堂秩序！”她吼道。

她的咆哮声把杨歌吓了一跳。黑板擦掉到了地上，杨歌也从恍惚中恢复正常。

“谁干的，给我站起来！”

数学老师的目光首先扫向坐在后排的几名差生。他们是最先的怀疑对象。

“对不起，老师，我不是故意的。”

杨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道。

“你?！跟我到校长室去。”

数学老师气愤地说。她想不到连杨歌这样守规矩的学生也开始和她做对了。

“你说什么？你是用超能力让黑板擦飘浮起来的？”校长吃惊地问。

他是一个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谢顶的小老头。

“是的，那天足球赛很多同学受伤的事情，也是我干的。昨天，在一家电子游戏厅里，我的超能力让十几台电子游戏机爆炸了……”杨歌侃侃而谈。憋在心里的话终于说出来了，他感觉轻松了一些。

“你不是在做白日梦吧？”

校长觉得杨歌越说越离谱。

“这是真的，校长，请你一定相信我。”

杨歌再次感到失望。

“我不会相信的，除非是我亲眼所见。如果你有那么大的超能力的话，你能让我靠东墙的书架挪到西墙吗？”校长说。

“我可以办到，但我不能那样做。”杨歌说道。

“我说是假的吧，好了，现在你可以走了，记住，把注意力都放到学习上去，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校长朝杨歌挥挥手说。

“不，校长，这不是胡思乱想。”杨歌辩解道。他打算豁出去一次。

暖流在他的胸中缓缓地运行，很快火山一般喷发出来。

令校长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靠墙的书柜像有了生命一般缓缓地向对面移动过去，速度越来越快，突然猛地撞向西边的墙，“嗵”地一声巨响，墙被撞了一个大洞，书架和书架上的书也向隔壁房间倒了下去。

杨歌有些绝望地闭上眼睛：唉，每次都是这样，总是玩得过火。

校长没有处分杨歌，说实在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杨歌是个超能力少年的事情在阳光中学传开了。

那天足球赛的事情大家还心有余悸。

大多数人见到他都躲得远远的，仿佛他是一个怪物。

杨歌的心里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

△
△
△

“杨歌，别整天闷闷不乐的，一块儿玩摩托去怎么样?”

星期天的早晨，张小开对杨歌说。他是杨歌最好的朋友，看着杨歌不开心的样子，他心里也不高兴。

“走吧。”杨歌叹了口气说。他也不想整天压抑着自己，也许速度可以使他放松。

“作为一名摩托车手，必须以平常心来对待这项现代体育运动。当别人超过你的时候，不要慌张，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素质。要有主见，不要盲目地跟着别人跑……”

体育场像一个巨大的容器，盛满了清晨的阳光。阳光中学“少年摩托梦之队”的教练向队员们一一交待训

练事宜。“少年摩托梦之队”和其他运动队，如羽毛球队、篮球队、滑板队一样，都是阳光中学的体育兴趣小组。该队从组建至今不过两年，却为该校拿了市级以上的十几个奖。在阳光中学小有名气，同学们都说“少年摩托梦之队”是一支“特别酷级”的运动队。杨歌、张小开都是该队的队员。

少年们都戴上了摩托头盔，骑在摩托车上，英姿勃发。

挂挡，踩油门，启动……

十几辆摩托像十几只离弦的箭一般射了出去，绕着体育场的跑道转起圈来。

风呼呼地从杨歌的耳边掠过。杨歌的心畅快极了，速度给他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快感，他觉得自己是一只鸟，在飞。

一辆摩托追了上来，摩托车手朝他竖了一下大拇指，原来是张小开。张小开飞快地超了过去。

又一辆摩托追了上来，超了过去。

……

杨歌渐渐地落在了后面。

“我这是怎么啦？以前我总是一马当先的。”

杨歌的额上冒出了涔涔细汗。

“我要超过他们！”

好胜心此时在他的心理上占了上风。杨歌加快了速度。

拐弯，倾斜，身体几乎与地面平行。

超过一个，又超过了一个……

渐渐地，杨歌仅落在张小开之后了。

可是，张小开今天的状态超常的好，杨歌怎么追也追不上。

杨歌心里渐渐地滋生懊恼情绪。

那股暖流又在他的体内运行。

“不，不行……”

杨歌感到恐惧。也许是好胜心激发了他体内的超能力。

和过去一样，杨歌想控制住它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加速，加速，加速……

他的速度变得异常的快。

张小开被甩在他的身后了。

那股暖流仍在膨胀，像火一样灼烧着他的身体。

加速，加速，加速……

他的速度已超过了摩托车的极限。

“7 号，7 号，速度放慢一些，速度放慢一些……”教练用喇叭呼叫杨歌。杨歌的号码是 7 号。

杨歌想慢一些，却怎么也慢不下来。

暖流已经冲出了他的身体。

加速，加速，加速……

摩托车冲出了跑道。

“7号，快回来……”教练焦急地喊他。

但摩托车就像一只脱了缰的野马，完全不听他的控制，继续笔直地向前冲。

“嗵！”一声巨响，体育场的竹篱笆被杨歌的摩托车撞破了，摩托车发了疯一般冲了出去，冲到了大道上，撞翻了一个小贩的水果摊。

“你给我回来！”小贩气急败坏地喊道。

但是摩托早已不见了踪影。

加速，加速，加速……

摩托车将大大小小的车辆一一甩到了身后。

十字路口，红灯亮，司机们在交通警察虎视眈眈的目光注视下，刹住了车。

“停下来，快停下来！”杨歌在心里焦急地呼喊着。

但不管他怎么刹车，摩托车仍在加速。现在，摩托车已不是受摩托车本身的装置控制，而是受他的超能力控制。他的超能力在疯狂地撒野，他已无力控制住它们。

加速，加速，加速……

摩托车闯红灯，从一辆巨大的集装箱车前飞驰而过，好险！

对这样无视交通规则的行为，警察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一辆警车闪着红灯出动了，一边追一边喊：

“前面的摩托马上停下来，你已违反了交通规则，马

上停下来……”

但摩托依然像闪电一样飞驰着。车轮与地面磨擦，迸射着电弧和火花。

这是像电影里一样的惊险追车景象。行人都停下来，看得目瞪口呆。

……

摩托车车速终于慢慢减缓。

三辆警车追了上来，其中两辆是后来赶过来支援的。

摩托车终于刹住了。杨歌感到筋疲力尽。

三辆警车戛然而止，呈品字形围住了杨歌。三个警察从车里出来。

“怎么回事?”一个胖警察问。

“我……我也不知道……叔叔，我不是故意的……”杨歌摆着手解释道。

“跟我们一起到交通队去解释吧。”胖警察说。

暖流又开始在他的体内缓缓运行。

“不！不！……”杨歌在心里痛苦地喊。

暖流又要从胸膛里冲出来了。

“叔叔，快闪开!”

杨歌用力推了一下胖警察，胖警察一个踉跄，摔倒在地。

暖流也是在这个时候从杨歌的体内喷涌出来。

“嗵!”一声巨响，警车就像是用玩具做的一样，整个地颠了过来，四个车轮朝天。

“我的天哪！”

三名警察异口同声地惊呼，眼睛都瞪得像铜铃一样大，并不约而同地从腰间拔出了手枪，对准了杨歌。

“别过来，别过来……”杨歌颤抖着说道。

暖流还在源源不断地从他的体内涌出。另外的两辆警车也被掀翻了，还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

“走，快走，不然的话不知道还要闯多大的乱子呢！”杨歌心想。他转过身去，飞身跨上了摩托。

摩托如弦上的箭一样射出。

警察们拿出对讲机，向他们的上司报告：

“有一个危险分子正在向东北方向潜逃，请调动尽量多的警力前来支援。”

全城的警车都出动了。

杨歌的超能力操纵着摩托以闪电般的速度飞驰着，没有一辆警车赶得上他。

前来支援的警车从其他方向包抄过来。

但他们都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警车在开到距离摩托大约 10 米左右的时候，车胎全都莫名其妙地爆了，爆炸声像开山炮一样响，不绝于耳。

警车车胎爆裂的后果是导致了附近几个街区前所未有的交通堵塞。汽车多得无法形容，许多汽车还互相追尾了，司机们从车里钻出来，彼此叫嚷着，破口大骂。到处是汽车的喇叭声，谁也听不见别人在喊些什么。

据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交通警说：他活了那么大的年

纪，从来没有见过交通堵塞到今天这种程度。

记者们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争相报道这次十分严重的交通事件。

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使那么多的警察都出动了。有人猜测他们可能在追捕一位大毒枭。

“我这到底是怎么啦？以前看那些科幻电影的时候，还曾经羡慕过那些具有超能力的人，幻想可以像他们一样用超能力行侠仗义。现在自己拥有了超能力，才发现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当你拥有超能力而又没法控制住时，对于你来说，只能是灾难，而不是福音……”杨歌仍然骑着摩托飞速行进着，他的内心痛苦至极。

摩托驶进了一片小树林里，开始减速。警察们呈钳形包围过来。一个警察拿着扩音器喊道：

“请注意，请注意。我们是警察。无论你是谁，请立刻停止同我们的对抗。我们要求你立刻停止扰乱社会治安的行动……”

摩托完全停了下来。

林子里响起了一片簌簌声。杨歌环首四顾，看见荷枪实弹的警察们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请注意，请注意！我们是警察，我们要求你不要采取任何对抗行动，请立刻举起手，把手放在脑后，然后慢慢地走过来……”扩音器又响了，警察的包围圈在慢慢地缩小。

杨歌的眼中满含着泪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

走到这一步。

突然，一个圆形的小球在他面前出现，并越来越大，正是那天擒拿银行盗贼时看到的五光十色、结构扑朔迷离的球体。当它大到和杨歌的身体一样大时，就变成了一个圆圆的洞，杨歌骑着摩托冲了进去。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在场的所有警察全都使劲地揉着眼睛：眼看就要抓到那个骑摩托的男孩时，半空中出现一道蛇形闪电，男孩和摩托车一起在闪电里消失了。

莫非世界上真的有鬼魂？

杨歌从一条长长的隧道里冲了出来。他发现自己置身于芳草萋萋的郊外。这里离刚才警察包抄杨歌的小树林有近十公里远。

不远处有一个正在给奶牛挤奶的工人吓得把装满了牛奶的奶桶一脚踢翻：刚才凭空出现了一道闪电，闪电中，一个少年骑着摩托出现了。他到底是人还是鬼？

杨歌骑着摩托在绿市的北郊飞驰着。

当他看着后头再也没有警察追踪时，才慢慢地减速。

一幢破旧的小木屋出现在他眼前。

“也许这里可以当做暂时的藏身之地。”杨歌心想。

他把车往地上一横，推开了那幢小木屋的门。

难闻的霉味扑鼻而至。阳光从百叶窗外照射进来，光线昏暗，杨歌看见小木屋里有一张木床，一张破桌子和一把破椅子。屋子里很脏，地上净是纸片，到处都结

着蜘蛛网。看起来，这是一幢废弃的、久已无人居住的小木屋。

杨歌觉得好累，倒头就睡。

当杨歌醒来时，已是黄昏。他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出去买点吃的。”杨歌心想。他摸了一下口袋，还有十几块钱，是早晨妈妈给他的。

杨歌走出了小木屋，清凉的风扑面而来，他的精神为之一爽，郊区的空气比城里的空气好多了。

一排排漂亮、别致的小别墅进入他的视野。这一带是绿市有名的别墅区，王府花园、阳光花园、罗马花园等著名的别墅区都集中在这里。路上的行人很少，偶尔有几辆豪华轿车驰过。金黄色的阳光照得大马路和小房子金碧辉煌，那意境跟童话里的世界差不多。有那么一会儿，杨歌甚至忘了他所面临的困境。

杨歌走进了最近的一家超级市场。市场里许多人都在围着看放在高处的电视。

杨歌向摆着面包的货架走去。

这时，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杨歌不经意地抬起头，惊讶地看见了自己的头像。电视里的播音员说：

“……警方正在寻找一名具有超能力的男孩，他看上去大约十五六岁，穿红色 T 恤和牛仔裤……如有知道他的下落者，请速与警方联系……”

人们一边看着新闻，一边议论纷纷：

“那个男孩真神哪，听说他像土行孙一样会遁地术，

警察把他围上了，他‘扑通’一下就钻进地里不见了。”

“他还会巫术，竟然能将警车用巫术弄翻。”

“太不可思议了，他的摩托跟闪电一样快，把所有的警车都甩得远远的。”

“他的超能力可以让自动取款机吐出一张张票子，诱死人了！”

……

人们依照自己的想像夸大着杨歌的超能力，越说越离谱。

“快走吧，不要让人认出来了！”

杨歌随便拿了两袋面包和一瓶矿泉水，向收款台走去。

收款台的小姐看了他一眼，接过钱，又看了他一眼，回头看电视，突然，她指着杨歌发出一声惊叫：

“他就是那个男孩！”

十几对目光聚光灯一般扫向杨歌。

几个体格健壮的男人向他包抄过来。

“别拦他，他有超能力。”

他们的女人拦住了自己的男人，脸上的表情和眼神都充满了恐惧。

收款台的小姐拿起了电话。

杨歌扔掉了手里的面包，冲出了超市。

几个超市的保安人员追了过来。

“克制住自己，别再闯祸了！”杨歌心想。他快步向

小木屋冲去。

没有人敢拦他。

终于冲到小木屋了，他跨上摩托，猛踩油门。

摩托纹丝未动。原来，摩托里的汽油都烧光了。

接到报警的警察已经出动，警车的呼啸声由远及近而来。

体内的暖流又在流动起来。

“不，我宁愿被警察抓住也不使用超能力了！”杨歌抱住了脑袋，自言自语道。

然而超能力却更快、更汹涌地从他的体内奔突出来。

油箱里连一滴油都没有的摩托如闪电一般驰出。

警车已经赶到，对其穷追不舍。

杨歌将摩托开上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行人少，这是避免撞伤行人的最好办法。

十几辆警车也冲上了高速公路。

……

高速公路的尽头是绿市机场，机场出入口人很多，不断地有飞机在机场里起起落落。

“不能再向前冲了！否则肯定要伤人的！”

杨歌从摩托上跳了下来，摔倒在地。

警车将他团团围住。警察用扩音器对他喊道：

“把手放到脑后，停止对抗！”

尽管杨歌竭力遏制他的超能力，但暖流还在源源不断地从体内冲出，他正前方匆匆赶飞机的旅客们全都被

看不见的手猛推了一下，摔倒了一大片。

杨歌觉得自己已经无力控制住体内的暖流了。为了不伤人，他躺在地上，将胸膛对着天空。

暖流洪水一般从他的体内奔突出来。

天上有一架波音 747 飞机飞过。它即将在绿市机场降落。

突然，飞机失控了，在天空中打起了转。

飞机上的驾驶员惊恐万状，他用对讲机和地面紧急通话：

“地面指挥中心，飞机受到一种未知力量的作用，失去了控制，无法降落……”

仰躺在地上的杨歌看见了在天空中不停地旋转的飞机，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是他的超能力在使天上的飞机旋转。但他一点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如果站起来的话，那些旅客或者警察要受伤，如果继续这么躺着，那架飞机一定会出事的。

飞机仍在天空中旋转，旋转，越转越快，就要从天上坠落下来。

飞机上的驾驶员仍在向地面的指挥中心呼叫，飞机上的乘客一片大乱。指挥中心里的工作人员也急得团团转，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杨歌一偏头，看见了远处的一座水塔。情急中，他想：“既然超能力是从我身上冲出来的，我就应该有办法控制住它的。即使控制不住它，我也可以让它转移！”

于是，他努力地想着：把超能力全部转移到水塔上，把超能力全部转移到水塔上……

天上的飞机渐渐地停止了旋转与坠落，平稳地向机场的跑道降落。

飞机上和地面上的人都松了口气。

但就在这时，人们听见“轰”的一声巨响，机场外的一个水塔像被炮击一样爆炸了，晶亮的水柱向四面八方迸射，场面壮观无比。不一会儿，水塔四周便成了一片泽国，到处都是水。

惊魂未定的警察们围向躺在地上的少年，他们看见少年已经昏迷过去。

杨歌被众人抬上警车。警车呼啸而去。

暮色四合，万家灯火。

杨歌在梦中又回到了那个五光十色、结构扑朔迷离的隧道。隧道里热得很，使他全身冒汗，仿佛他并不是在一条隧道里行走，而是在一团火焰中行走。在隧道的尽头，他看见了一个白得耀眼的发光物，它使他感到恐惧，但同时又在诱惑着他。这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碰见有人在讲鬼故事，虽然心里害怕鬼，但又非常想听鬼故事的感觉一样。他终于接近了那个发光物，并胆战心惊地用手去触摸它，但就在他的手指与发光物相触时，发光物迸射出道道像蛇一样的电弧，击中了他，灼烧着他，他的全身一下子变得透明，他拼命地挣扎着，无助地喊道：

“救救我，救救我——”

“杨歌，快醒醒，快醒醒——”

有一只温暖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有一个声音在深情地呼唤着他。梦境一下子变得支离破碎。他苏醒过来，睁开了双眼。是妈妈在握着他的手，在轻轻地呼唤着他。

“我这是在哪儿?”

杨歌试图直身坐起，却被另一双手按住了，按住他的那人和蔼地对他说：

“这是医院，孩子，躺着别动。”

“秦关博士。”杨歌又惊又喜地叫道。

这时，他才发现，病房里除了妈妈和秦关博士外，还有许多人：爸爸、张小开、白雪、护士，另外，还有两名穿着警服的警察，其中一个正是昨天追他的胖警察。

“叔叔……”杨歌想向警察解释。

“我们都知道了，”胖警察笑着止住了他，“一切都是一个误会。你并不是因为做了什么错事在像犯罪分子一样潜逃。你一直躲着我们，是因为你害怕你的超能力会伤害我们。是我们误解了你，真的对不起……”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杨歌疑惑地问。

“是我告诉他们的，”秦关博士说，“昨天，我从电视里知道了关于你的事情，就连夜坐飞机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赶了回来。上回你说你遇车祸时进入的通道很可

能是时间隧道。”

“时间隧道？什么时间隧道？”杨歌一头雾水，不知秦关博士所云，接着又问，“博士，请您告诉我，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跟常人不一样了？”

“别激动，千万别激动，否则又会引发你体内还难以控制的超能力，”秦关博士说，“这件事情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你先休养两天，等你的身体完全恢复之后到我的实验室来，我会告诉你的。”

“别着急，杨歌，慢慢来，什么事都会弄清楚的。”

其他人也劝杨歌。

“但愿都能弄清楚。”杨歌心想。

阳光从窗外泼洒进来，照射着床头的康乃馨，有暗香阵阵袭来。

三天之后，杨歌的身体完全恢复了。这天早晨，他吃过早饭，早早地来到了秦关博士的家。秦关博士早就在客厅里等着他了。杨歌跟随着博士来到实验室里。

秦关博士的实验室只有杨歌的卧室大小，前后有两扇门。实验室里弥漫着电木和金属的气味。粗大的电缆在地面和墙壁间穿来穿去，被接在电脑串口和各种各样的仪器上。由于电缆线外还包着不同颜色的塑料外皮，因此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在实验室的正中央，有一把皮椅子。椅子上也有许多电缆延伸出来。

“杨歌，请你脱掉上衣，坐到椅子上去。”秦关博士说。

“是要对我的身体进行检查吗?”杨歌问。

“是的，我需要获取关于你身体的某些数据，”秦关博士说着将许多连着导线的金属圆片贴在杨歌的脑袋和身体上。他接着说，“不要担心，这椅子和你身上的电线都是安全的，它会接收你身体中的电信号。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活动都会表现成某种电反应，这些仪器会把那些电信号引出来，再放大，以便进行研究。好了。现在，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随便问我。”

“博士，您那天说的时间隧道和超能力是什么意思?”杨歌迫不及待地问。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秦关博士说，“先说时间隧道吧。在科学界，一直有关于时间隧道是否存在的争论。有的科学家认为，在我们生活的三维空间之外，还有一个时间隧道。时间隧道的时间量是可正、可负的，是一种可以看到后效的实体。这么说非常抽象，不容易理解。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秦关博士说着从文件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说：

“照片上的船你一定非常熟悉吧?”

“是的，这是泰坦尼克号。每一个看过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人都知道它。”杨歌说。

“泰坦尼克号沉没于 1912 年，可是，在 70 多年后的 1990 年，人们在北大西洋的冰山上，却发现了泰坦尼克号的两名幸存者，他们一个是船上的乘客，另一位是泰坦尼克号的船长。按年龄推算，他们都应是 100 多岁的

老人了，但他们却一点都没有变老。还有，不管别人如何解释，他们都相信当时是 1912 年而不是 1990 年。这个事件只有一个解释：他们都由于一种未知的原因进入了时间隧道。时间隧道使他们身上的时间变慢了。”

博士说着又拿出了另一张潜艇的照片，说道：

“这是前苏联制造的一艘潜艇，1986 年，它在百慕大三角区海域水下航行，一分钟后，当它浮出水面的时候，船上的人却发现自己是在万里之外的印度洋上。在这次飞越半个地球的航行中，潜艇中 93 名船员全部都骤然衰老了 5 年到 20 年。这件事发生之后，前苏联军方和科学界立即开始对潜艇和所有人员进行调查，并写出了三份报告。其中一个研究人员阿列斯·马苏洛夫博士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潜艇穿越了时空隧道，受时间隧道的影响，那些船员都在眨眼间衰老了 5 年到 20 年。”

博士接着又说：

“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例如瑞典科伦城有个小学生，名叫格力加·安德逊。他只有 6 岁。有一天下午，他独自在外面玩耍了两个小时，晚上回家的时候却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脸上、身上都布满了皱纹。6 个国家的十几名医生都被请来对他进行会诊，发现他的外表虽然是个 70 多岁的老头，但在心理上却仍然是个孩子。法国专家菲那狄沙特认为安德逊真是走入了时间向前剧烈推进的变化过程，才发生了这种情形。也就是说安德逊不小心进入了时间隧道，受到时间隧道的影响变

老了。科学家估计这种情形发生的可能性是百亿分之一。

“1945 年，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在南太平洋上遭到了日本潜水艇的袭击沉没大海。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事件，有 1000 多人在这次事件中丧生。但是，过了 45 年，在菲律宾南部的西利伯斯海，人们接到了 SOS 求救信号，发现了一只海军救生艇，艇上坐着 25 名士兵。他们全都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船员。虽然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他们却和当年一样年轻。这些士兵坚信自己在海上只漂流了 9 天，而不是 45 年。这类事件，在世界各地都有，科学界研究时间隧道的论著也有不少。”

“博士，您的意思是说我曾经进过时间隧道？”杨歌问。

“是的，回忆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秦关博士说。

“我……想不起来了。”杨歌摇摇头说。

“试一试，也许能够想起什么，比如说一条奇异的通道……”秦关博士鼓励道。

“奇异的通道……是的，是有一条奇异的通道……它的结构怪极了……我好像是在一团火焰中行走……前方有一个耀眼的白色发光物……我用手摸了它一下……它迸射出蛇形的闪光……后来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杨歌努力地回忆着。

“你的这些陈述很有科学价值。按照现有的科学理论，恐怕很难解释这一现象。根据我的推测，你掉进的那个五光十色的隧道，正是四维空间的时空隧道。至于你看见的白色发光物是什么，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时空隧道里的强磁场辐射使你的身体发生了某种变异，激发了你体内的超能力。时空隧道把你带到了北极，当你从里面出来时，你就变成了一个超人……”秦关博士说道。

这时，墙上的一盏红色指示灯亮了，桌上的仪器也发出了“嘀嘀嘀”的声音。

“好了，结果出来了，从你的血压、心电、脑电等各方面的数据来看，你确实在许多方面要优于平常人。这些数据还表明，你的体内潜伏着巨大的潜能。这些数据如果公布的话，一定会对科学界产生剧烈的冲击，人类心灵的秘密，也有望尽早地解开……”

秦关博士侃侃而谈。他接着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都很流行关于超能力、特异功能的传说。例如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中国发现的第一例具有特异功能的儿童唐雨。这导致特异功能的研究和讨论盛行一时，不断地有人宣称自己是特异功能者。但后来人们发现这里面有许多人是在弄虚作假欺骗世人。比如耳朵听字，是用魔术的方法来欺骗世人。再比如说有人可以用意念力弯曲勺子，其实是事先准备好动过手脚的勺子，有的是事先加热，使

汤匙变软，有的则是在把手处刻出裂痕，这样，不管是谁，都可以轻松折断勺子……

“虽然有这么多虚假的例子，但我们仍然不能完全否定超能力的存在，人类目前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就像对宇宙的了解一样，微乎其微。有许多事情，用现有的科学理论还是没有办法解释。还有，人们习惯在这些特殊能力的前面加一个‘超’字，先入为主地认为人类是原本不该有这些特殊能力，这就很大程度地抑制了人们发挥自己的潜能。事实上年龄愈小，愈没有杂念的人，超能力愈强。在日本，有一位叫清田益章的男孩，从小具有超能力，但他自己并不知道，当时他还以为他的超能力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就像谁都会吃饭睡觉一样。例如在收拾自己房间的时候，玩具散落了一地，他心里想着让那些玩具靠自己的身边近一点，好尽快把它们放起来，就能出去玩。结果那些玩具真的自动靠拢起来，去了他想让它们去的地方。他一直到很大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是他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后来，专家们对他进行检测，发现他还有其他超能力，比如可以用意念把勺子弄弯，用超能力让比较轻的物体悬浮在半空中，可以用意念把自己想像的图像印到感了光的相机底片上……

“这样的超能力者在世界各地都有。科学家们为了验证心灵通讯的事实，还曾经让一个人坐在潜水艇里，下潜到海底，看他能不能与地面上的人通话，结果，他成功了。凡此种种事实，都证明了超能力的存在。科学家

们将超能力分成两种，一种是 ESP，即超感应知觉。ESP 超能力者可以感觉常识无法察知的事情，比如心灵感应、透视、预测等等。另一种是 PK，即意念力，PK 超能力者可以用意志力促使物体产生物理现象，比如用意念力弯勺子，移动特体等等，有许多超能力者，同时具有 ESP 和 PK，你就是其中之一。”秦关博士说。

“但我和他们还是不太一样，我无法控制住它们。”杨歌苦恼地说。

“不，如果你训练有素和对自己充满信心的话，你一定可以控制住它们的，”秦关博士说，“我们每个人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时都是一无所能的：不会看书，不会写字，不会骑自行车……但是，我们经过一定的训练，就可以掌握各种技术。这些训练有的不太复杂，一学就会，比如使用筷子，骑自行车；有的则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训练，比如掌握微积分，就要从小学的算术学起，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掌握。另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潜意识，潜意识里的许多念头用道德准绳来衡量是邪恶的，可怕的，但除了犯罪分子，一般人都能够约束自己，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这是因为人都有理智，可以用理智紧紧地约束住潜意识里那些不容于社会的念头，才没有做出邪恶之举……”

“博士，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要我用自己的意志和理智来控制我的超能力，使它有用于社会。”

杨歌恍然大悟。

“正是这个意思。一个人如果拥有特殊才能却不用在正道上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在科学界，有人提出过一些假说，虽然这些假说看起来荒诞不经，但也不无道理。例如在两伊战争期间，在战争的末期，当双方陷于胶着状态的时候，突然因伊朗的精神领袖霍梅尼猝死，使战争得以停止。因为他死的时间太凑巧了，让人不得不心里起疑，有人认为霍梅尼之死是因为某超级大国秘密组织了一个超能力者暗杀团，用超能力远距离暗杀了霍梅尼。这当然不足为信，但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暗杀组织，那可真的是比原子弹还要可怕。”秦关博士说。

第二天上午，秦关博士的实验室。

“要对自己充满信心，你一定能够成功的。现在，你只要稍微调动一点你体内的超能力，让桌上放着的铅笔都竖起来。”秦关博士鼓励道。

杨歌目光炯炯地注视着那些铅笔，在心中默默地呼唤着那股暖流。

暖流在他的周身缓缓地移动着。

杨歌全神贯注地控制自己的超能力。

暖流一点一点地从他的身体中流出。

桌上的铅笔像有了生命一般自动站了起来。

“成功了！”秦关博士兴奋地说。

但就在这时，桌子突然腾空而起，“嗵”地一声撞向屋顶的天花板，天花板上的吊灯被撞得粉碎，桌子摔到地上时也断成了两半。

“对不起，博士。”杨歌抱歉地说。

“没关系，继续练。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一定会成功的！”秦关博士拍了拍杨歌的肩膀说。

三天之后，还是在秦关博士的实验室里。

桌上放着七八个五颜六色的小球。

“杨歌，用目力让它们移动。”秦关博士对坐在一米之外的椅子上的杨歌说道。

杨歌点点头，他凝视着那些小球，用心灵呼唤着身体里的超能力。

小球一个接一个悬浮起来，在半空中组成了一个三角形。

“好！”

秦关博士拍手。

他的话音未落，只听“砰砰砰……”数声，小球一个接一个爆炸了，四分五裂。

“博士，我还是不行。”杨歌沮丧地说。

“不，比以前进步多了！”秦关博士鼓励道。

经过一周艰苦的自我训练，杨歌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住他自身的超能力，比如让一把椅子悬浮在空中，让一米之外的易拉罐自动开启，用意念将一把坚硬的铁勺弄弯……潜能使用得很有分寸，恰到好处，没有再发生其他意外的事故。

“很好，我们再来试一试你其他方面的超能力。”秦关博士满意地说。

“猜猜看，盒子里装了什么东西?”秦关博士把一个铁盒子放在桌子上，问道。

杨歌凝视着铁盒子，瞳孔又开始放出光芒。不一会儿，他用清朗的声音答道：

“一支钢笔，一个放大镜，一张邮票……”

“完全正确!”秦关博士拍掌叫好。

“隔着墙把隔壁房间的一本书给我拿过来。”秦关博士说道。

杨歌走到墙边。他开始用心灵呼唤道：

“四维空间之球……四维空间之球……”

一个常人无法看到的圆球出现了。圆球的内部结构复杂而迷离，超乎想像。那球由小到大，不一会儿，一条火红色的通道出现在杨歌面前。这通道是一条小型的四维时空隧道，它透过墙壁，直通墙壁的另一头。

杨歌把手伸进那圆球之中，很快，他就触到了隔着一堵墙的另一个房间的书本。他轻而易举地把书拿了过来。

圆球消失了。墙壁又恢复如初。

……

秦关博士对杨歌的超能力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发现目前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所有的超能力他几乎都具备。

“太不可思议了!”

秦关博士面对测验结果瞠目结舌。

“我这次回绿市，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希望能得

到你的帮助。”秦关博士对杨歌说。

“我?”杨歌疑惑地问。他不知道自己能为秦关博士做些什么。

“上次从北极回来之后，我又匆匆赶往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那是因为我们有一颗卫星在发射之后脱离了轨道失踪了。这颗卫星非常重要，一百多名科学家通过各种仪器探测，寻找了半个多月了，都没有找到它，也许你可以通过超能力帮助我们。”秦关博士说。

“可是……”杨歌讷讷地说。

“不，你一定可以的。”秦关博士拍了拍杨歌的肩膀说。

当天下午，秦关博士便和杨歌乘飞机赶往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黑夜张着巨大的、黑色的翅膀降临了大地。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中心有四个篮球场大的控制室大厅沉浸在一片肃穆的气氛里。

杨歌坐在大屏幕前的一把椅子上，他的头上贴着许多连着导线的金属圆片。一百多名科研人员坐在电脑前，神情紧张地注视着屏幕。杨歌的脑电波将通过金属圆片传输到仪器里，由仪器进行分析与综合，还原成杨歌脑中的图像，并在大屏幕和工作人员各自的电脑里显示出来。

杨歌有些紧张，细细的汗珠从额上渗了出来。在此之前，他已经看过了失踪卫星各个侧面的图像，对卫星

的外形了然于心。另外，秦关博士在星图上指出了卫星失踪的大致方位。

“不要有心理压力，杨歌。”

秦关博士将毛巾递给了杨歌，他的眼中，充满了信任与关怀。

“好的，我试试看。”

杨歌擦掉了额上的汗，把毛巾递还博士。

他闭上了眼睛，尽量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

暖流在体内缓缓地运行着。他感觉自己的思维像一只鸟儿一样飞翔起来，穿过了云天，直飞向茫茫宇宙。

沉寂的、黑暗的、荒凉的太空敞开自己无限宽广的胸怀迎接了他。他在太空中飘浮着，就像那些大大小小的宇宙尘埃。

那个蓝色的星球是地球，跟地理书上的照片一模一样：白的是云彩，蓝的是海洋，红的是沙漠……隐隐约约，还看见了一条细细的黑线，书上说那是中国的万里长城。

那个银白色的天体是月球，它再也不像在地面上看见时那样平坦，而是坑坑洼洼的，反射着清冷的光，仿佛是一个冷美人。

那个火红色的星球是火星，据说，那个星球曾经存在过生命。

……

让思维在太空中自由地穿梭，只是不见那个圆锥形

的卫星。

他觉得好累，有些筋疲力尽了。

挺住，再坚持一会儿，你能找到它的，一定能。

杨歌睁开了眼睛。他看见所有的人都在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他。

“博士，我失败了。”杨歌摇摇头说。

“不，孩子，你做得很好。科研人员说你刚才脑中浮现出来的画面和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到的景象完全一样。这说明你的超能力的确让你的思维到了太空中。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休息一会儿，你会成功的。”秦关博士说。

“好吧，我再试试。”

杨歌又闭上了双眼，刚才似已枯竭的暖流又在他的体内流动起来。

他又飘浮在满天星斗的宇宙中了。

他像风一样飞来飞去，与一颗正要闯入地球大气层将变成流星的巨大天体擦肩而过。

他还从俄罗斯的“和平号”空间站飞过，看见里面穿着宇航服的宇航员们在忙碌着。

他看见了许多人造卫星，但没有一颗是他要寻找的。

他感到迷惘与绝望，想再次放弃。

突然，远方一个银色的亮点吸引了他的思维。他的思维充满希冀地向它飘了过去。

亮点越来越大，呈圆锥形。

是它，就是它！

他兴奋极了，用思维的手轻轻地抚摸它。

卫星的图像和方位也在工作人员的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

“找到了，找到了！”

控制室大厅里一片欢腾，人们互相拥抱，庆贺成功。

这时，杨歌的脑袋“嗡”地一下子剧痛起来，仿佛要爆炸。

卫星的图像在脑海里消失了，他的意识坠向一个无底的深渊。

他晕了过去。

“医务人员，快去叫医务人员……”秦关博士喊道。

厅里又乱成了一片。

几名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向杨歌跑了过来。

他们对杨歌进行紧急抢救，用担架把他抬到救护车里。

“没有关系，他只是体力透支出现了暂时性的昏厥，休养几天就能恢复。”

大夫的话让在病房外面等着的秦关博士松了一口气，心上的石子掉落到地上。

这时，窗外黎明的第一线阳光咬破了黑暗。

新的一天到来了。

未来少女事件簿

第2篇

于是根据时间机器的记录，连娜来到了21世纪。可是她没想到，自己还没有找到吱吱，就先给吱吱留下的病毒袭击，体力不支地晕倒在了张小开的阳台上。

连娜急急地推开实验室的大门，接着便被屋内的景象吓呆了。爷爷连博士正趴在地上，左手捂住自己的心脏，脸上的表情痛苦万分，豆大的汗粒布满了他的脸庞。他挣扎着，右手伸向时间机器，似乎还想尽自己的全力爬到时间机器旁边一般。

“爷爷！”连娜大叫一声，哭着奔到爷爷身旁，搀扶起爷爷，动作迅速地从他的口袋里摸出急救药，喂到了爷爷口中。

“爷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连娜满脸泪痕，啜泣着问道。

“快……快赶去21世纪……”吃了急救药的爷爷情况稍微好转了一点。他喘着气，艰难地对连娜说道，“吱吱……吱吱跑到21世纪去了！”说完，爷爷的喘息声加剧了。

“可是，可是您这个样子我怎么能丢下您不管啊？”连娜对爷爷说出的消息惊恐不已，恨不得立即赶往 21 世纪，可是看着心脏病发作的爷爷，连娜怎么可能放心走开？

“你……快去！”爷爷显然动了怒，积攒全身力量说出了这句话，脸涨得通红，呼吸再次急促起来。

见爷爷着了急，连娜赶紧说道：“我马上就去！”

可是，她还是放心不下，给急救中心打了电话，回到爷爷身旁守着他。爷爷也没有力气再说话，只是用一双焦急的眼睛望着她。连娜坚决地说道：“爷爷，我不会就这样离开您的。您放心，医生一来我就赶过去。”

爷爷叹了口气，毫无办法。

医生很快赶到了。看着躺在担架上的爷爷，连娜说道：“爷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吱吱带回来的。”

爷爷信任地点了点头。连娜眼睛一热，怕爷爷看到自己流泪，赶紧转身进入了时间机器，按下了标明“21 世纪”的按钮……

《极度恐慌》是一部美国大片。讲述的是热带丛林中，一只身上带有可怕病毒的猴子，被人类误带入人类社会，致使很多人染上病毒，不治而亡。科学家们为了拯救人类，四方查找病毒的抗体，最后终于战胜病毒，拯救了人类的故事。张小开，21 世纪的一位中学生，聪明机智，偶尔也喜欢幻想。几年前，当他和同龄人一道

对这部影片痴迷时，做梦也想不到，与之类似的事情竟会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这天，晴空万里，张小开和一群哥们儿在校园足球场上痛痛快快地踢了一场足球比赛。张小开所在球队把对手踢得人仰马翻，张小开心里得意得不得了。下了场，他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哼着歌，高高兴兴地往家走去。

张小开心情好，看着什么都觉得顺眼。他一路上兴致极高，甚至在路过幼儿园的时候，还特意停了下来，蹲在地上逗了逗那些可爱的小孩。

这时，天空中突然响起了一声震耳的霹雳声，吓哭了和张小开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张小开惊讶万分，伸手护住小朋友，抬头一望，只见湛蓝的天空中电光一闪。

“怎么晴天也会有闪电啊？”张小开心里奇怪，却也没有深想下去，哄住小朋友，站起身，跟他们挥挥手，回家去了。

到了家，张小开熟练地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突然，一阵奇怪的声音从阳台传了过来。张小开警惕地站住了。

“有小偷！”这是张小开的第一个反应。他赶紧随手拿起了身旁的一根大棒子，悄声地向阳台走去。

“是谁？给我出来！”张小开举起大棒，一脚踢开阳台的门，闭着眼，大声问道。过了好一会儿，没有什么回应。张小开大着胆子睁开了眼，眼前却什么都没有。

看来是虚惊一场了。张小开舒了口气，放下了大棒。

“天！”张小开刚低下头便被脚下的景象吓得叫了起来。他的脚下，一个穿着张小开从未见过的银色衣服的女孩正躺在地上，蜷着身体，似乎正经受着巨大痛苦的折磨。她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脸涨得通红，嘴里还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

张小开惊得不知所措，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要给杨歌和白雪打电话。

“照顾好女孩，我们马上就来！”听到了杨歌稳重的声音，张小开终于定下神来。放下电话，他好奇地走到了女孩身旁，伸手摸了摸女孩的额头。

“好烫！”张小开暗叫一声，赶紧把女孩轻轻地抱到了自己的床上。凭着自己有限的医疗常识，打来一盆凉水，把湿帕子敷在了女孩的额头上。

“吱吱……快去找吱吱啊……”凑近女孩，张小开总算听清了女孩一直念叨的话语。

“吱吱？”张小开心里纳闷，“什么吱吱啊？”

张小开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先把它暂时搁下，等女孩清醒以后再问个清楚。

张小开站起身，想给女孩倒杯水喝。可是刚一起身，他便觉得眼前发黑，一个踉跄，他又跌坐在了凳子上。

“怎么回事？”张小开心里奇怪，“我不贫血的啊！”

他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额头，吃惊地发现自己的额头滚烫。张小开还没来得及细想，一阵“丁零零”的铃

声打断了他。

“一定是杨歌他们来了。”张小开猜想道，便使劲儿撑起来，起身开门，只觉得自己头重脚轻，浑身无力，眼前的景象模糊不清。他挣扎着走到门口，打开了门。

“怎么搞的？这么长时间！”来者是白雪，她一边换着鞋子，一边抱怨道。忽然，她觉得自己身上一沉，定神一看，张小开扑到了自己的身上！

“你干什么？”白雪一声惊叫，心想这张小开开玩笑也开得太离谱了吧。她伸手想一把推开张小开，却意外地发现张小开浑身软绵绵的，而且发烫。

“你病了？”白雪看着张小开问道。张小开有力无气地回答道：

“不清楚，只是觉得没有力气。”白雪赶紧扶着张小开进了屋。

半躺在椅子上的张小开用眼睛询问白雪。白雪明白了他的意思：“杨歌有点儿事情耽搁了。他马上就来。”

白雪站起身，到张小开的床边看了看依然不省人事的女孩，对张小开说道：“好奇怪的装束啊！”

突然她脸上的表情僵住了。张小开见白雪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之后，她的脸色便大变了。

“怎么了？”张小开关切地问道。

“我……我……我也发烧了。”白雪瞪着惊恐的大眼睛看着他。顿时，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侵入两人的心头。

“赶快打电话给杨歌！”张小开焦急地对白雪说道，“得阻止他来！女孩身上带有病毒！”

白雪双手颤抖着拨通了杨歌的手机，给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嘱咐他不要再来。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放下电话，白雪呆呆地望着张小开。张小开也一筹莫展，叹口气道：“听天由命吧。”

杨歌是在赶往张小开家的路上接到白雪的电话的。此时此刻的他心急如焚。

“怎么办？”他先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冷静地思考起来。很快地，他便得出了一个决定——遇到这种情况，他应该去找秦关博士。主意一定，他立即搭车赶往秦关博士的实验室。

秦关博士的实验室在偏僻的郊区。杨歌花了好一段时间才赶到。他顾不得礼节了，连门都没有敲，就闯入了博士的实验室。还好博士的监视系统有杨歌的记录，要不然他可就会被系统当做入侵者，向他发出袭击了。

“出什么事了？”看到平日里稳重的杨歌满头大汗，一脸慌张的样子，秦关博士心里奇怪，向杨歌问道。

“博士，不好了！”杨歌一面喘着气，一面把白雪告诉自己的情况讲给秦关博士听。

“不知名的病毒……”秦关博士嘴里念叨着，在实验室里来来往往地踱着步子。

“博士，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杨歌心里着急，忍

不住打断了秦关博士的思考，“我们得快一点！白雪他们可能会有危险的啊！”

秦关博士没有理会杨歌，他低着头沉思了一小会儿，走进实验室的储藏室，拿出了一个小瓶子，重新回到了杨歌跟前，对他说道：“你先吃了它。”

博士从小瓶子里倒出两颗粉红色的药丸，递了一颗给杨歌。

杨歌莫名其妙地接过药丸，看看博士。博士朝他点点头，于是，杨歌便把药丸吞了下去。博士见杨歌吃了药丸，便把另一颗送到自己的口里，接着对杨歌说道：“咱们出发吧！”

“嗯！”

杨歌赶紧点头，飞快地跑向秦关博士的车库，开出了博士的专用车。博士把小瓶子放入自己的口袋，又从实验室里拿了一些药品和设备，接着便上了车，跟杨歌一块朝着张小开的家飞驰而去。

张小开家中，床上的女孩仍然昏迷不醒。白雪的体质要差一些，她也快撑不住了，要不是张小开在一旁用沙哑的嗓子不停地和她说话，估计她也晕过去了。现在屋里就只有张小开还没有完全丧失意识，他心里默默地祈祷着：“杨歌，你快想出办法来啊！”

听到急迫的敲门声，张小开备感鼓舞。他挣扎着想去开门，可是发现自己完全是徒劳，他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张小开心里快给急死了。

没人开门，门还是给打开了。杨歌见屋里没人回应，便知道事情很糟。他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万能钥匙捅开了大门，带着秦关博士冲了进来。

见到杨歌，一直支撑着张小开的气一下子就泄了，张小开看了杨歌一眼，头一偏，晕了过去。

“张小开！”杨歌大叫一声，冲了上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张小开慢慢地张开了眼睛。杨歌欣喜的脸映入他的眼帘。

“臭小子，你终于醒了。”杨歌给了他一拳，“吓死我了！”

张小开使劲坐了起来，望着杨歌，不解地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杨歌往身后看了一眼。张小开顺着他的眼睛看去，看到了秦关博士，于是心里明白了。

“白雪她们还好吧？”张小开想起了另外两个病号。

“博士已经给她们吃了药了，应该没事了。”杨歌回答说，“不过，她们的身体没你好，估计还要多休息一会儿吧。”

杨歌看看正在显微镜下忙碌的博士，对张小开说：“这次多亏了博士，要不是他把自己辛辛苦苦研制出的特效杀菌药丸给你们吃了，你们这会儿估计已经在阎王爷处报到了呢！”

“哪有那么严重？”张小开以为杨歌在故意夸张。

“他说的一点儿都没错。”一个像银铃一般动听却很

虚弱的声音在张小开耳后响起。

张小开和杨歌诧异地回头一看，原来是刚苏醒的那个穿银色衣服的女孩在说话。

“怎么讲?”杨歌问她。

女孩叹口气，开口正想说话，却被走过来的秦关博士打断了。

“这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病毒。”博士手里拿着一个病毒的样本对他们说道，“是我孤陋寡闻吧。我回去以后再查查资料。”

“不用查了。您找不到关于它的任何资料的。”女孩一语惊人。看着博士等人望着自己的惊异的眼光，女孩笑笑，轻启朱唇，把自己的来历告诉给了他们。

听了女孩的述说，秦关博士和“校园三剑客”皆惊叹万分。原来，女孩名叫连娜，她不是现代人。她来自未来世界。在连娜所在的世界里，一种不知名的可怕病毒正在地球上肆虐。这种病毒来源不明，传染性和破坏性极强，能够通过呼吸、体表接触、体液等途径传播。它的生命力极强，脱离人体后能在零下 100 摄氏度到 1000 摄氏度的温度间存活 100 天。人一旦感染上这种病毒，三分钟后就可出现症状。先是发烧、头晕，而后全身无力，意识模糊，只能卧床不起。72 小时以后便会不治身亡。未来世界医学虽然比现代高明多了，对这种病毒依然束手无策。地球上已有数亿人被这种病毒夺去了生命。剩下的人生活在极度恐慌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地球上的景象一片凄凉，毫无生机可言。

说到这儿，连娜悲痛万分，长长的睫毛挂上了晶莹的泪珠。三剑客和秦关博士也唏嘘不已。想不到未来世界也会经历比“非典”更可怕的恐慌。

突然，连娜抬起了眼，眼中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我也染上了病毒，可是到现在我还活着。你们一定有克制这种病毒的办法。请你们一定要帮我啊！”

女孩一激动，伸手紧紧抓住了张小开。张小开窘迫的不得了，脸涨得通红。

“我研制的‘特效灭病菌’药丸好像的确是你所说的病毒的克星。”秦关博士悠悠地说道。连娜期待地望着他。

“可是……”博士轻轻叹了口气，“这种药丸我只配制了五颗。你们三人一人一颗。我和杨歌怕被感染，来这儿之前也各吃了一颗……”

“那您能再生产吗？”连娜急迫地打断了博士。

博士摇摇头，低声说道：“这种药的配制过程很复杂，得花一年左右的时间。”

博士不说话了。在场的人都知道，这等于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对了，连娜，”杨歌突然问道，“你就是为了找药才到我们的时代来的吗？”

杨歌心里奇怪，未来世界都没有的药品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吗？

不料，一听杨歌的话，连娜的脸色大变，近乎疯狂地叫着：“吱吱！吱吱！你们见到吱吱没有?”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吱吱”为何物。

连娜急得眼泪都下来了。她使劲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以尽可能简洁的语言把事情告诉给了其他人。

连娜的爷爷是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和千万个科学家一样，在病毒横行的时刻，他置身于寻找攻克病毒的研究上。多种尝试未果之后，爷爷突发奇想，另辟新径。他决定利用时间机器回到过去，弄清病毒的起因。然而事不如人愿，正在连博士启动时间机器想回到过去的时候，他从充满病菌的地面上带回来的一只供实验用的猴子——吱吱，闯了进来，并且在驾驶室里乱按电钮。等正在机器外面检查启动器的连博士发现异样时，为时已晚。带着病毒的猴子驾驶着时间机器闯入了过去的世界。见此情景，连博士气急攻心，心脏病突发，跌倒在地上。是时，连娜赶来了。博士便叮嘱她一定要在吱吱给人类带去灾难之前阻止它。于是根据时间机器的记录，连娜来到了 21 世纪。可是她没想到，自己还没有找到吱吱，就先被吱吱留下的病毒袭击，体力不支地晕倒在了张小开的阳台上。

“你是说带着病毒的猴子闯到了我们的时代?”杨歌等人大惊。

连娜肯定地点了点头，补充说道：“更糟糕的是，那只猴子是只被科学家动了脑部手术的智能猴子，有人

类的智力。要想抓住它很难的。”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众人听了，脸上涌现出一副惊恐的表情。他们已经知道了病毒的危害，不得不替人类的命运担忧起来。连一向沉稳的杨歌和秦关博士的脸上也呈现了显而易见的焦虑之情。

“不管怎样，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那只猴子。”杨歌沉默片刻后说道。

秦关博士点头赞成杨歌的看法，他说道：“你们马上出去查找吱吱的下落。我先在这儿把张小开家彻底消毒。尽量减少病毒传播可能。之后，我再和你们汇合。”

“博士，您看我们有必要要求传媒的帮助吗?”杨歌问道。

“暂时不要泄露消息。”博士想了一会儿说道，“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反而不好。”

于是，“校园三剑客”和连娜赶紧出发，分头查找吱吱的下落去了。

另一方面，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吱吱此刻的境况也不妙。也许是它身上带有某种天然的抗体，吱吱并没有受到病毒的困扰，可是它现在却没有丝毫的自由——它被人关到铁笼里了。

吱吱是在一个公园里着陆的。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这只淘气的猴子兴奋不已，在公园的大树上乱蹦乱跳。一个经营野生食品的餐馆老板发现了它。他认为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赚钱的机会。已经有好几个客人让他想

办法搞一点野味助兴了。眼前这只猴子不正是现成的猴脑来源吗？老板心中窃喜，赶紧找来一根香蕉，在里面下了麻醉药，把它扔给了吱吱。也许是因为饿了，也许是因为未来世界的人类没有现代人卑鄙，吱吱没起丝毫的疑心，抓过香蕉就把它塞到了嘴里，在老板邪邪的阴笑中，吱吱闭上了眼睛，从树上晃晃悠悠地跌了下来。

等吱吱张开眼时，它发现自己已给关在了一个铁笼子里面。餐馆老板和几个食客的谈话声不时传入吱吱的耳朵。

“老黑，这次可真有你的。连活猴子你都能抓到。这下我们可有机会饱一顿猴脑宴了！”

“嘿嘿，这只猴子笨得要死。给它香蕉它就吃，笑死我了！”连娜说过，吱吱可不是一般的猴子，它有着人类的思维能力。老板和食客的对话，它听得清清楚楚，立刻明白了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它环视四周，很快就看出了铁笼的漏洞。老板太低估这只猴子了，他以为动物都是没有大脑的，关吱吱时，铁笼根本就没有上锁，只是用一个破麻绳缠住了笼口。吱吱当下便轻易地解开了绳子，一跃身，跳了出来。

“猴子跑了！”有人发现了逃出笼子的吱吱，大叫起来。于是一群人赶紧随手拿起身旁可以利用的工具，向吱吱赶了过来。

“吱！”吱吱对着他们凶狠地龇牙咧嘴，还朝他们吐唾沫。追赶它的人吓了一跳，愣住了，没人再上前，都

怕吃不到猴脑，反被猴子咬了。趁着众人发愣的当儿，吱吱飞快地跑出了店门，扔下一群傻瓜般愣在原地的食客，很快就消失在大街上了。

“妈的，你怎么就这么笨啊！”一个食客指着老板骂道，“到手的鸭子都飞了。”

其他人也都摇摇头，使劲吞了一口唾液，打算散席了。可是正当他们欲举步行走时，发现自己浑身发烫，没有一点力气了。

“怎么回事？”食客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妈的！”有食客骂了起来，“一定是这家店子不干净！”

“我要告你！”

“连老子都敢作弄！看老子找人拆了你的店！”

……

食客们骂什么的都有。老板慌了神，赶紧支撑着拨通了医院急救中心的电话。不一会儿，大街上便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救护车的声音。在街坊邻居好奇的眼光的注视下，老板和食客们给抬上了救护车。

“真是活该！”围观者中有人幸灾乐祸地骂道，“什么都吃！连猴子都不放过！”

“猴子？”四下寻找吱吱，路过的杨歌耳尖，听到了这两个字，一下子像给人施了定身法一般立住了。他赶紧找到说话的人，想向他问个明白。

“叔叔，这家餐馆发生什么事了啊？”杨歌摆出一副

少年天真无邪的样子，问那个说话的人。

“什么事？你没看到吗？这些贪吃的人真是自作自受。”那人颇为气愤地说道，“这家餐馆为了赚钱，昧着良心什么都卖。很多野蛇啊，野鸡啊，青蛙什么的都在这里送了命。今天那黑心老板又不知从哪里抓来一只猴子，想做猴脑宴，没想到猴子比他们还机灵，瞅空跑了。”

“您知道那只猴子跑哪儿去了吗？”杨歌提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那人盯着杨歌，无可奉告地耸了耸肩膀。

见不能再得知更多的信息，杨歌找了个借口脱了身。向别的人打听到猴子逃走的方向，赶紧追了过去。一心想着捉猴子的杨歌没想到自己会在这种紧急关头犯下了大错误。

另一边，野味餐馆的老板和食客们被送到了医院。

“怎么回事？”一位医生向刚跳下救护车的救护人员问道。

“不清楚，可能是吃东西不卫生，吃坏了肚子吧。”救护人员不确定地告诉她。

医生走近病人，弯腰看了看已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病人，奇怪地说道：“吃什么了？吃得脸红成这样？”她伸手摸了摸其中一人的额头，心下一惊：“这么烫！”

她马上给身边的护士下命令道：“赶快送急诊室！”

护士们“呼啦啦”地马上开始行动，把一个个沉得

像死猪一样的食客们推进了急诊室。

急诊室里，医生们忙着给病人们退烧，化验，查找病因。在这紧张繁忙的过程中，一位医生在病人的唾液中意外地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病毒。因为受食物中毒的误导，医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直到第二天，医院里大部分医务人员出现与病人类似的症状时，他才把两件事联系起来，可是为时已晚。

院长身穿严密的防菌服，脸上挂着厚厚的口罩，恼火地坐在办公室里，显然在听了医务人员的汇报和见了人员剧减的医务大厅后，院长已经意识到了那不知名病毒的可怕性，因此才会采取如此谨慎的防菌措施。

“得赶快向卫生部报告！”院长稍微冷静一点儿后，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拿起了办公室桌上的电话。可是他的行动已经多此一举了。院长的助手穿着笨重的防菌服，手里捧着一大叠国家卫生部电传的紧急通知冲进了办公室。文件上醒目的标题赫然映入院长的眼中：发现新病毒袭击，全国进入紧急戒备状态。

病毒的事是杨歌通知卫生部的，在打电话告知卫生部之后，杨歌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恨自己办事瞻前顾后，把抑制病毒的事给耽搁了。

原来，离开餐馆后的杨歌一路问着人，终于知道吱吱蹿入了地铁站。站在地铁站里，杨歌一脸茫然，望着四通八达的地铁铁轨，杨歌根本就不知该从何找起。

忽然，一队骚动的人群吸引了杨歌的注意力。那群

人脸上都带着怒气，嘴里喋喋不休地抱怨着什么。杨歌隐约听到“猴子”二字，不由得精神大振，几步赶上前，探听具体情况。

“什么地铁站啊！”一个乘客气愤地说道，“都不知道怎么管理的？竟然让一只猴子跑上了车！”

“真是的！”另一个乘客附和道，“那只野猴子还抓伤了我的孩子呢！”

她旁边的确立着一个脸上带着泪痕的小女孩。小女孩听到妈妈的话，像给妈妈作证一般，赶紧伸出自己胖乎乎的右手给大家看。只见女孩白嫩的胳膊上面清晰地印着几道利爪留下的痕迹。

“我的皮包也被它抓破了！”一个带着眼镜的中年人也插了嘴。

“咱们投诉他们去！”一个声音说道。大家立即齐声表示赞同，簇拥着往投诉处走去。

见到这一幕，杨歌心里吃惊不小，心里默念道：“千万不要是吱吱啊！不然这一车的乘客就遭殃了！”

他赶紧追上一位乘客，向他询问猴子的下落。

“谁知道呢？在车上瞎蹿一气就没有影子了。”

杨歌掩饰不住自己心里的失落，张嘴还想再说什么，这时，那个被猴子抓伤的小女孩突然对她的妈妈说道：“妈妈，我觉得浑身好烫啊！”

杨歌心里一颤，明白小女孩已经被感染了。看着自己面前站着的近百人的乘客，杨歌心里直发虚——得赶

快想办法隔离他们，要不然整个城市就完了！

到这个时候，杨歌知道，不利用公众的力量，单凭自己和秦关博士等人就算能抓住吱吱，却也是绝对不能控制住病毒的传播的。

万般无奈之下，杨歌拨通了卫生部的电话。

“搞什么鬼啊？这么大的事也想私下解决！”负责人听了杨歌的报告之后大怒，在电话里就忍不住对他大吼起来。

杨歌知道自己错了，心里懊悔不已。

再说卫生部接到杨歌的电话，丝毫不敢耽搁，马上向有关部门下达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通令，隔离受感染者，通过各种媒介寻找吱吱。一时之间，全国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

病毒传播极为迅速，加上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它，一天之中，成千上万的人被直接或者间接感染了。各大医院里人满为患。到处不见人影，四下一片狼藉凄凉的感觉。

杨歌与秦关博士等人汇合后，大家都阴沉着脸，什么话也没说，不知道自己在这场大灾难中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心中的负罪感和对人类前途的担忧都沉甸甸地压在他们心上，令他们寝食难安。

再说吱吱，这只智能猴子第一次来到 21 世纪，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它像游神一般四下逛着，见什么都喜欢上去玩耍一番。未来世界里已没有了地铁，在它

心中，那在铁轨上飞驰的地铁就是一匹机器马。它跳上“马”，想骑马神气一下，却被地铁内的人类四下吆喝。吱吱头脑不简单，脾气也大。被人类吆喝，它感觉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对车厢里的人也就不客气，任性地撒起野来，还抓伤了一位想摸摸自己皮毛的小女孩。

跑出地铁站的吱吱又先后出现在市中学和购物中心，在那些地方捣了不少的乱。在购物中心，一台放置在电器中心的巨型彩电吸引了吱吱的注意。它爬到彩电对面的货柜上，直起身体，专注地盯着上面五彩缤纷的画面。这时，一则紧急通知突然插播，打断了正常的节目播出。

“注意，注意，各单位请注意。现在警方正在全面寻找一只名叫吱吱的猴子。该猴对控制近来流行的病毒有重要意义。若有发现者请速与警方联系。联系方式如下……”听完通知，购物中心所有人的目光都对准了吱吱，人们议论纷纷。

“难道它就是那只猴子？”吱吱听到了广播，见周围人看自己的眼神有异，马上便明白自己处境不妙。没等人们对它有所行动，它从货架上一跃而起，匆匆逃向大门。购物中心的保安想拦住它，它张开嘴，对保安凶狠地威胁着。一想到这猴子身上可能带着可怕的病毒，保安和周围的人们都惊惶失措地避开了它。吱吱趁机逃走了。

“校园三剑客”、连娜和秦关博士是从张小开家的电视上得知吱吱再次逃走的消息的。

“真的很对不起。”看完新闻，连娜低下头，低声说道。

“校园三剑客”看了她一眼。

“你也不想这样的。”白雪走过去，把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上，“让我们一起想办法吧。”

连娜抬起头，感激地看了她一眼。

秦关博士坐在沙发上，不言不语。这种病毒是他从未见过的最难对付的敌人。身为科学家，面对人类的空前灾难，他却无能为力，他心里难受极了。

杨歌已经理智地从自责当中走了出来。此刻，他正冷静地分析着事态的发展。现在，可以说全市都在找吱吱。吱吱的有关资料已通过各种媒体通告给了全市人。在这种情况下，吱吱想藏起来不被人发现的可能性很小。吱吱是一只智能猴子，它一定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按常理推断，它是不会再傻乎乎地呆在危险地带等着警察去发现它。加上连娜提供的资料，吱吱是只极其好动的猴子。它一定会找一个自己可以自由活动的安全之处的。杨歌抬起头，望着窗外，眼神茫然。

张小开等人明白他正在思考，也不打扰他。

楼下，一个挑着担子的小姑娘吸引了杨歌的注意。小姑娘穿着朴素，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让人一眼就看出她的身份——她一定来自农村。

“卖桃啊！新鲜的水蜜桃啊！又便宜又好吃！”小女孩沿街叫卖着，声音清脆而宏亮。

“我知道它会去哪儿了！”杨歌突然兴奋地大叫了起来。他的喊声吓了其他人一大跳。

看着大家询问的眼神，杨歌肯定地说道：

“跟我来。这次我们一定能捉到它！”杨歌走到电话旁，给警察打了个电话，回头对傻愣着的其他人淡淡一笑：

“咱们出发吧！”

吱吱跑出购物中心以后，意识到城市里已不能再呆下去了。它机智的大脑指引着它到了郊外。郊外美丽怡人的风景让吱吱心情大悦。它高兴地在草地上翻着跟头。

“呀，有小猴子！”一个清脆的童音打扰了吱吱的表演。它侧着脑袋一看，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牵着一只小花狗惊喜地看着它。

吱吱马上警觉地跳了起来，露出牙齿，凶狠地盯着小男孩。

小男孩毫不介意吱吱的凶狠，反而笑嘻嘻地从身后掏出一个桃子，伸手递给它。

吱吱吃了一惊，诧异地望着小男孩。小男孩的笑容天真友善，没有一丝恶意。

闹了这很多时候，说实话吱吱也饿了。面对小男孩，吱吱不由得放下心来，抓过桃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

来。

“哈哈！”小男孩开心地笑了起来，牵着小狗想离开。不料，吱吱“噌”的一声跳上了男孩的肩头，抓住他的衣领不放手。小男孩吃了一惊，接着明白了，他笑着说：“怎么，你想和我一起走？”

吱吱点了点头。

“太好了！”小男孩高兴地叫了起来，一点儿都没去捉摸猴子怎么可能听懂人类的话语，带着吱吱就往家走去。

路过一条小溪，小男孩突然停了下来，对着吱吱和小花狗说道：“瞧你们两个！脏死了！我得给你们俩洗个澡。”

小花狗常在这里洗澡，不等主人有什么指示，一下子就蹦进了小溪，开心地游起泳来。吱吱可惨了，它平时最怕水了，紧紧抓住男孩的衣领不放。男孩生气了，固执地把吱吱从肩头拉下来，放到了水里。看着吱吱在水中一副手舞足蹈的样子，男孩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也挽起裤脚，迈到水里，和它们一起戏起水来。

给小动物们洗完澡，小男孩带着它们回了家。在水中受了惊吓的吱吱老实了很多，趴在男孩的肩头，一动不动，一副令人怜爱的样子。

男孩所居住的地方很偏僻，消息闭塞。村子里的人一天到晚都忙忙碌碌的，很少有人会去关心时事。男孩的父母还不知道卫生部的通知，加上吱吱一副可怜相，

便听凭男孩收留了它，却不知道，他们收留下的是一个给整个村子带来灭顶之灾的恶魔。

“它一定是逃到郊区去了。”杨歌对警察自信地说道，“我们得赶快在郊区加大宣传力度。不发现它，我们就会发现更多被感染的人。”

警察盯着杨歌看了好一会儿，终于下达了搜索郊区的命令。

全市的警察都出动了，在郊区布下了天罗地网，紧张地查找着吱吱的下落。正在警察们在黑夜中忙碌时，吱吱正偎依在小男孩的身旁，睡得很香，很沉。

已快天亮了，负责追捕吱吱的行动组组长有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根据手下人的汇报，他们已经搜查了近百个小村庄和郊县，都没有找到吱吱的踪迹，现在就只剩下十个格外偏僻的小村子没有查了。

“我现在就赶到刘家村去。你再给我派两个伙计来。”组长嗓子沙哑地说道，接着驱车赶往刘家村。

快到刘家村了，路过村头一条小溪时，组长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他只觉得自己眼皮沉得好像挂了一对铅球，他太累了。于是，他停下车，走出来，想到小溪边洗把脸。小溪的水清澈冰凉，洗了脸后的组长感觉清醒了很多。他躺在草地上，闭上了眼睛，想稍稍休息一下，不想，这一睡就是一个钟头。

组长是被警车里的手机给吵醒的。给派到刘家村的两名警察老不见组长的指示，心里着了急，赶紧给他打

电话。

组长心里一惊：“我怎么睡着了！”

他赶紧想站起来，可是一阵眩晕向他袭来，他感到头像被撕裂了一般疼痛。他试着撑起身子，却只觉得浑身发软。他伸手试试自己的额头，一股惊恐感涌上心头——他正在发烧。

联想到通知中所描述的被病毒感染后的症状，组长心里一下子透亮起来：“溪水有问题！”

他立即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挣扎着爬到警车旁，拿起了手机。

“喂，”打电话的警察听到了从电话那一头传来的微弱的声音，“我被感染了！猴子到过刘家村……”

“呜呜！”响亮的警笛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警车飞一般地驶向刘家村。“校园三剑客”、连娜以及秦关博士都随车赶来了。

刘家村的确出了事。整个村子笼罩在一片让人不安的沉寂当中。警察们穿着防菌服，敲响了村民的大门，可是没有回应。

“进去！”负责人一声令下，警察们踹开大门，冲了进去。眼前的景象让警察们目瞪口呆。几乎每一户的村民都发着高烧，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吱吱头一天洗澡的小溪是村民们生活用水的来源。而且，它位于上游，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在劫难逃。

“赶快通知救护车！”负责人当下对发愣的手下们大

声吼道，“还有你们，不要傻愣在这儿。赶快搜查吱吱的下落！”

于是，警察们方才大梦初醒般地各行其责起来。

警察们搜遍了整个村子，却没有发现吱吱的踪迹。

“这么快就跑了？”杨歌心里沮丧极了。

其实，吱吱还没有逃走。它被警笛声惊醒之后，跑到小男孩的屋后的树林里躲了起来，静观事态的发展。瞅着警察没注意的功夫，吱吱偷偷溜下了树，钻进了一辆警车。

警察们正在紧张地处理着现场，一声刺耳的警笛声吓了他们一大跳，回眼望去，竟见一辆警车向村外疾驶！

“猴子！猴子在开车！”一个警察眼尖，看到端坐在驾驶室的吱吱，不由得惊呼起来。

“快追上去！”杨歌反应敏捷地说道，接着便跳上了博士的专车。其他人也赶紧跟了上去。

博士的车毕竟是特制的，它的时速绝对是任何一辆警车都不能与之媲美的。眼看杨歌就快追上吱吱了，吱吱驾驶的警车突然停了下来，杨歌大感意外，赶紧刹车。

杨歌等人仗着自己吃过博士的特效药，不怕病毒，连防菌服都没穿就冲下车，奔向吱吱所在的警车。

“吱——”吱吱尖叫一声，突然蹿出驾驶室，跑跳着逃走了。杨歌等人没留神，一愣，错过了抓住吱吱的机

会。眼睁睁地看着吱吱逃向树林，杨歌恨得直跺脚。

警察也紧跟着赶到了，他们对树林展开了搜捕。

“你说吱吱会老老实实地呆在树林里吗？”连娜突然开口道。

“肯定不会。”张小开说道。

“杨歌，你怎么看？”白雪看着杨歌。

杨歌手撑着脑袋，一脸沮丧：“我不知道。”

众人感到一股寒气袭上心头，都不再说话了。

连娜猜得没错，当警察们对着树林展开搜捕时，吱吱已经从小路逃出了树林。吱吱本就是一只淘气且恶性未除的野猴子。被警察连续追捕之后，它发了火，决定回城里演一出好戏给人类看。

“你还是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看着眼里布满血丝的杨歌，连娜心有不安地劝道。

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杨歌只好点了点头，一言不发地上了车。

到了张小开的家，杨歌打开电视机，调到新闻频道，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其他人坐了下来，有话没话地搭着腔，想给屋子里沉闷的气氛带来点新鲜空气。

“今天市动物园迎来了一位新朋友——来自非洲的大象，娜娜……”电视里正播送着当日新闻。

“大象？”连娜突然开口问道，“大象是什么动物啊？”

其他人听了她的话，都很惊讶：“你不知道什么是

大象?”

连娜很害羞地低下了头，好像不知道什么是大象是一种奇耻大辱一样。她低声说道：

“在未来世界里，由于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动物都灭绝了。我从来没有机会看见过大象是什么样的……”“校园三剑客”倒吸一口气，陷入了无限的感叹之中：

“想不到未来的世界会是这个样子的。”

秦关博士在一旁直摇头，不能阻止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这也是科学工作者的一大悲哀。

“连娜，不如我们带你去看大象吧!”白雪突然说道。

“真的?”连娜精神为之一振，“我可以吗?”

白雪的话一说出口就感到后悔，她偷偷地瞟了杨歌一眼，怕他责备自己玩也不看时候。

“好啊，咱们一起去。”杨歌突然关掉电视，起身对连娜说道。看着众人吃惊的表情，杨歌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出去散散心也好啊!”大伙儿随即释然了。

其实杨歌心里根本就轻松不起来，只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应该去动物园看看。

“校园三剑客”陪着连娜到了动物园。由于病毒的原因，动物园的游客几乎只有他们四人，四下一片凄凉的情境。可是见到很多自己只能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的动物，连娜兴奋不已，一下就忘了周围环境的压抑，蹦蹦

跳跳地在动物园里瞎蹿。看着她的天真与欣喜，三剑客心里重重的焦虑被暂时搁到了一边。他们热情地给连娜介绍着各种动物，不知不觉中，一行人来到了猴馆。

见到猴子，四人心中本被暂时遗忘的阴影又冒了出来。大家的脸色都有了变化。连活泼的连娜也安静了下来，若有所思地看着猴子。

站在连娜的身旁，杨歌突然感到自己的右手被连娜紧紧地拽住了。他惊异地转头看着她。只见连娜紧盯着前方，脸上的表情极为复杂，说不出是恐惧还是惊喜。杨歌顿感有事发生，警觉地顺着连娜的眼神望去，迎面碰上了一双锐利的猴眼。

“吱吱！”

杨歌心下一沉，这双眼睛泄露出的聪慧决不是一般猴子能拥有的。而且，他能明显地感觉到那双眼睛透露出的仇视。显然吱吱已经知道他们是谁了。

“它一定是吱吱！”连娜忍不住叫了起来。她的话音刚落，还没等“校园三剑客”有所行动，那只猴子便“刷”的一声跳下树枝不见了。

“快追！”杨歌赶紧跑了过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吱吱的踪迹。

“杨歌小心！”张小开突然大叫一声。杨歌抬头一看，吱吱正趴在猴笼的铁锁上，手里拿着一大串钥匙。

“难道它想打开笼门？”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杨歌的心头。

“赶快阻止它！”杨歌对其他人说道，“它想开笼门！”

想像着猴子们冲出笼子，在动物园里大闹天宫的情境，众人心中一片惊恐，赶紧向吱吱所在的笼子跑了过去，试图爬上笼子，拉下吱吱。

可是已经晚了，吱吱对着他们一咧嘴，可能是在嘲笑他们的无能吧，“啪”的一声，打开了猴笼。

在笼子里困了很久的猴子们，一见笼门给打开了，都兴奋不已，跳跃着，欢叫着跑了出来，一下子就没有了影子。

杨歌等人呆了。

“吱吱！”吱吱对着他们张嘴叫着，似乎是在大笑。它挥一挥手中的钥匙，转身逃走了。

“难道它还想放出别的动物？”杨歌心里一惊，对着还在发愣的其他人吼道，“赶快抓住它！”

说完，提脚便追向吱吱。

吱吱的身手比人敏捷多了，它在动物园里上蹿下跳，很快便打开了装着其他动物的笼子。一时间，各种动物在动物园里横行，吼声震天。更可怕的是有的动物已经开始往大街上走了。大街上传来一阵阵惊呼之声。

见到这一幕，杨歌瘫坐在地。

“完了……”他嘴里低低地说道，“这些染上病毒的动物会毁掉人类的！”

白雪、张小开、连娜也都心灰意冷，备感绝望。世

界末日来临的恐惧感紧紧地笼罩了他们。

……

一个月后。

“修好了。”秦关博士抬起满头大汗的脑袋，回身对连娜说道。

“真的?”连娜跳了起来，“真是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看着欣喜若狂的连娜，站在一旁的“校园三剑客”感慨万千，一个月前，面对满街横冲直撞的染上病毒的动物，有谁能想到自己还能活到今天呢?

一个月前，当病毒肆意横行时，整个地球都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人人都认为世界末日已到。可是，也许是上帝额外眷顾人类，被感染上病毒的人们，72 小时后不仅没有丧命，反而奇迹般地康复了。

人类在狂喜之中不忘查找原因。在各国顶尖级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人类终于查明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这种可怕的病毒惧怕紫外线，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只能存活 70 个小时。在这个时间差之下，人类惊险地保住了自己生命的延续。

同时，这种病毒在未来世界泛滥的原因也迎刃而解。在生态环境遭受极大破坏的未来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臭氧层已经千疮百孔。人类为了避免有害阳光的袭击，在地球外部罩上了一层防护隔离层，隔离了太阳的光芒，并且发明了人造光。人们日常生活全依仗于人造

光。而人们在制造人造光时，又忽略了紫外线的重要作用，为节省能源，去掉了人造光中紫外线的成分。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在未来世界得以肆意横行。

在得知了病毒横行的原因后，“校园三剑客”和连娜都陷入了沉思。

“想不到，保护好我们的地球竟是如此的紧迫。”连娜对大家说道，“我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大家。”

“等你回去后告诉他们，人类再行动已经晚了。”杨歌很严肃地说道，“保护地球就得从现在开始。我们得一起努力！”

连娜点了点头。而后，在秦关博士的帮助下，连娜迈进时间机器，向未来世界出发了。连娜走了，目送着朋友的离去，回想着和连娜在一起并肩作战的时光，三剑客心中不免有些怅然若失。

连娜走后，为了告诫地球上的人们，“校园三剑客”委托一位科幻作家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写进了一本科幻小说里，让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保护地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在这次事件以后，人类吸取了很大的教训，再也不敢随意砍伐森林，乱杀动物，破坏生态环境了。人们的环保意识都得到了加强。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人类的悉心照料，正处于逐渐的恢复中。也算是人类因祸得福吧。

在“校园三剑客”欣慰地看着地球上环境的改观之时，也不由得想起连娜来，不知道在未来世界的她是否一切安好。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天中午，杨歌和往常一样，例行公事般地打开自己的邮箱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封连娜寄来的电子邮件。

杨歌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邮件。连娜告诉杨歌，未来世界因为过去的人们重视保护环境，历史被改变了。现在她正和爷爷过着幸福的生活。同时她对“校园三剑客”的帮忙表示了由衷的感谢。连娜还随信寄了一张未来世界的照片来。照片里，连娜骑坐在一头大象上面，伸出右手，摆着 V 字的造型，很夸张地笑着。大象鼻子处，站着连娜的爷爷，老人一脸的慈祥和开心。照片的背景是一片蓝蓝的天空……

看完连娜的来信，杨歌心里一阵欣慰，转身拿起了电话筒，他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其他人……

（本篇由杨鹏与邵佳合作完成）

恐怖植物事件簿

第3篇

这些小东西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生物呢？它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如此旺盛和强大的生命力？它将给地球和人类带来福祉还是灾难？……

在一个美丽的流星雨之夜，一颗火流星坠落在了城市东郊的工业区，当本文的主人公：“校园三剑客”杨歌、白雪和张小开，赶到流星坠落的地方时，那颗坠落的火流星已被科学家和记者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三个孩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人墙里挤了进来。

在他们面前赫然屹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这便是刚刚光顾地球的“天外来客”。其上方微呈羽白色，下部灰褐色，形状像个大鸡蛋，有一人多高，三米多长，通体闪烁着金属的光泽。虽然落地有一段时间了，却微微散发丝丝白气。在它的旁边，有一条长长的坑道，那是它落地滑行时在地面上留下的痕迹。

“咦，这陨石上面怎么有许多小豆豆啊？”张小开惊讶地说。

“这不是小豆豆，这是植物的种子。”白雪马上纠正了张小开的说法。

“不对啊，流星进入大气层与空气摩擦时产生的火焰可以将石头和铁都烧成灰烬，这些种子怎么还保留下来了？难道它们比铁还要耐高温吗？”杨歌疑惑地说。

在如此重大的发现面前，“校园三剑客”自然是不会马马虎虎地错过观察机会的。他们仔细地打量着附着在陨石上面的种子。他们看到，这些种子形状很像发了芽的黑豆，略呈扁圆形，微呈灰褐色，若不靠近仔细看，还不容易看出来。借着灯光，它们好像有蠕动的迹象，乍看起来像一群微微游动的蝌蚪，但又似是而非，因为实际上它们是一动不动，毫无生机可言。另外，它们的数量也非常多，密密麻麻，几乎覆盖了整颗陨石的表面。

这些小东西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生物呢？它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如此旺盛和强大的生命力？它将给地球和人类带来福祉还是灾难？

“校园三剑客”陷入了沉思之中。

为了研究方便，在场的科学家们同意了老科学家、中科院院士罗茂的提议，为附着在陨石上的植物种子取名为“薇甘菊”。

德高望重的罗茂院士接着又对陨石的来历作了大概的猜测：

“我估计这块陨石的历史比地球的历史还要长，它很

可能不是来自太阳系，而是来自宇宙中一颗盛产薇甘菊的小行星。若干年前，或者因为那颗星球爆炸，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它与小行星分离，经过一段太空之旅后来到太阳系，之后又被环绕太阳公转的坦普尔塔特尔彗星捕获。今天，当坦普尔塔特尔彗星的彗尾扫过地球形成流星雨时，它又被地球捕获，坠落到地球上。”

罗院士的精辟推测马上得到了在场的所有科学家的认可与赞扬。

“薇甘菊是来自外星的植物种子，生命力如此之强，一定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人群中罗院士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插话道，“地球现在沙漠化的问题非常严重。如果用它来防风固沙，效果一定不错！”

“是啊，没准这种植物还能提取出适合于人类食用的食油。如果这一技术成功，那对第三世界国家饥饿的人民一定大有好处。”

……

人们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列举出薇甘菊的种种好处。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

“薇甘菊很可能是一种有害植物！”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持异议者的身上。说话人是一位文质彬彬的青年学者：他戴着黑框眼镜，个子有一米八，有点儿瘦，头发较长，在脑后梳成了一个小小的马尾辫。刚才大家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薇甘菊的好处时，他

只是默默地站在一边，留心观察着薇甘菊，一直未发表看法。现在此话一出，顿时语惊四众。

“秦关博士！”“校园三剑客”异口同声地朝青年学者喊道。

秦关博士是“校园三剑客”忘年交的好朋友，他们曾一起经历过许多神秘的事件，多次以他特有的方式拯救过地球。秦关博士的话立刻引起了罗院士的不满，罗院士质问道：

“小秦，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罗院士、各位老师、各位同仁，”秦博士面对大家说，“虽然目前我拿不出什么证据可以说明薇甘菊和我们地球上的生物有什么不同，但我凭直觉感到：它们很可能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植物。因此，我们应及早采取措施，把它们处理掉，以绝后患！”

“科学可不能凭直觉啊，年轻人，做研究要有严谨的态度才行。”

罗院士显然十分不满。其他科学家也感到生气，于是一齐对秦博士横加指责：

“就是嘛，小小植物，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危害？凭什么就认为你说的对？”

“这可是宇宙赐给我们的大好机会，我们可不能轻易失去这次研究外星植被的大好机会！”

“年轻人，做人要学会谦虚，说话不要太张狂！”

……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得秦博士心如刀割。他深知在这种状况下，已无力改变眼前的局面。或许，只有让事实自己来说话吧！

秦关博士内心充满了忧虑和孤独，他默默地离开了现场。

“校园三剑客”望着秦关博士渐渐融入黑暗的孤独背影，很想过去对他说点什么。但他们十分清楚：他们爱莫能助。

当天晚上，H 市发现陨石上薇甘菊种子的消息通过各大媒体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了全世界。各大媒体在对当晚的流星雨进行详尽描述的同时，特别地介绍了陨石和陨石上的薇甘菊。科学家们也纷纷发表关于薇甘菊的见解。很快，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种罕见的外星植物种子——薇甘菊。人们都相信薇甘菊是良性植物。就连一些科学家也相信无疑。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悲剧正悄悄地上演……

发现薇甘菊的第二天一早，“校园三剑客”骑着摩托车又来到那颗陨石坠落处，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是，他们看到流星的四周长出了许多形状像常春藤、带刺的茎，茎的顶端呈杯状展开。最长的茎有好几米长。

“现在，我们需要的答案出来了：它是有生命的，而且长得很快。我原来估计它生长的速度会很快，却没想到它快到这个程度，一个晚上可以长出好几米来。”白雪吃惊地说。

“呵呵，薇甘菊不会是童话里的神豆吧。童话中的神豆一夜间可以长到天上去，如果顺着神豆的藤向上爬，就可以从天庭里抱个金蛋回来。”张小开看了看藤蔓，又抬头看了看天，想入非非地说。并且，他还忍不住把手伸了出去想要摸一摸。杨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劝阻道：

“别动它，这植物或许有毒。”

张小开说：

“不会吧，这东西有毒？昨天晚上还有科学家说它可以用来榨油呢。”

正说话间，那植物的一条藤蔓突然像蛇一样蠕动起来，旁边的人连忙本能地闪开。这时，那藤蔓飞快地朝一只“吱吱”叫着的老鼠爬过去，忽然，它像甩鞭子一样“啪”地一声将自己的茎甩了出去，一下子缠住了老鼠，并将藤蔓上的刺深深地扎进老鼠的身体。老鼠“吱吱”地狂叫着、挣扎着。人们看见藤蔓的叶子上渐渐渗出白色液体，想必那些刺像针头一样，把这些液体刺进了老鼠的身体内。几秒钟后，老鼠的两只小眼睛鼓突起来，身体像弓一样挺了一下，就死翘翘了。

张小开摸了摸额头说：

“我都被吓出冷汗了，幸亏刚才你阻止了我。”

杨歌说：

“现在这棵植物的毒性显而易见了，秦关博士说的没错，薇甘菊确实是一种危险的植物。看来我们应当去找

秦关博士，听听他的想法。”

“校园三剑客”骑着摩托车赶到秦关博士家中。秦关博士听了“校园三剑客”所说的薇甘菊的情形，叹了口气说：

“薇甘菊的繁殖速度之快和危害性你们已经目睹了，可所有的科学家都不听我的话，灾难就要发生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尽快找到消灭它的办法，阻止它的大规模爆发，可这又谈何容易？”

“校园三剑客”互相看了看，沉默不语。他们的心情比来时变得更沉重了。

一星期后的早晨，白雪做了个噩梦，梦见成千上万的薇甘菊毒蛇一般向白雪冲了过来，白雪没命地逃，但四面八方都是可怕的薇甘菊……当她醒过来的时候，她看见床边一只毛绒绒的怪物正瞪着眼睛望着她。白雪再定睛看时，发现那怪物原来是只猴子。看见白雪望着它，那只猴子眼里顿时有了光芒，热切地望着白雪，流露出乞求的眼神，同时向白雪伸出了毛茸茸的爪子。白雪看到这情形，猜想它是饿坏了，想朝她要吃的，于是问道：

“小猴子，你是不是饿了，想要东西吃？”

白雪起身下床，从抽屉里找到一盒饼干。她抓出一把饼干放在小猴子爪子上，小猴子把饼干三下两下吃完，又向白雪伸出了爪子。白雪看得都呆了，没想到猴子吃东西这么迅速。她又抓了一把饼干给小猴子。忽然

窗边一阵异动，白雪回头一看，天哪，窗外有十几只猴子在虎视眈眈。它们看见里面有吃的，眼珠子变得比屁股还红，撞开窗户强盗一般冲了进来。

白雪呆呆地看着十几只猴子在屋子里跳上跳下，一时怀疑这不是自己的房间，而是动物园里圈养猴子的兽笼。手里的饼干早被一抢而光，饼干盒子被撕成碎片散落在地上，每个猴子嘴里都嚼着饼干手脚不停地翻箱倒柜，把屋子闹翻了天：镜子被扔到地上摔碎了，抽屉被翻得乱七八糟，书本都变成纸蝴蝶在空中飞舞，衣服扔得满地都是。一只猴子还把白雪妈妈的化妆品瓶子拿在手里摆弄了半天，居然弄开了盖子，用力一挤，一股奶油一样的东西喷射而出。它抓起一把尝了尝，感觉不是味道，一扬手瓶子就飞到了窗外……

这时，爸爸妈妈听见白雪房中的动静，慌慌张张跑了进来，推门看见女儿房里成了花果山，不由得惊呆了。好半天妈妈才回过神来说：

“阿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雪摇头说：

“我……我也不知道！”

爸爸也清醒过来，想起应该尽快把猴子们赶走，转身向自己房里跑：

“我去取猎枪来！”

爸爸平时非常喜欢打猎，有一只非常珍爱的双管猎枪，就挂在卧室的墙上。他取枪回来，见满屋的猴子闹

得更欢了，把白雪的被子都掀到了地上，爪子和嘴边沾着奶油在床上翻跟头。爸爸举起猎枪朝上空放一枪，“砰”的一声巨响，猴子们吓了一跳，马上停止了打闹，呆在原地不敢动弹。爸爸又开一枪，一只猴子似乎觉得情势不妙，一个跟头翻到窗户上，转眼已不见踪影。其他猴子也纷纷夺路而逃，在 10 秒钟内消失了。

白雪一家三口望着被折腾得不成样子的房间，无奈地长吁短叹。爸爸问：

“阿雪，这么多猴子是哪儿来的?”

白雪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讲述一遍。爸爸妈妈想破了头也弄不清楚猴子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最后妈妈说：

“好了，阿雪你先去吃饭上学吧，这里留给我来收拾。”

吃过早饭，白雪推着摩托出了家门。一边走白雪一边想着早上的怪事，觉得应该和杨歌张小开他们商量一下，看他们是否知道这中间的缘由。忽然白雪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几十只猴子在她前面的人行横道上大摇大摆地走过。白雪怀疑自己看错了，用力揉了揉眼睛，果然是猴子！它们成群结队走在大街上，游行示威一般迈步前进，旁若无车。

白雪看了看四周，高楼大厦林立，钢筋水泥铸成的城市在朝阳中焕发着勃勃生机。大街上车水马龙，行人车辆川流不息。没错，这里是现代化的大都市，不是原

始古老的森林。可是，那群猴子又确确实实就在眼前，夹杂在这城市拥挤汹涌的交通狂流中。

猴子们可不管红灯绿灯，得意扬扬藐视着人类制造出来的交通规则，在城市的车与人中间肆意横行。交通秩序完全被它们破坏了。猴子们所到之处，所有车辆停驶，人们都从车里探出头来观望，看着这群城市的不速之客在路与路之间左冲右撞，既感到新奇又无可奈何。很快汽车堵成了一条长龙，整条街的交通陷于瘫痪状态，所有路人都看着猴子们发呆。

这群猴子刚刚远去，司机们的脚刚踩上油门，斜刺里杀出十几只孔雀，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瘦得跟火鸡似的，身上美丽的羽毛也失去了光彩，满身都是灰尘。这么狼狈的孔雀人们可从未见过，动物园里的孔雀个个趾高气扬骄傲高贵，如果见到这么凄惨的同类估计非笑死不可。人们又开始等待。

孔雀的游行队伍还未过去，一群梅花鹿粉墨登场。它们瘦得如同大狗一般，身上白一块黑一块不知从哪里沾来的粉尘，花哨得像京剧里用的脸谱。人们都看傻了，怀疑上帝是不是已把这座城市改建为大动物园。

终于所有的梅花鹿都不见了踪影。人们纹丝未动，等着下一批不知什么动物的来临，可什么也没有再来。交警一挥白手套，堵得心慌的车流缓缓而过。由于人们心神未定，车都开得慢吞吞的，交通秩序过了四个小时才得以完全恢复。

白雪随着行人缓缓移动，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感觉到这可能与薇甘菊有关。可是，薇甘菊和从天而降满城乱跑的猴子、梅花鹿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它们总不可能是从薇甘菊上长出来的吧？

正在苦苦思索的时候，白雪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叫她的名字：

“白雪！白雪！”

她转头一看，原来是秦关博士。秦关博士坐在马路边的座椅上，冲着她招手示意。白雪推着摩托车走过去，问道：

“博士，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动物在城里出现呢？”

秦关博士叹了口气：

“都是薇甘菊引起的。薇甘菊的生长速度非常之快，目前每天能够生长出十几米。它们能在几天之内将一棵参天大树从树根到树冠团团缠住，使它既吸收不到土壤里的养分也得不到天空中阳光的照耀，很快便枯竭而死。森林里的动物们找不到食物，纷纷跑到市区里来抢市民的东西吃。它们倒容易对付，问题是随着薇甘菊的渐渐成熟，它们的生长速度会越来越快，总有一天会长到这里来，把城市里的一切毁灭掉。”

“那我们该怎么办？”

白雪急了。

“没有办法。没有人愿意听我的劝告，任薇甘菊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可能被铲除了。除非我们能找到对

付它们的办法，可是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一点头绪。”

当天下午放学后，三剑客骑车来到那天流星坠落的地方，他们目睹到的情形令他们目瞪口呆：千千万万薇甘菊互相缠绕在一起，长长的躯干向天空和四周不断挥舞，如一条条毒蛇昂首而怒。那一片郁郁葱葱充满生机和希望的防沙林已经彻彻底底消失了，空气中再找不到哪怕一片树叶一块树皮。白雪想起早上做的噩梦，心中不禁哆嗦了一下。杨歌和张小开心里也有些发毛，但他们还是壮着胆子互相打气：

“别怕，我们走近些去看看。”

三个人手牵着手走上前去，发现薇甘菊没什么反应，心里稍微平定了些，又往前走了几步，薇甘菊翠绿的小叶子和躯干已一览无余。可是，这东西不能碰也不敢摸，光看能看出什么对付它的法子呢？三剑客坐在路边发愁，你看看我我看看她，找不出一点眉目。

远处 H 市国际机场上一架波音 747 客机刚刚起飞，轰鸣着向这边飞了过来，声音极其刺耳。忽然，白雪发现薇甘菊举动异常，忙捅了捅杨歌和张小开说：

“你们看！”

数不清的薇甘菊都竖起身子，直立着伸向空中，每根都有几十米长，还在向上不断延伸，头部聚集的方向正是飞机飞来的方向。三个人都看到了这样壮观的一幕：

随着飞机的移动，无数薇甘菊都把头部摆来摆去，

跳起了声势浩大的摇摆舞。飞机渐渐远去，薇甘菊朝着飞机离去的方向伸长了脖子，终于飞机的声音听不见了，薇甘菊们垂头丧气般从半空中软了下来，又攀伏在地上互相纠缠。

三剑客眼睛瞪得比张开的嘴巴还大。张小开脑中忽然灵光一闪：

“难道薇甘菊对声音有感应?”

他把这一推断告诉杨歌和白雪，他们也觉得有可能。最后杨歌说：

“我们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杨歌坐到摩托上用力按了一下喇叭按钮。“嘀”的一声响过，原本已平静的薇甘菊马上骚动起来。杨歌再按一下，薇甘菊们动作加速。杨歌索性把手按在按钮上不放，这下可闯了祸，薇甘菊辨明了声音的来源，铺天盖地般向三个人卷了过来。

三剑客吓坏了，跳上摩托一踩油门夺路而逃。离得比较近的一棵薇甘菊已把长茎缠到了车轮下，杨歌差点把油门踩烂才挣脱它的纠缠，冲到公路上没命狂奔。跑出老远老远，三个人回头张望，发现薇甘菊依然执著地朝着他们的方向挥舞长长的躯体，倒像是向他们挥手道别。三个人见它们已追不上了，长长出了一口气。刚才情况凶险，险些就要葬身在薇甘菊的海洋中，一想起来就心跳不已。

三剑客不敢再多作逗留，纷纷返回各自的家中。

城市又开始了一天的喧嚣和繁华。潜伏的薇甘菊从各个角落里微微探出了头，贪婪地窥视着人类创造的所谓地球上的天堂。

阳光中学。

高一（2）班教室的门大开着，教语文的米老师正在朗读一篇病例作文，主题是描写一种植物：

“薇甘菊有长长的茎，生长速度惊人的快，并且会越来越快……”

教学楼外面的薇甘菊听见了米老师十分响亮的声音，缓缓落到地面上，昂着头像蛇一样朝着教学楼匍匐前进。

“它们的茎上长有尖利的刺，叶子还能分泌毒液，一旦被它缠住就很难再挣脱……薇甘菊对声音非常敏感，哪里的声音最响，它们就扑向哪里……薇甘菊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植物，它一定会给地球带来一场灾难。”

米老师念完白雪的作文，开始批评她异想天开：

“先不说你的作文结构有多么松散，用词有多么粗糙，我让你描写一种植物，你总得实事求是来写吧？可你自己看看，你都捏造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唬人?!”

白雪站起身来辩解道：

“老师，我没有捏造，这些都是真的。”

米老师正要发火，忽然发现门口有一根常春藤一样长满叶子的东西爬了进来。她感到非常奇怪，暗自寻

思：

“这是什么东西？会爬居然还长满叶子，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也就在这时，米老师发现，门口已被奇怪的植物——薇甘菊由上到下封得严严实实，窗户外面也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薇甘菊翠绿的长藤和叶子。整座教室已被封死。一棵薇甘菊作为先锋部队大摇大摆地游进教室里来。

米老师抬脚要去踩它，白雪大叫一声“不要”，然而已经晚了，薇甘菊已在眨眼间将米老师的左脚缠住，任其怎么用力挣扎，都脱不出它的亲密拥抱。米老师反抗了半晌，最后一跤跌坐在地上。薇甘菊开始收缩，将长长的刺深深扎进米老师的小腿。米老师痛得“啊”地一声大叫，震耳欲聋。门口更多的薇甘菊兴奋不已，匆匆杀了进来。

同学们纷纷冲上来围住米老师：

“快想办法把这根薇甘菊弄断！”

班上最身强力壮的左大龙拎起一把椅子，用椅子腿狠命砸薇甘菊的茎，然而一连砸了几十下，薇甘菊一点反应都没有。

身高 1.80 米、长得壮壮实实的孙小海找来一把锋利的水果刀，一口气朝薇甘菊剁了一百多刀，却连一片叶子都没砍下来。

……

△
△
△

米老师转头问白雪：

“白雪，这就是薇甘菊吗？你写的一切竟然是真的？”

薇甘菊将米老师紧缠着不放，米老师腿上的痛楚越来越厉害，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难受。同学们想尽了办法，都无法驱走死缠住米老师的薇甘菊。杨歌无奈，只好调动体内的超能力。他努力让心情平静下来，在心底呼唤着：

“变身……”

张小开和白雪见状让围在米老师周围的人闪开。杨歌双手合十，“噼啪”一声，电光闪过，一道闪电直奔缠住米老师的那根薇甘菊。薇甘菊似乎对这种攻击怀有畏惧，马上松开了米老师向后蜷缩，茎叶上沾满鲜血。几个同学上前扶起米老师，简单处理了一下她腿上的伤口。米老师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软软地靠在别人肩上，嘴里兀自喃喃不停：

“都是真的……灾难……真的……”

这时，越来越多的薇甘菊爬进了教室里。同学们不再说一句话，以免引起薇甘菊的追逐。一棵薇甘菊懒洋洋地爬到日光灯管上，将它像拧麻花一样扭了个稀巴烂，灯管的白色碎片溅得满地都是。班里年龄最大可胆子最小的王梅吓得尖叫一声，几棵薇甘菊马上向她扑来，她急忙捂住嘴蹑手蹑脚地躲到另一个角落里。

讲台被薇甘菊缠绕之后在一霎间崩溃，课桌椅子也一个一个被缠得变了形。越来越多的空间被薇甘菊强行

占据，所有人都在薇甘菊的夹缝中束手无策。

为了帮助大家退出教室，杨歌双手合十，频频发射闪电，一道道耀眼的电光逼着门口熙熙攘攘的薇甘菊纷纷退缩，很快在门口消失得干干净净。

“快撤！”杨歌对大家说。

同学们鱼贯而出，左大龙把米老师背在背上最后一个离开教室。

这时，别的班级的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都冲出了教室。走廊里，薇甘菊将人们的去路封死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杨歌招呼众人跟在他身后，双手连连放电。薇甘菊畏惧杨歌手中迸射出的电光，纷纷让路。杨歌终于杀开了一条生命通道，教学楼里的全体师生得以安全转移，疏散到大操场上。

教学楼一点点被薇甘菊覆盖。密密匝匝缠绕的薇甘菊生长得越来越迅速，教学楼很快便消失在所有人的视野之中——它被薇甘菊完全包围了。薇甘菊又开始对教学楼实施毁灭性打击。源源不绝的动力从根部传来，薇甘菊的长茎如同拉紧的钢索一样慢慢收缩。坚固冰冷的钢筋水泥顽强抵抗着，终于受不住外来的不可抵抗的压力，通体出现了横七竖八的裂缝。随后，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教学楼在瞬间崩塌，变成了一堆瓦砾。高处的薇甘菊飘然落地，与下面的同伴胜利会师。一阵风缓缓吹过，群菊乱舞，又一个薇甘菊的海洋。

“看来，薇甘菊已经大爆发了！城市正在陷入危险之

中。”杨歌对白雪和张小开说。

三个人都知道灾难已经不可遏止地降临了。今天这件事就是薇甘菊进攻人类的序曲。秦关博士预言的灾难终于降临了。如果找不到对付薇甘菊的办法，这城市不用多久也会如教学楼一般成为一座废墟。或许人类也将因此而灭绝，地球将成为薇甘菊的乐土。

薇甘菊继续蔓延着，最先占领了工业区，之后又蔓延到生活区。全市的工业生产部门完全停产，商业区关了门，80%的学校无法上课了。这样一来，生活区的人是越集越多。市政府发布通告，号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将薇甘菊赶出生活区去。人们拿着刀、斧子以及各种利器上了街。他们看见薇甘菊就砍，可是，薇甘菊的茎特别有韧性，用什么砍，怎么砍，也砍不断。有时人们想用火来烧它，为了防止意外，连消防车也守候在一边，准备随时将波及到每家每户的大火灭掉。可是这样一来，情况更糟了，薇甘菊的叶子分泌出一种黏糊糊的液体，味道十分难闻，有的人对味道过敏，都昏了过去，所以医院里的急救室每天都是人满为患。

△△△

几天之后，“校园三剑客”居住的住宅区居民全部搬迁出去了。各住宅小区里除了薇甘菊，什么植物都看不到。而且，由于薇甘菊向城市的其他方向前进，所以其他住宅小区也面临着威胁。有的人在小区边缘拉起了铁丝网，想要防止薇甘菊向小区进发。但铁丝网根本拦不住薇甘菊，很快，整个城市都成了薇甘菊的天下。

人们不得不从城市里撤退。而“校园三剑客”却不顾大人们的反对要留下来。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他们要记录下人类的这一非常时刻。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白雪的爸爸决定留下来保护他们。“校园三剑客”一开始不同意有白雪爸爸这个“尾巴”，最后还是妥协了，不过，他们要求白雪的爸爸必须离他们 20 步远，不能再近了。

白雪的爸爸一路上就这样远远地跟着他们，开始白雪还很不习惯。但是后来周围发生的一切吸引了他们，渐渐地他们被连做梦都想像不出来的情景惊呆了：

有一座 100 层高的摩天大楼，里面灯火通明，可是在它的基座部分，已经有一些薇甘菊攀沿上来，只要有附着的地方，它们就延伸过去，在薇甘菊的体内仿佛有某种特殊的生长剂，它们疯狂地生长，向四处蔓延，进而覆盖了整座大厦。顷刻间，大厦开始倾斜了。人们尖叫着四处逃散，都想在摩天大楼倒塌之前冲出去。

而在大厦的不远处，有一座宏伟的大桥，分上下两层。上面行驶小型的交通工具，下面则是供重型机车使用的。可是同样在一瞬间，薇甘菊将大桥的钢筋水泥都缠住拉伸挤压，铁路桥被扭曲得变了形，有的地方看起来就像一只巨大的天津麻花一样。

大街上，有一家人开着桑塔纳离开闹市区。他们的车顶上堆了好多行李。但是因为行人太多，司机就拼命地按喇叭，想让大家让出一条路来。可是薇甘菊偏偏有

向声性，哪里的声音大，它们就冲向哪里，于是，这辆桑塔纳成为它们的攻击目标，只见一只薇甘菊像蛇一样猛扑过去，随即其他的薇甘菊也一拥而上，咝咝几下，就将整部车给缠住了。接着，薇甘菊开始对桑塔纳进行缠绕挤压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车和里面的人被揉成了一片。看到薇甘菊杀人了，人们越加恐慌起来，大家压抑不住，大叫着四处乱跑，但是他们的速度显然比薇甘菊要慢多了。于是薇甘菊的攻击目标开始针对路上尖叫着的行人。

……

“校园三剑客”算是亲眼见识了薇甘菊毁灭城市的过程。建筑坍塌了，残垣断壁竖在那里，有一些地方甚至有烧焦的痕迹，给人风雨飘摇的感觉。只见薇甘菊越长越粗，看起来几乎类似于地下管道。淡黄色的花点缀其间，还十分好看。可是它很快地延伸，无论动物，还是人，它一概侵扰无误。薇甘菊继续向前攀沿，所到之处，植物都变枯变黄了，而薇甘菊却越来越茂盛。所有的生物，无不将薇甘菊视为怪兽，都想远远地离开它。

H 市 99%的居民都撤离了他们的家园，H 市成了一座空城。

薇甘菊依然在向其他城市蔓延着，其他城市也面临威胁。在这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时候，部队不得不出动了。

一时间，城市变成了战场，全副武装的军人开着大

军车和坦克灭杀薇甘菊，他们尝试着对成堆的薇甘菊开火，机关枪和大炮都用上了，可是薇甘菊却发起了更疯狂的猛攻。它们一起扑上了向它们开枪、开炮的军车和坦克，军人们见它们扑过来，满以为可以用军车的车轮和坦克的履带将这些疯狂的薇甘菊压死，可是他们自己却被薇甘菊包围了，因为早就得到通知说薇甘菊会挤压坚硬物质，所以，他们不得不赶紧从车里钻出来。可是，它们的速度太快了，坦克手刚爬出来，就看见坦克上的大炮已经被薇甘菊给扭弯了。

部队首长听到消息，开始还不太相信，怎么会有这样顽固的植物呢？可是等到他亲临现场，才发现对它们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总不能动用核武器吧。于是他提出可以采用爆破的方法，然而，这个提议遭到其他人的反对。因为爆破只能针对固定物体，而薇甘菊始终在移动中，所以即便爆破可以杀死一些薇甘菊，但是，对它们的影响不大，而且无法阻止它们的前进速度。

最后部队决定集思广益，在所有的官兵中征集消灭薇甘菊的办法。有的说收集全国的害虫，让它们吃光所有的薇甘菊，有的说，用石灰将薇甘菊销毁，就像销毁鸦片一样。还有的方法更绝，说薇甘菊不是喜欢声音吗，不妨用一个高音喇叭将薇甘菊集中在一起，然后用一个黑布大网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可能会有作用，至少可以控制它的蔓延。

……

“泼汽油吧。”

一个小兵的建议居然得到很多人的赞成。于是大家决定泼汽油后，再点火，看能烧毁多少薇甘菊。

一桶桶的汽油运来了。部队甚至调用了空军部队，划定一个区域，首先试用一下。于是他们将商业区作为目标，因为那里的店铺基本搬空了，烧起来损失相对少些。于是仿佛倾盆大雨，汽油从空中洒了下来，在地面的官兵立即在商业区的外围点火，霎那间，火一蹿三尺高。火光之中，他们发现薇甘菊在萎缩，心里还高兴了一阵子。可是等到火渐渐地熄灭，他们才发现，这些薇甘菊的根茎根本没死，反而是越加具有柔韧性了，他们哪里知道薇甘菊的种子是随流星穿越太空而来的，什么样的宇宙射线辐射它们没有感受过呢？如果它们真的怕高温，在这个降落的过程中，就已经被烧死了，所以它们根本不怕火烧，并且，根茎的收缩能力更强了。

△△△

几天后，整座城市到处是薇甘菊，高大的建筑物所剩无几，城市一派荒凉的景象。部队的任务如今也变了——不再是进攻薇甘菊，而是帮助留在城里的居民赶紧撤出去。可是撤出去是很不容易的，飞机无法使用，因为没有可以起飞、降落的空地，曾经的飞机场，如今地面上满是薇甘菊。坦克、军车这些在路面上行驶的交通工具也不顶用。薇甘菊会围上来，最后将它们揉成废铁一块。从水路上走本来是可以的，可是因为水上的大桥被薇甘菊拧断了，两边不搭界不说，还都落入了水

里，将水路堵塞了，要清除这些障碍物还得有一些时间。最后大家不得不靠步行，尽量轻一点，不要惊动薇甘菊。

白雪、张小开和杨歌随着城市里最后一批居民撤退了。

“校园三剑客”、白雪的爸爸、秦关博士朝着大海的方向前进。因为远离了城市，天空湛蓝了许多，阳光格外刺目，但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恐慌与不安的气息。

一路上，他们看见了许多废弃的工厂：炼钢厂巨大的烟囱此时已被薇甘菊的枝蔓密密地捆扎了起来，这个往日喷云吐雾的巨人此刻也只能收起滚滚浓烟，甘愿被俘了；造纸厂，更成了薇甘菊的乐园，污水池中的薇甘菊格外猖獗，耀武扬威地挥舞着带刺的手臂；纺织厂也一反往日机器轰鸣的常态，竟有着坟墓般的死寂。只有茂密的薇甘菊在悄无声息地疯狂蔓延……

张小开想打破眼前的气氛，从包里取出了一个小半导体，说：

“咱们来听听收音机吧，也许有人已经想出战胜薇甘菊的办法了！”

“注意放小点声，别把薇甘菊招惹过来！”秦关博士提醒道。

张小开点点头，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到最小但能听清楚的地步。

收音机里传出了播音员略带感伤的声音：

“本台驻联合国记者 7 月 17 日讯，截至今天早晨 7 点为止，薇甘菊已经占领了全球约 70%的大中城市，估计再过一周时间，薇甘菊将覆盖除了沙漠之外的全部陆地，人类将无立锥之地。联合国昨天进行了整整八个小时的慎重讨论，与会各国首脑及各界权威一致认为薇甘菊的袭击是全球性的，其破坏威力之强大、蔓延之迅速，史无前例。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任何能有效地遏制其大规模蔓延的对策。如若再不采取措施，人类必定遭受灭顶之灾。因此联合国经多番讨论决定，用人类目前威力最强大的武器——核武器——来毁灭薇甘菊。但是，这一做法也有其负面影响：全球范围内的核爆炸将会污染全球的大气，形成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核冬天’。所有暴露在地面上的人和其他动植物都将无法存活。为了保存人类及地球上的物种，各国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地建造地下掩体及海底城市。届时人们可以进地下掩体里及海底城市去躲藏一年以上。但令人痛心的是……”播音员仿佛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哽咽了一下，又继续强打精神说下去。

“由于地下掩体及海底城市的容量及食物只能养活一亿人口左右，其他 60 亿人都只能留在地面上等待死亡。为了人类种族的延续，联合国决定进入地下掩体的人主要是妇女、儿童和科学家……联合国秘书长希望各国人民能够认识到，这一举措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为了表达他的决心，联合国秘书长决定和地球上的 60 亿

人一起留在地面上，与 60 亿人民共存亡……当然，没有一个国家放弃努力。各国政府都以重金征集战胜薇甘菊的点子。联合国还就此专门发文，宣称如果有人能够提出更有效的解决办法，将获得由联合国颁发的‘地球卫士’称号及一千万美元的诺贝尔和平奖金……全球核打击的时间已定在了 7 月 24 日，也就是一周之后。希望大家能够以人类种族延续的大局为重，尊重联合国的这一决定。另据悉，联合国将酌情分配给每个国家以相应的生还人数。详细情况正在商讨之中，请各位关注以后的相关报道……”

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大家都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与无奈之中。一时间四周一片死寂，只有收音机不大然而令所有人震惊的声音在风中飘扬，那声音如同空穴中发出的轰鸣一般，撞击着每个人的心……

终于，“校园三剑客”、白雪爸爸、秦关博士来到了海边。在离海滩不远的海岸上，已经搭起了成排的活动板房，那是为前来避难的人们提供的临时住所。活动板房不远处是正在加紧修建中的海底城市的入口。许多前来避难的人们自愿地加入了建造海底城市的工程。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根本不会被允许进入这座城市躲避核打击，他们还是心甘情愿地干得热火朝天。“校园三剑客”被这一情景深深地打动了。

“走，咱们也到工地去，看看我们能干些什么。”白雪对杨歌和张小开说道。

“校园三剑客”来到工地里。这里到处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巨大的机械手臂在他们的头顶轻松地吊着各种沉重的建筑材料，在空中来回挥舞。张小开突然喊道：

“你们看那边，连这么小的孩子都在工作呢！”

果然，一个只有五六岁大小的孩子正在吃力地把一块块砖头搬给一位在砌墙的男子，孩子的那张小脸上满是汗水，却洋溢着自豪的笑容。男子显然是注意到了“三剑客”的目光，笑着说：

“是我儿子，非吵吵着要来这里帮忙。他妈妈在调度科工作，比我还忙，没有工夫照顾孩子。这不，我就把他给带来了。”

这位当父亲的说着看了看自己的孩子，怜爱地笑了。白雪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您是说调度科很忙吗？”

“是啊，这里的工作是不分昼夜的，而且工种和工序都极其纷繁复杂。为了抢时间，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调度科必须制定出精确严密的工程计划，并要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进行调整。听孩子他妈说，最近他们那里还缺人手，工作就更紧张了，她经常加班到很晚，有时还彻夜不归呢。”他不无感慨地说着。

“是吗？那正好，我们可以到那里帮忙去！”白雪兴奋地喊道，杨歌和张小开脸上也洋溢着高兴的神情。

说去就去，“校园三剑客”一起到调度科应聘，三人很顺利地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正式上岗了。他们三人

中，白雪负责项目的统筹安排，杨歌负责项目核查，张小开负责设计电脑程序。三个孩子配合得十分默契，就如同一个人似的。

距离预定核打击的时间还有三天。清晨，杨歌照例使用悬浮术，悬浮在一百多米的天空中勘测地势，忽然，他发现远远的有一道浓重的绿线正迅速向海滩的方向延伸——薇甘菊的魔爪正朝海边伸过来。他急忙落到地面上，赶到总指挥部。总指挥办公室门前的秘书田小姐拦住了杨歌的去路，她说：

“对不起，你现在不能进去！总指挥正在休息，他已经连续三天没有合过眼了。”

“可是我有紧急情况要报告总指挥！”杨歌急忙争辩道。

田秘书还想加以阻拦，这时总指挥办公室的门忽然开了，总指挥站在门边，对秘书说：

“小田，让他进来吧。”

“可是总指挥您……”

秘书小姐还想说些什么，被总指挥摆了摆手给拦了回去：

“说说看，是什么样的紧急情况啊？”

总指挥单刀直入，切入主题。

“我看到薇甘菊已经向海滩方向蔓延了！”杨歌冲口而出。

杨歌看着眼前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此刻憔悴的面容，

实在为打扰了他的休息感到内疚。可是情况确实紧急，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从什么方向？”

“西边。”

毕竟是总指挥，办事果断。他二话不说，抓起电话，喊道：

“小田，给我接通海滩警卫队，快！”

“喂，王队长吗？迅速组织全部力量前往海滩西边，薇甘菊已经蔓延过来了，要尽全力把它挡住！随时与总部保持联系。组织西部的临时居民迁到海滩上来，注意维持好秩序，稳定大家的情绪，不要引起混乱。”

……

杨歌看着总指挥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各项工作，心里暗暗佩服他的镇定与细致。

总指挥的各项命令很快得到了落实。尤其是报名加入警卫部队的人把总指挥部的大厅挤得水泄不通。这下可忙坏了田秘书，不停地发送着用来阻止薇甘菊进攻的电棍。

这天傍晚时分，大家都已经各就各位了。大型机械设备都安装上了消音设备；医院里的药品都备齐了；住在海滩西部的居民也顺利迁移，安顿下来……调度科那里传来喜讯：后天海底城市就全面竣工了！

薇甘菊离海边越来越近了。但是，大部分人并没有因为薇甘菊的来袭而产生恐慌，反而更加卖力地建造海

底城市。在前线，人们架起了巨大的电网，试图拦截住薇甘菊。然而薇甘菊的进攻远比大家想像的凶猛。前一批薇甘菊的枝蔓碰上电网后，即刻迸发出耀目的火花，缩了回去。但是，在接二连三地受到电网的袭击和阻拦之后，略有智能的薇甘菊很快就有了对付电网的办法：第一批薇甘菊是敢死队，它们不顾一切地扑向电网，当受到电网的电击之后，它们就分泌出白色的黏液，附着在了电网上。这些黏液很快凝固了，形成了一层绝缘层。电网因此失去了作用，与普通铁网无异了。于是，后面的薇甘菊就大摇大摆地踏着前一批薇甘菊的尸体前进了。它们挥舞着布满利刺的枝蔓，肆无忌惮地穿过不再导电的电网，疯狂地扑向海滩。人们不得不马上张起另一张电网，可是同样的情况很快又发生了。更糟糕的是，发电机发出的轰鸣声，吸引来了更多薇甘菊的枝蔓。一些枝蔓本来是往四周蔓延的，这下也循着发电机的声音改变了方向。情况越来越危急了。虽然人们不停地挥舞着电棒驱赶越来越多已经越过电网的薇甘菊，但仍然有许多人被薇甘菊的枝蔓刺伤了手臂和腿，抢救小组的工作也繁忙起来。

△△△

接着，广播里就响起了紧急通知：

“各部门请注意，目前前线告急！薇甘菊的进攻态势越来越凶猛。请已经完工的各部门立刻组织人员前往东海岸支援！”

于是，大批刚刚完工的人们顾不上休息，就闻讯赶

来支持前线作战了。

夜幕又一次降临了海滩。在海滩居民的通力合作下，海底城市提前竣工了。与此同时，电视和广播同时中断了正在播出的节目，开始公布能够进入地下掩体和海底城市的人员名单。由于每六十一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够存活，这就使得许多家庭陷入了灭门的惨境。一时间，痛苦与绝望犹如黑色的魔爪，伸向了广大海滩居民。

白雪爸爸获得了进入海底城市的资格。然而同许多父母一样，他毅然决然地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秦关博士和郭总指挥是特殊人才，是可以进入掩体的，但他们也表示自愿留在外面。秦关博士一直认为没有找到遏制薇甘菊的有效办法是自己研究工作的失败，希望用这剩下的几天尽最后的努力。而郭总指挥则认为自己作为总指挥，应该与海滩的广大居民们共存亡，将与薇甘菊的斗争进行到最后一刻。

第二天，薇甘菊的进攻更加猛烈了，已经有人在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医院中住满了伤员，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薇甘菊释放的毒液的恶臭。虽然明知这里的许多人即使躲得过这几天，也躲不过即将来临的核打击，医生和护士们还是在尽心尽力地抢救着伤员。连医院的地下室都被收拾出来作为应急的手术室。

面对越来越恶劣的形势，一些意志薄弱的人觉得没有希望活下去，甚至选择了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电视

中已经有新闻报道，海边发现了几具自溺身亡者的尸体。另外，还有一些人竟然自愿地扑进了薇甘菊中自杀了。这天傍晚，“校园三剑客”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当时他们正和秦关博士在海滩边走边探讨战胜薇甘菊的办法，突然，他们看见一位年轻的母亲正抱着孩子向大海深处走去。大家忙飞奔了过去。秦关博士奔进海中拉回了他们母子俩。白雪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可爱的小男孩，他就是白雪来这里的第一天在工地上遇见的那个帮爸爸搬砖的孩子。

“为什么要抱着孩子寻短见呢?”秦关博士问道。

这位年轻的母亲抬起头来，满脸的悲伤与绝望，她哭泣着说：

“他爸爸在前线被薇甘菊刺成重伤，刚刚在医院抢救无效……”

刚说到这里，她已泣不成声。看来他们夫妻间感情一定很好。想到几天前还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人，转眼就死在了薇甘菊的魔爪中，白雪感到莫大的震惊。她继续说道：

“我们都没有进入海底城市的资格，活着也是等死。况且没有了他爸爸，我也实在是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白雪和秦关博士都深深地为她的遭遇感到悲伤。秦关博士立刻说：

“不行，你得为了这孩子活下去。我和老郭都不打算

进入海底城市，正好多出两个名额。你可以带着孩子进去。坚强起来，好好把孩子培养成人。”

年轻的母亲已经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感激之情了，抬起满含泪花的眼睛，看着秦关博士，用力点了点头。

“好了，快带着孩子回家去吧。”秦关博士和蔼地嘱咐着。

望着母子俩渐渐消失在夕阳中的背影，秦关博士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不知会有多少这样的母子、这样的家庭死于这场灾难，而自己目前所能挽救的也仅仅是这一对母子而已。

7 月 24 日一大早，海底城市入口处完全由电脑控制的门敞了开来，得到批准的人们陆续进入了海底城市。与此同时，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各地下掩体和海底城市的门也打开了，接纳那些肩负着延续人类种族和文明使命的人们。这天下午一点整，将有数以千计的核弹头从世界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飞起，在地球的各个角落爆炸。

离核打击的时间越来越近，杨歌、张小开和白雪站在海底城市入口处的门边，与他们亲爱的爸爸妈妈、秦关博士以及他们热爱并为之奋斗过的海滩告别。刚才在来海底城市的路上，他们一直强作欢笑，并不停地告诉自己，要坚强，要让爸爸妈妈放心，要把笑容留给自己最爱的人们。然而，就在海底城市入口的门即将关闭的

前一分钟，白雪的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此时此刻，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对了，白雪，你的包。”

一路上爸爸执意为白雪背着包，此时才想起要递给白雪。伤心的白雪不慎没有接住，包掉到了地上，东西撒落了一地。大家看见一个小小的透明的盒子，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透过盒子的外壳，白雪看见里面躺着的正是自己当初从陨石上刮下的一粒薇甘菊的种子。那粒薇甘菊的种子竟然没有发芽！白雪为眼前这粒没有发芽的种子震惊不已，怔怔地愣在了那里。脑中有一个声音如洪钟般响起：

“这粒薇甘菊的种子为什么没有发芽呢？”

这时，海底城市的门正在缓缓地落下。张小开忙催促她：

“白雪！快进去，闸门就要合上了。”

白雪下意识地向门里迈了一步，然而她禁不住又去考虑那个问题。忽然，她的眼前浮现出了来海边的路上看见的一幕幕情景：钢铁厂的烟囱、造纸厂的污水池、纺织厂的车间……这一切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镜头般闪过她的脑海。为什么这些地方的薇甘菊格外茂盛呢？白雪突然恍然大悟：所有的植物都是依靠吸收营养为生的，薇甘菊自然也不例外。可是，薇甘菊的营养从哪里来呢？莫非是工业废料和环境污染的残余物？对，肯定是的，薇甘菊肯定是靠吃工业废料、垃圾和呼吸各种工

业废气为生。这就是为什么哪里的污染严重，哪里的薇甘菊就长得茂盛的缘故。对，一定是这样！白雪不禁为这一发现激动起来。

闸门已经落下了一大半了，白雪当机立断地俯下身子，一个前滚翻，冲出了即将关上的闸门，奔向秦关博士。杨歌和张小开见白雪冲出了掩体，也毫不犹豫地跟了出来——“校园三剑客”从来是不分开的。

海底城市的门在他们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校园三剑客”将和地面上所有人一样，等待一小时后即将到来的死亡。不过，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畏惧的神情。

白雪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秦关博士。秦关博士听得两眼发亮，突然他拍了拍脑袋说：

“这么说只要清除工业污染，薇甘菊就会死亡。而如果采取核打击的话，不但杀不死薇甘菊，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污染。这样的话，人类其实又为薇甘菊提供了新的食物。薇甘菊的前途将不是消亡，而是越长越旺。”

于是，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他们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再过一小时，核弹头将被射出，击向薇甘菊。到那时，长势过好的薇甘菊甚至可能将它的根伸进泥土里和海洋中，向隐藏在掩体和海底城市里的人们发动进攻。人类，依赖于自身的科学技术称霸地球的人类，最终将被科学本身所吞噬，这无疑是具有莫大讽刺性的一件事。

不过，“校园三剑客”是从来不知道在困难面前退缩的。越是在最危险的关头，他们的心中，越充满了斗志。他们深知现在面对的困境，但是，他们心里都很明白：他们一定会找到办法拯救地球的，和过去每一次历险一样。

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唏嘘感叹了，因为他们知道此刻——所有的弹道导弹的两翼已经像待飞的鹰一样张开，所有目标正在它们的信息库中紧张地锁定，他们甚至能够感到那导弹的顶端将要在烈日下散发出的寒光……

当各国的元首们把手指简单地按在那一个个小小的按钮上时，所有的一切也都将成为历史——地球生命终结的历史。

要阻止地球的毁灭厄运，目前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人，就是凝聚着人类所有权力终结的人——联合国秘书长“斯迪芬·沃格”。他将是统一下达发射核弹的人物。只有把这一发现告诉他，才可以扭转这个关系世界生死存亡的重大的决断。只有他，才能将“校园三剑客”的根本战略意图贯彻到真正的作战中。

但这种希冀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校园三剑客”只是三位普通的中学生，与联合国秘书长非亲非故，联合国秘书长怎么会接见他们呢？并且，他们只剩下不到一小时的时间，联合国总部位于地球的另一边，“校园三剑客”就是插上翅膀，也未必能飞得到啊。

怎么办？“校园三剑客”、秦关博士，还有在场所有

的人，都陷入了沉思。

张小开突然灵光一闪，大声喊道：

“互联网！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发消息给联合国秘书长啊！我们还来得及！”

说干就干，张小开飞快地拉开了他从不离手的笔记本电脑提包的拉链，取出笔记本电脑，放在膝盖上。然后，又向白雪的妈妈要来手机，通过手机上了互联网。之后，开始“噼里啪啦”地敲击键盘。

秦关博士，还有在场的所有大人，看着眼前这些机灵的孩子们，心中都充满了欣慰之情。他们知道，人类毁灭的命运尚未成为定局，这些孩子，很可能拯救世界。如果世界能逃过劫难，这些孩子，将是全人类的希望，将创造一个美好并且崭新的未来。

“我们首先给联合国秘书长沃格先生发一封电子邮件，把我们的发现告诉他，”张小开一边敲键盘一边对大家说，“然后，我再在全世界各大网络公司、政府主页的 BBS 上贴我们的帖子，把这一发现传播开来。即使沃格先生看不到我的邮件，也会从各大 BBS 上看见这消息的……你们看，这是我设计的张氏 3 号 BBS 软件，它可以自动寻找各种主页的留言版，并将内容贴上去……”

联合国秘书长斯迪芬·沃格正在用一种强作坚定的神情倾听着他的随员们的报告，他面前的八个超巨大的屏幕上正如实转播着薇甘菊在世界上各大洲的蔓延情况。

“已经 23 点 53 分了，再过 5 分钟……”他暗自想

道。

再过 5 分钟，就是全世界对外星植物薇甘菊进行核打击的时刻，这无疑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严峻的决战，它的意义将超越任何以往的战争，因为它不再以正义、和平、自由、信仰为目的，而是要争取人类的生存。

这无疑也是极为漫长的几分钟，在这寂静的夜中，沃格先生似乎听到了薇甘菊“沙沙”的蔓藤爬过地面的声音，听到了无数文明的见证在略显萧瑟的风中的呜咽声，听到了人类因失却家园而向上苍祷告的声音。

“现在，我要看一看……我的邮件。”沃格想道。

他打开了电脑。这是他同全世界的网民联系的方式，他想最后看一看他们在想什么。这时，张小开的邮件触目惊心地闯入他的视野，他仔细地读了一遍张小开的信，几乎是大叫起来：

“天哪！我们几乎酿成大错……”

在北京时间 12 点 58 分的时候，所有的核弹都已经设定好目标，用它们高傲的头颈仰向黑沉沉的夜空，等待着那充满烟火和呼啸的时刻……

所有的指挥员此刻也只注意两件事，时间计数和发射按钮，他们的神经和肌肉几乎缩成了一点，只是静静地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就在这一刻，他们的耳边传来一个由不同国家首脑下达，但却是相同的话：

“取消原定核弹发射计划！”

这时，距原定发射时间只有整整一分钟！

就在张小开在互联网发布消息的时候，全世界几乎所有不能进入地下掩体或者海底城市的网虫们都坐在电脑前，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他们要与他们所挚爱的互联网共存亡。张小开的帖子在互联网上发出后马上被网虫们看到了，他们迅速将这一帖子在网上转发和转贴，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一消息。不到 5 分钟，几乎所有坐在电脑前的网虫们都获知了这一消息。

他们本已如死灰般的心此时又燃起了对生的渴望。他们很少有人怀疑这一帖子的真实性，他们知道他们还有生存的希望。

为了阻止核弹的发射，网络高手——不管是黑客还是红客——一起联起手来，攻入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核武器数据库，散布病毒。他们要尽最大的努力阻止灾难的降临。

据统计，当时世界上有 80%以上的核武器数据库被黑，有 90%的政府军事局域网瘫痪，也就是说即使联合国秘书长当时没有看到张小开的邮件，当时能够被发射出去的核弹头，最多也只有 10%。

不过，即使只是 10%的核弹头，也足以毁灭整个地球。

联合国秘书长发布取消核弹发射命令的一刻钟之后，所有的地下掩体和海底城市的入口都敞开了，人们纷纷从里面走出来。

此时，薇甘菊还在“沙沙沙”地生长着，疯狂地蔓延着。不过，人们已经不再惧怕它，因为人们已经知道了它的致命弱点，掌握了战胜它的办法。

这一天，所有的电视连续 24 小时播放着联合国秘书长的讲话。他的声音在薇甘菊不绝于耳的“沙沙”声中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所面临的无疑是一场有史以来最艰险的斗争——人类自身生存的斗争，这使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并最终走向胜利……

“我们曾经寄希望于核武器的威慑和打击作用，但面对大自然经营了数十亿年的地球，我们怎么能够熟视无睹呢？……我接到了一封电子邮件，这个邮件是由一个叫张小开的中国少年发给我的，他不仅及时制止了我们的错误行为，还提出了天才的战胜薇甘菊的办法……”

“朋友们，为了战胜薇甘菊，让我们联起手来治理污染吧。”

于是，人们开始治理环境污染。人们将所有的垃圾都堆积在一些集中的地方。垃圾堆成了一座座小山，薇甘菊爬向垃圾山。垃圾山上爬满了薇甘菊，有的薇甘菊为了抢垃圾吃竟然互相扭打了起来。由于污染物被薇甘菊吃尽，城市又变得干净、整洁，空气变得清新。薇甘菊因为没有了污染物当做食物，全都死亡了。

薇甘菊仿佛给地球动了一次大手术，地球又变得干净、清新……获得了新生。世界重新恢复了清新与洁净。

“电脑之神”事件簿

第4篇

张小开的身体发出一种金色的闪光——“电脑之神”缓缓离开了张小开的大脑，回到了自己笨重的外壳里。张小开只感觉到头部一阵眩晕，然后有一种莫名的轻松感。

“张小开！”

“突兀李”的咆哮声像一声惊雷在教室里炸响，全班同学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了正趴在桌子上熟睡的张小开。“突兀李”是高一（2）班的物理老师，姓李，约摸40岁，头发快掉光了，所以同学们暗地里送了他一个外号“突（秃）兀李（物理）”。他可是有名的“冷血杀手”，谁要犯在他手里，准是吃不了兜着走！大家都暗暗为张小开捏了把汗。

然而，张小开居然毫无反应，依然睡得很香。

“张小开！”

“突兀李”的声音又提高了八度，震怒之色溢于言表。张小开在迷蒙中隐约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刚想问一声“谁呀，这么吵”，忽然醒觉过来，记起自己是在课堂上，赶忙把盖在头上的书本拿掉，抓起眼镜

戴上，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狼狈不堪地应道：

“到！”

同学们哄然大笑。“突兀李”抓起板擦一拍桌子：

“安静！”

大家赶忙捂住嘴巴把笑意憋回肚子里。

“张小开，请问刚才我都在讲些什么内容？”“突兀李”冷冷地问道。

他算准了张小开回答不上来，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治他一个不认真听讲上课打盹轻慢老师之罪。然而，张小开的反应却出乎大家的意料——他像梦游似的说道：

“老师，刚才您讲到了九大行星为什么会绕着太阳运转。”

全班愕然。“突兀李”更是吃惊得瞪大了眼睛，心想：难道这小子刚才躲在下面假装睡觉？“突兀李”顿觉面子无处搁，便骤然提出了一个没怎么过脑子的问题：

“很好，那么你告诉我有关天王星的一些情况。”

张小开反问：

“老师您想知道天王星哪方面的情况？”

教室里又一片哗然，张小开这不是公开挑衅嘛！人们开始暗暗为张小开担心，这下他的麻烦可大了。果然，“突兀李”没想到张小开居然如此反击，不由得勃然大怒：

“随你的便，比如天王星的轨道长短、偏心率什么

的。”

张小开如数家珍般侃侃而谈：

“天王星是太阳系的第七颗行星，它的体积约为地球的 65 倍，在九大行星中仅次于木星和土星，于 1781 年 3 月 13 日由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发现。天王星的赤道半径约 25.900 公里，距离太阳约 29 亿公里。天王星的大气层中 83%是氢，15%为氦，2%为甲烷以及少量的乙炔和碳氢化合物。天王星的轨道偏心率为 0.046，平均轨道速度为 6.81 公里每秒……”

张小开讲完天王星，又讲起了海王星、冥王星……从他嘴里出来的数字不但和课本上写的一样精确无误，而且，还有许多课本里根本没有写的数字，听起来不像编的。

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突兀李”也傻了：张小开什么脑子，竟然对这些数据门儿清？

在这一天的随后几堂课里，张小开继续表演着在此之前谁也不知道的绝活儿：

生物课上，穿着碎花连衣裙的生物老师问同学们她裙子上绣的是什么花？全班同学，包括生物课代表白雪都没能答出来。就在大家茫然之时，张小开站起来大声说那是曼陀罗。接着，张小开再显神威，将有关曼陀罗花的门纲科目种产地形状颜色土壤酸碱度……全都滚瓜烂熟地背了出来。甚至，他还列举出了古今中外所有提到曼陀罗花的文学作品。好脾气的生物老师没有打断他

的“生物演说”，同学们也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当下课铃响时，生物老师告诉大家张小开的演说中有不少知识涉及科学前沿，连她都不了解时，同学们全都目瞪口呆对张小开刮目相看。

英语课。一上课大家就把目光投向张小开，看他又有什么惊人之举。果然，他居然主动站起来用英语、法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五国语言向老师问好，后来老师也听不懂了，只好尴尬地笑笑让他坐下，做贼一样小心翼翼地讲到下课，赶紧夹起讲义溜之大吉。

语文课。张小开竟然只看了一遍课文，就把长达万字的课文一字不错地背了下来。

体育课。体育成绩从来不达标的张小开竟然在测验中破了 5 项世界纪录，害得操场上也在上体育课的别班同学全都扔下了他们的体育老师，观看张小开的神勇表演。

……

到下午放学的时候，张小开这个名字在阳光中学就成了“超人”的同义词，每一个人都在议论着张小开的超能力。

然而，张小开对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常的表现却一无所知。放学后，当他和好朋友杨歌和白雪一起回家的时候，杨歌和白雪问他变成超人的秘密，他只是尴尬地挠着头，苦恼地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上物理课的时候，

我真的是睡着了，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能答对‘突兀李’的问题。这一整天从我嘴里跑出来的那些话都不是我脑子里有的，完全没有过我的脑子——我对那些知识根本不了解！还有，体育课的超常发挥，也完全不受我自己的控制……我感觉自己像木偶，被冥冥中的什么力量操纵着。”

“怎么会这样？”

杨歌和白雪都陷入了沉思。他们俩和张小开曾经遇到过无数怪事，并出生入死地多次拯救世界于危难，所以并称“校园三剑客”。这一回，当怪事再次出现时，他们三人又开始理性地讨论分析起来。

“小开，你整个暑假都是在 A 国跟你父母一块儿过的。在这过程中，你是不是接触过什么人？或者参加过什么实验？”杨歌想了想问道。

“没有啊！整个暑假，我都是跟‘电脑之神’在一起。”张小开摇了摇头说。

“‘电脑之神’？”杨歌和白雪的眼睛都为之一亮，异口同声地问道。

“‘电脑之神’是‘N 兆次超级智能电脑’的简称，”张小开解释道，“我父母都是电脑工程师，他们最近参加了 A 国由政府支持的‘超级电脑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要制造出一台具有人工智能，甚至具有人类情感的超级电脑，即‘电脑之神’。三个月前，‘电脑之神’被制造出来了，并进入了测试阶段。它是目前世界上最

先进、运转速度最快的人工智能型电脑。你们知道我是‘电脑迷’，到 A 国后，A 国最著名的风景区我一个都没有去，整天和‘电脑之神’泡在一起。‘电脑之神’果然厉害，它只用了 0.001 秒钟，就帮我解决了学校给我们留的所有暑假作业。因为我是世界顶尖的‘少年电脑王’，所以，我们俩非常投缘。我用它玩各种普通 PC 完全没法玩的电子游戏，而它则喜欢听我讲咱们‘校园三剑客’的冒险故事……”说到这里，张小开突然发现自己说得过于兴奋跑题了，就把话题又拉了回来，“不过，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什么超能力啊！”

“可那会是因为什么呢？”

杨歌和白雪面面相觑：的确，张小开的超能力和他的超能力的由来都有点莫名其妙。

△△△

说话间，三人经过了一家证券交易所，张小开无意间抬眼望了一下交易所外面高挂的超大型液晶显示屏幕，上面有许多难懂的蛇形曲线和各种枯燥的数据。张小开的目光停在了其中的一个数据上，突然，他像梦游似的撇下杨歌和白雪，径直走进证券交易所里面。

“咦，小开，进这种地方干什么？”白雪奇怪地问。

“是啊，没听说他炒股啊！”杨歌也很惊讶，“快，跟上他。”

随后，两人跟着张小开挤进了人挨人、闹哄哄的证券交易所。

“叔叔，你们有一个数据计算错误！”张小开指着液

晶显示屏大声说道。

“你说什么?”交易所的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工作人员问道，“不可能，那些数据都是电脑计算出来的，不可能发生错误!”

“电脑程序也会有 bug，那个数据就是因为 bug 的错误造成的!”张小开严肃地说。

一些正在交易的客户听见了他们的谈话，都挤过来看。

“你怎么知道？处理这些数据的可不是普通的 PC，而是亿次以上运转的大型电脑。”工作人员仍然不信。

然而，客户们却不满意了——毕竟，就算差一个小数点，也可能对他们的炒股和其他证券交易产生重大影响。客户们嚷嚷起来：

“马上检查一下，不然我们就投诉你!”

工作人员迫于压力，不得不拿起电话，给证券公司的电脑部门打了电话。几分钟后，工作人员不得不向张小开和客户们道歉——他刚刚接到电话，说公司的电脑确实出现了 bug，那个数据是错了！随后，他又毕恭毕敬地对张小开说：

“先生，请等一下，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想要亲自见你，他现在正开车从公司总部赶往这边来。他还说他愿意至少付 1000 万年薪给你，请你当我们公司的顾问……”

“1000 万？天哪！”

听众们无不感到吃惊。确实，一眼能看出数据错误的张小开，对于这样的公司，绝对是棵摇钱树，如果张小开真的当他们的顾问，他们从张小开身上摇下的钱，又何止千万呢？

张小开第一次被人称为“先生”，脸顿时红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不……不好意思，我现在……还只是……还只是个中学生，不太合适……这样的工作……对不起……”

然后，他拉着杨歌和白雪转身就走。

工作人员急了，从柜台里冲了出来，朝张小开喊道：

“先生，请等一等，我们老总让我无论如何都要留住你……不然就炒我的鱿鱼……先生，等一等。”

然而，张小开早已像鱼一样游出了拥挤的交易大厅，杳无踪影。

杨歌和白雪陪着张小开默默地回到张小开的家中。张小开把书包一扔，一屁股陷进沙发里，抱着脑袋自言自语道：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全跟做梦似的？我是超人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呢？”

杨歌和白雪一左一右坐到张小开身边安慰他：

“别担心，事情会弄清楚的。”

“是啊，再说，当超人也不是什么坏事！”

……

“可是，我心里就是觉得没底，”张小开使劲地摇头，突然，他说话的声音哆嗦起来，“我……我……我……”

“小开，你怎么啦?”

白雪见张小开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关切地问道。

“脑子……疼……疼……”张小开抱着脑袋，滚落到地上，并口吐白沫，打起了滚。并且，他嘴里还说着一些稀奇古怪完全没有规律的数字，“七十八，九六五，一〇〇七〇〇七……”

“快，快给 120 打电话!”

杨歌保持着他特有的少年老成和冷静，拿起了电话。

5 分钟后，张小开的别墅外面响起了救护车的长鸣声，紧接着门铃响起，白雪连忙开门，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抬着担架进来了。为首的一位问道：

“病人在哪里?”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刚才还满口胡话的张小开突然恢复如常，他从地上爬了起来，摘掉眼镜，像刚睡醒似的揉了揉眼睛，问道：

“咦，医生到我家来干什么?”

看来，他对刚刚发生的事情完全不知道。医生再次问道：

“请问是这里有病人需要急救吗?”

杨歌尴尬地一笑：

“本来是有的，但是现在似乎……不用了，谢谢……”

“你们不是在开玩笑吧?”医生一愣。

杨歌和白雪刚要解释，医生摆了摆手，狠狠瞪了他们一眼。

“好了，我不想再听什么解释了。看在你们还是孩子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了，不过，你们要记住，乱拨打120也是违法的!”

他说完就带着其他人走了。“校园三剑客”站在张小开家门口看着远去的救护车，久久相对无言。张小开的怪病，和他的超能力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过了半天，杨歌和白雪简单地向张小开叙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然后向他告别：

“小开，你自己保重吧，我们先走了，有事给我们打电话。”

张小开一脸茫然站在家门口，目送他的两个好朋友离去，感觉像生活在一个孤立的世界里。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可是现在，他发现这个世界与他的距离越来越遥远。这究竟是谁的戏弄?

当晚，张小开从网上看到一条新闻：傍晚他发病时，正好有一种未知的电脑病毒在网上流行，中国一家软件公司立刻在网上推出了针对这种病毒的杀毒引擎，迅速控制了病毒的扩散。张小开疑惑地想：

“难道，我的病跟电脑病毒有关?电脑病毒竟然会使人生病，这可真是闻所未闻。”

接着，张小开又收到了爸爸从A国发来的电子邮

件。爸爸在信中说：“电脑之神”一星期前，在张小开离开 A 国回国那天忽然之间瘫痪了，一直到现在都无法正常工作，他和大家正在全力以赴地调查事故的原因。

张小开顿时急了：在 A 国的时候他对“电脑之神”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怎么也想不到如此超级厉害的电脑也会瘫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天上午，鹭岛市上空出现了一个 UFO。它的外形呈碟状，放射幽蓝色的光。它没有像其他 UFO 一样在目击者眼前晃一下即消逝，而是在众目睽睽下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盘旋了一周后在一座名叫嘉莱中心的大型写字楼顶上着陆。随后，它的一扇椭圆形的门开了，一个人——虽然看不太清楚他的具体相貌，但可以确定那是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又飘到了旁边一座塔形高层建筑的塔尖上——他竟然能在塔尖上立住，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

怪人的出现立刻带火了小商小贩们倒卖望远镜的生意，人们纷纷抢购望远镜眺望塔尖上的“人”——本来仅值十几元的望远镜一下子卖到了千元。

正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塔尖上的“人”，竟然是一位十四五岁的美少女。她的背上颤动着一对透明的翅膀，大眼睛又黑又亮，头发被染成了时髦的浅黄色，鼻子小巧玲珑、肌肤雪白。不过，她虽然漂亮，但目光却冷如寒冬，似乎没有任何生机和感情，让人很不舒服。而一身《黑客帝国》的黑客们穿的黑色紧身衣更

衬出她的冷艳无比。

女孩的出现造成了嘉莱中心附近所有街道的交通堵塞。附近巡逻的警察不得不赶来帮助交警一起维持秩序。由于 UFO 和女孩的出现事出突然，而她兀立塔尖的举动确实令人不安，因此警察们不得不严阵以待，并拉上警戒线将嘉莱中心和塔形建筑封锁起来。警察局长亲自出马用喇叭喊话：

“那位小姐，不管你是谁，请下来跟我们到警察局去一趟，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然而，女孩面对众多严阵以待的警察似乎无动于衷，仍然那么安静地站着，一双翅膀轻轻扇动，就像是上帝身边的守护天使一样安详。

警察局长看她毫无动静，推测可能是语言不通，于是又用英文重复了一遍：

“ATTENTION, PLEASE! WE ARE POLICE.WE HAVE THE RIGHT TO INSPECT YOUR IDENTITY. YOU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SURRENDER!”

女孩子还是毫无动静。

双方僵持了十几分钟，女孩子忽然微微侧了一下头，目光望向一辆警笛声不断的巡警车。所有警察都神经紧张地随之侧目观看。女孩子似乎嫌那辆车噪音太大，眉头微微一皱，眼睛一亮，两道炽烈的光线激射而出，巡警车随之爆炸，爆炸产生的气浪扑面而来，所有警察纷

纷伏地。有几位躲闪不及的警察受伤倒地，血流如注。一时情势突变，围观的闲散人等纷纷夺路奔逃。

警察局长的帽子险些被气浪吹掉，他连忙后退几步正了正警帽，并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对方是个危险人物，已经抢先进攻，所有人做好准备反击。请求空中部队支援！赶快送受伤的同事去医院！”

女孩子眼光又转向另一辆警车，警车旁边的警察赶忙四处躲避，果然转眼间那辆警车又被炸成了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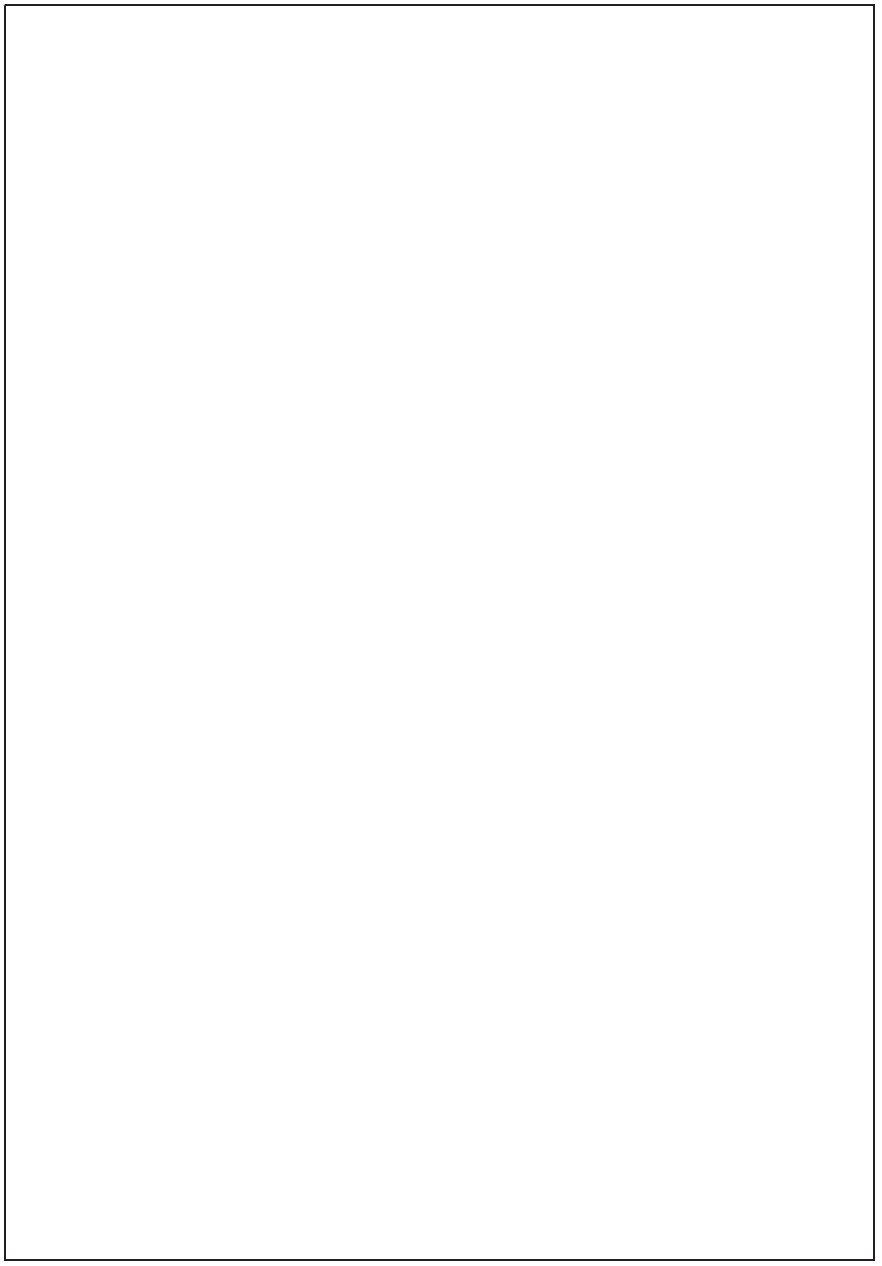
警察们纷纷举枪反击，子弹从四面八方向女孩子呼啸而去。

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女孩子很随意地伸出双手，不知怎么就把所有的子弹都抓在手中。

明明知道没什么作用，警察们也只能不断开枪。他们实在想不出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个女魔煞。

这时空中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空中部队平时极少出动，这次事态严重，平日里无所事事的空中警察今天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但遗憾的是，空中部队刚刚出现，女孩子就让他们栽了个跟头：她拔身而起，竟然飞到空中，并抓住直升机飞速转动的螺旋桨反方向一拧，直升机的整个机身就在空中旋转起来，越转越快越转越快，最后一头倒栽下去，坠毁在嘉莱中心附近的立交桥上。

警察们都愣住了。他们知道这次他们输定了。他们



的武器在这个美丽却残忍的女孩子面前就像玩具一样脆弱，而女孩子随随便便就能让他们伤亡惨重，这太可怕了。

警察局长只好命令道：

“停止射击和进攻，所有警察原地待命，尽量避免无谓伤亡。找谈判专家与那个女孩子谈判，看看她到底有什么目的？”

A 市全体警察聚集在嘉莱中心周围，并对该地区进行了戒严。每个人都全副武装，但谁都不敢轻举妄动。谈判专家迅速赶到，战战兢兢用喇叭喊话，要求与女孩子谈判。

女孩子从半空中落到地上，居然用中文同意了谈判专家的要求。不过，她只同意跟一个人谈判，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张小开。她还声称，如果张小开在一小时内不出现，那她将对所有人“不客气”。

情况紧急，公安部门紧急联系了广播电视局，要求所有的电视台和广播都马上暂停所有其他节目，全力报道这位美丽的恐怖天使，要求市民尽量不要出门，并且希望一位名叫张小开的市民主动站出来去跟恐怖天使谈判，警方将会确保他的安全。

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校园三剑客”都聚集在张小开家中，他们的话题涉及张小开的超能力、昨天的电脑病毒以及电脑之神的瘫痪。当他们从电视新闻里看到神秘女孩的报道，并且听说她点名道姓要张小开去和她

谈判时，不由都吃了一惊。

杨歌困惑地看着张小开：

“这个女孩子你认识吗？”

张小开茫然地摇摇头：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怎么会认识她？再说她是乘飞碟来的，应当是外星人吧？”

“可是既然你不认识她，她找你谈判干什么？她到底想谈些什么？”白雪皱着眉头说道。迟疑了一下，白雪又说，“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最近的超常能力有关。”

杨歌眼睛一亮：

“对啊，她能徒手抓住子弹，也有超常能力，莫非真的跟你有什么渊源？”

张小开抓了抓脑袋：

“管不了那么多，到那里就知道了，我们赶快去现场吧，不然我真怕那个女孩子再搞出什么恐怖事件出来！”

城里的交通已经瘫痪了，张小开只好给警察局打电话，报出自己的身份，请求警方能派车来带他到现场去。警车在两分钟之后赶到，拉着“校园三剑客”飞一般穿过大街，在离恐怖天使的最后时限还有一刻钟的时候赶到了现场。警察局长亲自为张小开拉开车门，目光恳切地看着他，只说了一句话：

“全拜托你了！”

张小开顿感责任重大，但仍感不自信，向警察局长点点头，然后和杨歌、白雪一起走下车，向女孩走去。

“校园三剑客”静静地面对着这位漂亮却冷酷的女孩子。她实在是造物的菁华，美得让人无法呼吸，但全身上下透出的冷意却也让人无法消受。张小开开口问道：

“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的名字叫瑟琳娜。我的故乡在距离地球 100 万光年远的美林星系，你们地球人还没有发现这个星系，”女孩子的声音是冷冰冰的不含一丝感情，“其实，我不是你们概念中的生物，而是一台电脑。”

听了瑟琳娜的话，杨歌和白雪都很震惊。张小开却好像回忆起了什么，眼中突然亮了。瑟琳娜继续讲着她的故事：

“我的家园美林 45 号星球因为星球核战争在 1000 年以前爆炸了，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茫茫宇宙中流浪，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

“你们不要以为电脑就没有感情。这 2000 年以来我非常非常孤独，一直希望可以在无穷无尽的宇宙中找到一个同伴，为此我已经造访了 2000 多个星系，却一直没有如愿。”

“校园三剑客”忽然开始有点同情面前的这个女孩子。她虽然凶狠残忍，却只不过是个孤独的冷血杀手，生活没有一点乐趣。

“我刚刚到达银河系没有多久，就发现地球上有一台跟我一样的电脑，他虽然刚刚诞生，却也不甘寂寞，偷偷进入人类社会寻找生活的乐趣。”

“你是‘电脑之神’！”张小开喊道，猛然间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快告诉我，‘电脑之神’为什么会瘫痪，他怎么啦？”

“‘电脑之神’没有瘫痪，他从电脑里跑出来了，”瑟琳娜冷冷一笑，“并且，他现在就寄生在你身体里。”

杨歌和白雪都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望向张小开。张小开反而没有那么吃惊——他觉得自己正在逼近事情真相。就在这时，张小开忽然听到大脑里有一个声音说道：

“张小开，我是‘电脑之神’，我确实在你身体里。”

张小开用思想问道：

“‘电脑之神’，你为什么要跑到我的脑子里来呢？”

“这个不能怪我啊。是你们人类，你的爸爸和其他电脑工程师一起赋予了我人的情感和精神。我已经有了人的思想，你们怎么能还把我禁锢在一个破机器外壳里面？”

“那天你来向我话别，说要回国去了，我就非常难过。你是那么好的朋友，每天都跟我聊天，陪我说说话，你走了我怕不会再有人来这么跟我聊天，我会寂寞死的。所以我就偷偷进入了你的大脑，来品尝一下人类社会的滋味。”

张小开笑了：

“我说我怎么会有那么厉害的超能力，原来一切都是你搞的鬼！”

现在一切都有解释了，就是因为“电脑之神”进入

他的大脑，和他合二为一，他才成了超人！才可以对陌生的知识如数家珍、倒背如流；才可以发现大型电脑的bug……而昨天他之所以犯病，也是因为“电脑之神”感染上了电脑病毒，电脑病毒被杀掉之后，他便恢复了正常……

这时，在“电脑之神”的授意下，张小开问道：

“瑟琳娜，今天你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你到底想干什么？”

瑟琳娜第一次语气热切地说：

“我是来和‘电脑之神’交朋友的。我希望它能成为我的伙伴。”

“校园三剑客”愣住了：

“这样很好啊，可是为什么又要惹出那么多事来呢？”

“我想让‘电脑之神’和我一起走，离开地球，到适合我们生活的地方去。我惟恐他不肯跟我走，所以要先让他见识一下我的本领。”

瑟琳娜终于摊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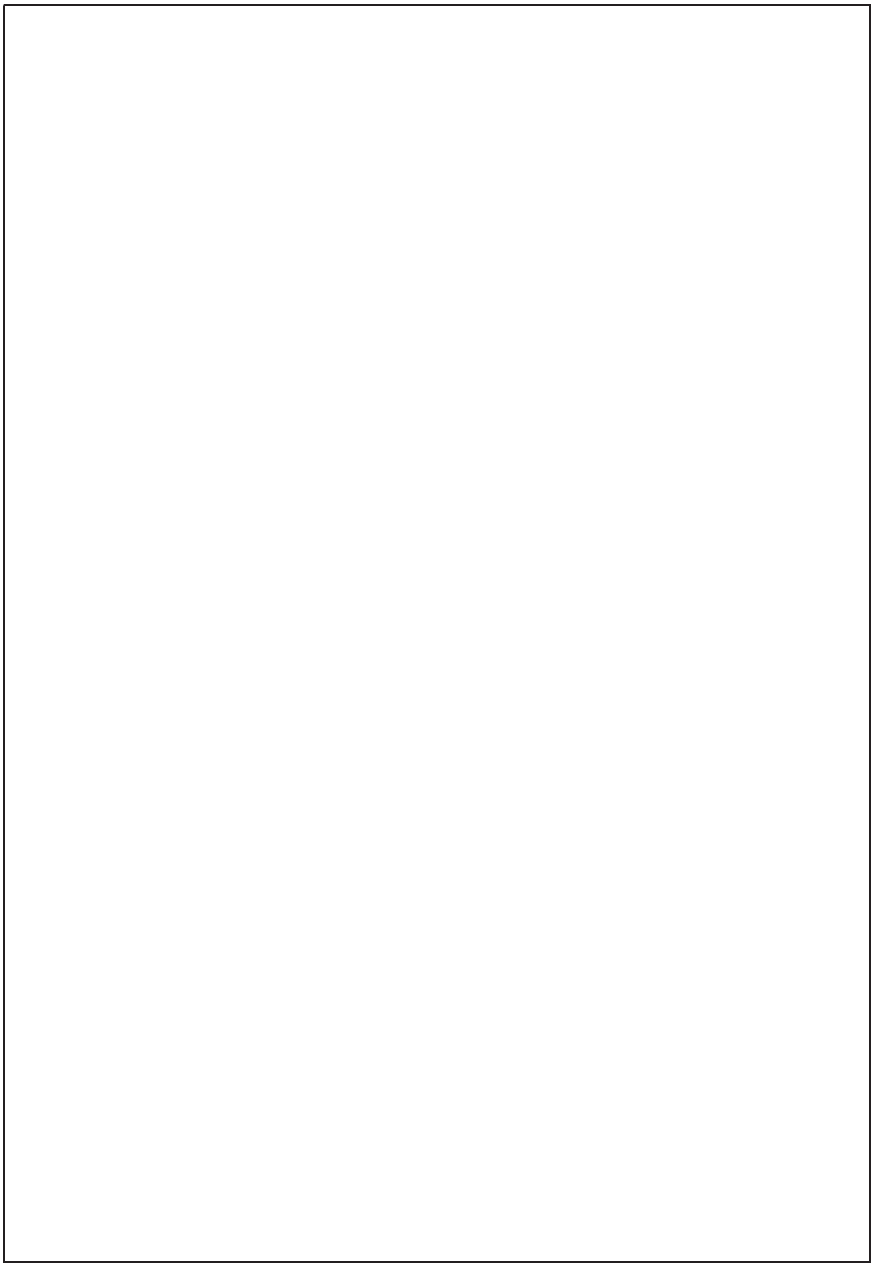
张小开首先反对：

“你休想！‘电脑之神’不会跟你走的！”

杨歌和白雪也觉得不能让“电脑之神”跟瑟琳娜走。瑟琳娜睁大了眼睛说：

“我只是想听听‘电脑之神’自己的意思，他有自己的思想，任何人都无权支配。”

“校园三剑客”呆住了。确实，他们无权决定“电脑



之神”的去留，应该让“电脑之神”自己来做决定。

“电脑之神”缓缓地做出了回答：

“我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跟你离开地球，这里也是我的故乡。所以我不会跟你走，抱歉！”

瑟琳娜发怒了：

“我警告你，你这样决定会付出代价的！”

张小开说道：

“‘电脑之神’自己都不想跟你走，你又何必强求呢？明明知道无法得到的东西，你又为什么偏要去抢？”

“我才不管那一套！我已经孤独寂寞了 1000 年，我不想再无穷无尽地寂寞下去，这样总有一天我会爆炸的！你们人类见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还不是用尽心机，不是偷就是抢？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我？”瑟琳娜大声反问道。

张小开沉默了。她说的的确是事实，他没有办法再反驳些什么。瑟琳娜再次问道：

“‘电脑之神’，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电脑之神”只轻轻回答了一个字就沉默了：

“不。”

“校园三剑客”都为“电脑之神”感到欣慰，他毕竟是人类制造的，对人类怀有深厚的感情。可是，这个瑟琳娜恐怕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果然，瑟琳娜怒气冲冲地说：

△△△

“好，既然你不肯跟我走，那我们大家就同归于尽！我知道你们人类最大的缺点就是好战，居然制造了可以把地球毁灭几十次的核弹头。哈哈，真是愚蠢至极！我已经控制了地球上所有核弹头的启动程序，如果‘电脑之神’不跟我走，我就让所有的核弹头发射，大家一起灰飞烟灭！”

空气似乎一下子凝固了。“校园三剑客”知道如果地球上所有的核弹头同时爆炸会是什么后果，他们不能想像这样的事会发生，可是他们知道，瑟琳娜不是在开玩笑。

白雪忍不住说道：

“如果核弹头爆炸，那么你也会消失的，你又何必这么做呢？”

瑟琳娜冷笑道：

“如果没有伙伴，我自己生存在这个宇宙中又有什么意义！我给你们 24 小时时间考虑。如果明天这个时候还是否定的答复，那地球的末日就到了！”

说完，瑟琳娜忽然消失不见。

当时的场面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没有一个人说话。最后还是张小开忍不住了：

“‘电脑之神’，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电脑之神”似乎正在思考解决的办法，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道：

“这样吧，我们尽快赶到 A 国电脑基地去。只有在

那里我才能发挥最大的能量。”

随后，“校园三剑客”在警方的护送下，乘上了由国防部专门指派的一艘飞向 A 国的直升机。

A 国当局在接到中国大使馆的通知后，早早地派车在机场等候“校园三剑客”所乘的飞机。当晚，飞机一到达，“校园三剑客”就被 A 国最高军事指挥官送往“电脑之神”基地了。张小开顿生感慨，不久以前，他还在这里和“电脑之神”整日聊天玩闹，如今他又带着“电脑之神”回来了。

“电脑之神”恋恋不舍地告诉张小开他将回到自己安身的机器里去了：

“谢谢你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那么多美丽的东西，以前那些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些数据信息，亲身体验过了我才知道它们的美好。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切，永远！”

张小开的鼻子也有些发酸，“电脑之神”在自己大脑里寄居的这段美好时光对于“电脑之神”来说可能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拥有人的经历了。对于一个拥有了人的精神的电脑来说，这中间的痛苦肯定是巨大并且难以言说的。

张小开的父母也赶来了，他们握住了张小开的手。张小开的身体发出一种金色的闪光——“电脑之神”缓缓离开了张小开的大脑，回到了自己笨重的外壳里。张小开只感觉到头部一阵眩晕，然后有一种莫名的轻松感。他知道电脑之神已经回去了，回想起这两天来的经历，

他眼泪忽然扑簌簌掉了下来。

张小开的父母在旁边默默看着流泪的儿子，劝慰道：

“小开，别伤心了。我们还是赶快想办法阻止瑟琳娜吧！”

张小开点点头，接过白雪递给他的纸巾，摘下眼镜来擦了擦，然后用衣袖抹了抹眼泪，重新把眼镜戴上。“电脑之神”的声音在控制台前响起：

“小开，目前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你来编写一种自杀病毒，输入到我的程序里面，等瑟琳娜再次出现的时候我就和她同归于尽。”

“电脑之神”的声音平静缓慢，似乎在说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张小开马上反对：

“不行！我不能这样做！”

“电脑之神”问道：

“为什么不能？我只是一个电脑，消失了你们可以再研制一个。”

张小开拼命摇头：

“你不是！电脑不会牺牲自己来拯救别人！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人，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去这样伤害一个人！”

白雪也反对：

“这个方法太残酷了！我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电脑之神”急道：

“来不及了！再过十几个小时，核弹头就要爆炸了。我们必须在瑟琳娜干蠢事之前尽快地消灭她！”

“电脑之神”说话的声音有些发颤，看来，他内心非常善良，同样也不忍心伤害自己的同类——瑟琳娜。

在场的所有的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大家都无法接受这个主意，但每一个人都明白这确实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张小开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但要他亲自下手去破坏曾和自己亲密无间的电脑朋友，他心里无法接受。可是，他们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电脑之神”恳切地说道：

“小开，我明白你的心情，我也很舍不得离开你们。但是现在我不得不离开你们了！这个星球上还有几十亿的生命，他们都要比我宝贵。我求求你，小开，你就快点动手吧！时间已经不多了！”

白雪不说话了。杨歌把一只手搭在张小开肩上，看着他缓缓点了点头。张小开紧咬着下嘴唇，知道自己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

整个晚上，张小开都在控制台前忙碌着编写程序。天渐渐地亮了，离瑟琳娜启动核弹头的时间现在只剩下两个小时了，杨歌、白雪和张小开的父母都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张小开。他们知道张小开一定能成功——他虽然只有 14 岁，却是世界顶尖的电脑高手，没有什么他编不出的程序。“电脑之神”也一直毫无动静，安静地任张小开在自己身上编写程序——虽然那个程序会让他永远逝去。

两个小时后，瑟琳娜出现在 A 国的“电脑之神”基

地。这时，张小开刚刚敲完最后一个命令。“电脑之神”马上自己执行了保存程序，等待着粉身碎骨那一刻的来临。

瑟琳娜阴森森的目光让人不寒而栗：

“‘电脑之神’，你到底肯不肯做我的伙伴跟我走？”

“电脑之神”似乎永远都那么平静：

“如果我肯跟你走，一开始我就答应了。你这么凶狠残酷不顾他人死活，我跟你在一起只会感到心寒！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那好！我们就和这个地球一起消失吧！”

瑟琳娜一咬牙，启动了核弹头发射程序。

地球上所有的核弹头同时出动，缓缓从沙漠里、深海中探出头来。他们的目标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当然，如果同时爆炸，那么目标是哪里已经不重要了。所有核大国的领导人在这一时刻都感到极度的后悔：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幸好在这一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时刻，“电脑之神”迅速做出了反应。他通过网络连接到世界上所有的军事基地，迅速修复了导弹控制系统，并发出了全部待命的指令。“电脑之神”不愧是电脑之神，瑟琳娜能做到的，他一样能够破坏。只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几乎已经耗尽了能量。

所有的核弹头又乖乖地回到不见天日的地穴里沉睡去了。

瑟琳娜发现自己的计划被“电脑之神”破坏，越发地气急败坏：

“你……你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瑟琳娜想使出更毒的杀手锏。说话间，忽然，她感觉一阵强大的电子流向自己袭来，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她知道是“电脑之神”冲了过来，可是，他到底要做些什么呢？

此时，“电脑之神”强行进入了瑟琳娜体内，瑟琳娜立刻感到一阵头昏脑涨。她还不明白“电脑之神”要和自己同归于尽，痛苦地呻吟道：

“你要干什么？我……好难受！”

“电脑之神”冷冷地说道：

“你不是要和我在一起吗？我们很快就会在一起永不分开了，因为，我们都要毁灭了！只有我和你，不会伤害到其他任何人！”

“校园三剑客”站在原地听着“电脑之神”的话，心像刀割了一样在流血。在他们心里，早已经把“电脑之神”当成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好朋友，现在他就要毁灭了，你叫他们怎能不难过？

病毒开始发作了。“电脑之神”的声音听起来痛苦不堪：

“小开，杨歌，白雪，你们三个……赶快离开这里，这里……这里就要爆炸了，你们快走吧！”

三个人最后望了瑟琳娜一眼，现在“电脑之神”也在里面，分不出来谁是谁了，或许这就是他们的命运，虽然不能成为朋友，却还是在一起逝去。

张小开第一个走了出去，似乎不忍再听到“电脑之神”痛苦的声音。杨歌和白雪随后退出了“电脑之神”基地，神色黯然。其他工作人员也纷纷撤离。

“轰隆隆……”

一阵爆炸声在身后响起。

杨歌和白雪静静坐在沙漠旁边的公路上，望着“电脑之神”基地熊熊的火光黯然神伤。“电脑之神”就这样消失了，这样伟大的一台电脑，不，是一个人，一个可爱而伟大的朋友，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他们。命运真的是太残酷了！

然而，这时，杨歌突然发现什么地方不对劲：张小开一脸满不在乎的神色，悠闲地踢着地下的石子，似乎“电脑之神”的生死已经与他没有关系——这可不是张小开的作风。杨歌忽然之间似乎明白了什么，逼问道：

“小开，你怎么一点不伤心？你是不是在编的病毒里做了什么手脚？”

白雪听杨歌这么问，也猛然间回过神来：

“是啊，怎么回事儿？赶快告诉我们！”

张小开支支吾吾，突然，他指着烈火燃烧着的基地，大声喊道：

“你们快看！”

白雪和杨歌侧过头去，只见熊熊火光中，有两个透明人手拉着手奔跑出来。仔细看时，发现一个是瑟琳娜，另一个是一位相貌英俊的小伙子。

“瑟琳娜没有死?”白雪顿时变色。

“和瑟琳娜在一起的是谁?”杨歌也紧张地问道。

一个瑟琳娜就够他们受了，再来一个，呵呵，那人类必死无疑!

然而，张小开却一点都不紧张，他张开双臂，打了个哈欠，大笑道：

“那个小伙子是‘电脑之神’！哈哈，成功了!”

“小开，你究竟干了什么?”

杨歌和白雪急得要把张小开按在地上。张小开见已经没办法再瞒下去了，就坦白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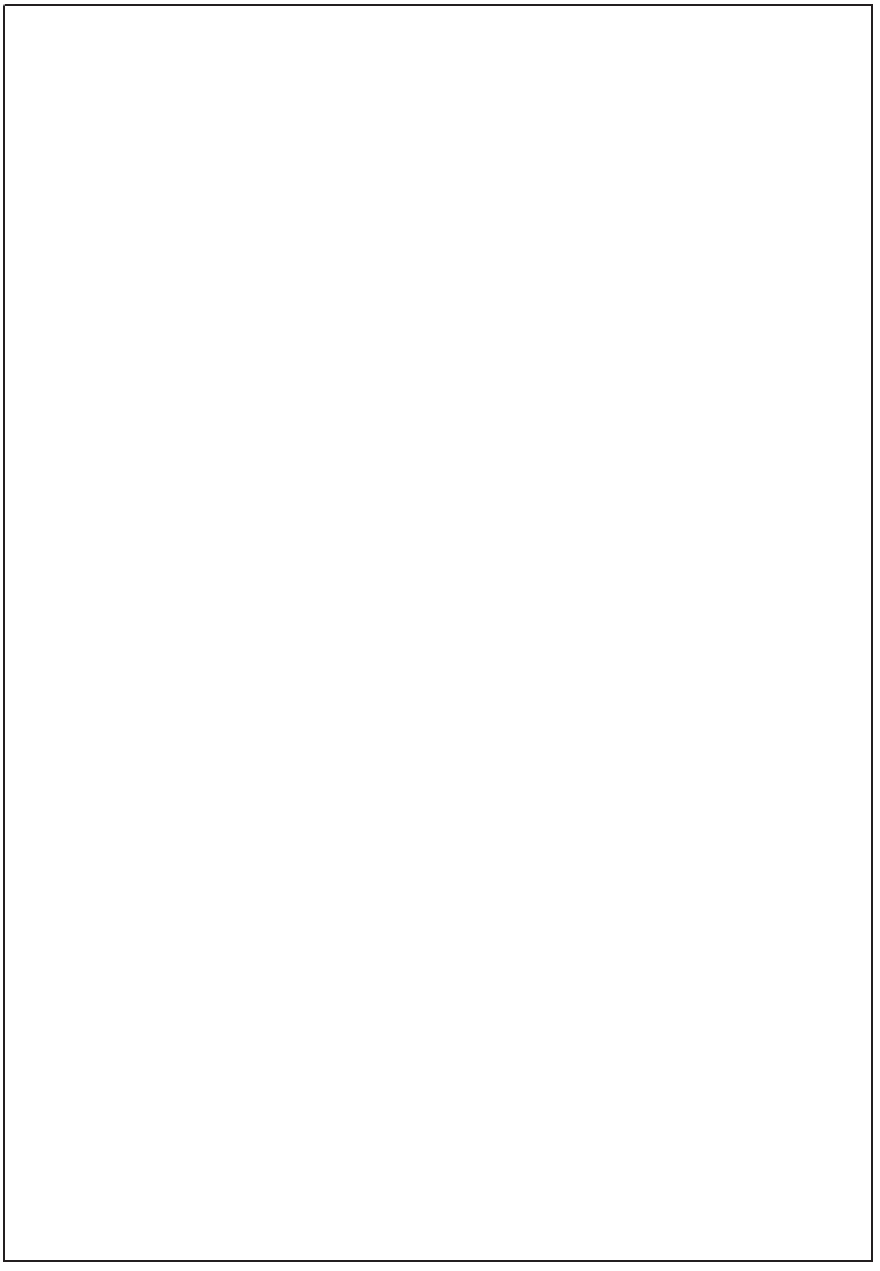
“其实……我在为‘电脑之神’编写自杀程序时，在里面动了点手脚，将它改成了一种释放程序。这种程序可以让‘电脑之神’从机器里完全解脱出来，今后‘电脑之神’就可以不用寄生在人的大脑里而可以单独存在了。也就是说他会变成跟瑟琳娜一样的电子精灵……只要‘电脑之神’愿意，他就可以和她永远在一起了。”

杨歌和白雪欣喜若狂：

“太好了，小开你真是太伟大了!”

这时，两个电子精灵飘到了“校园三剑客”面前，瑟琳娜用前所未有的温柔语气对“校园三剑客”说道：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摆脱了怪戾的性格，‘电



脑之神’终于肯和我在一起了。”

张小开笑嘻嘻望着“电脑之神”和瑟琳娜：

“不用客气，其实你追求幸福的勇气也很让我敬佩。‘电脑之神’虽然有勇气自我牺牲，我却没有勇气失去他，只好想了另一个办法。‘电脑之神’你不会怪我吧？”

“电脑之神”微笑着说：

“怎么会，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很怕的，我刚刚具有了人的思想就要毁灭，心里当然舍不得。能够不用牺牲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我已经决定跟瑟琳娜走了。”

“校园三剑客”听到这话虽然有些惋惜，但还是纷纷为他们祝福。“电脑之神”毕竟是人类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研制出来的，所以他的离去对地球来说的确是个损失，但是“电脑之神”既然具有了人的精神，就已经不是电脑了，而是一个可以自主的人。是人就不应当受到束缚，他们尊重“电脑之神”的选择。

“再见了——”

“电脑之神”和瑟琳娜手拉着手飘向蔚蓝色的天空，向“校园三剑客”挥手。“校园三剑客”也朝着天空呼喊道：

“再见！我们永远是朋友！永远想念你们——”

透明的精灵在天空中越飞越高，渐渐被天空的蓝色彻底融化。

接下来的日子对于张小开并不好过：物理课上，“突兀李”本想上课时把张小开当现成的教科书用，却发现他忽然间什么都不知道了；生物老师让他继续讲解花卉，张小开却哑口无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语文课文他背了两行就开始磕磕巴巴支支吾吾；英语单词他怎么记都记不住；体育课他照样门门不及格……

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

张小开咬牙切齿地对杨歌白雪说：

“‘电脑之神’太不像话了，自己跑去和瑟琳娜过幸福生活，却留下我在这里受苦！”

杨歌微笑不语，白雪也微笑。

在人类所不知道的异度空间里，两个电子精灵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一起，永远相爱，永不分离……

校园幽灵事件簿

第5篇

然而，杨歌的话音刚落，二人便同时感觉到镜子里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将他们往镜子里拉。

他们挣扎着，但无济于事。很快，他们被吸进镜子里，坠向一个由光构成的漩涡。

“白雪，知道什么是黑色星期五吗?”

张小开神秘兮兮地问坐在他后面一排的白雪。

“好像是指一种电脑病毒：每逢既是 13 号又是星期五的那一天叫‘黑色星期五’的病毒就会爆发。”白雪想了想说。

“你只说对了一半，”张小开因为比别人多知道一个秘密感到非常得意，他接着说，“这个术语也可以用在我们学校上面。”

“用在我们学校上面?”

坐在白雪左侧的杨歌也被张小开的话吸引住了，转过头来。

“是啊!”张小开又多了一个听众，更加得意扬扬。

他说，“昨天，我从比我们大两级的学兄那听到一个秘密：据说每逢 13 号星期五这一天的晚上 12 点，我们学校就会发生一些怪事。”

“这话是哄小孩的，你怎么也信？”杨歌笑了起来。他觉得张小开实在是太幼稚了。

“不，这话绝对是真的，”张小开信誓旦旦，“那个学兄两年前正好是‘黑色星期五’那天晚上到学校里来，竟然碰见了他的一个得白血病死去的同学……”

“一听就是假的，”杨歌用揶揄的口气说，“晚上 12 点，大家都在家里睡觉，他一个人到学校里来干吗？真是一个拙劣的谎言。”

“这话绝对是真的！”张小开见杨歌不信，有些急，“那天晚上那个学兄不小心把父母给他交学杂费的钱丢了，他的妈妈特别凶，把他赶出了家门，说找不回钱来就不许回家。他无家可归，就跑到学校里来了，没想到就碰上了这种怪事，特别邪门的是第二天早晨，他发现口袋里鼓鼓囊囊的，掏出来一看，竟是那丢失的钱，一分钱都不少……”

“嘘——嘘——越编越离谱了。”杨歌撇嘴道。

“你不信！你敢跟我打赌吗？”

张小开急得眼都绿了。

“打赌就打赌！”杨歌满不在乎地说。

“后天是星期五，13 号，正好是一个‘黑色星期五’。后天晚上你敢到学校里来吗？”张小开说。

“那有什么不敢的?”

杨歌耸了耸肩，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白雪，后天晚上你也来，当我们的公证人行吗?”

张小开简直气坏了。

“可以。”白雪爽快地说。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张小开和杨歌的这一个赌，使他们开始了一次特别惊心动魄的历险。

“黑色星期五”在张小开的焦急企盼下如期而至。那天晚上，他分别给杨歌和白雪家打了电话，提醒他们不要忘了晚上的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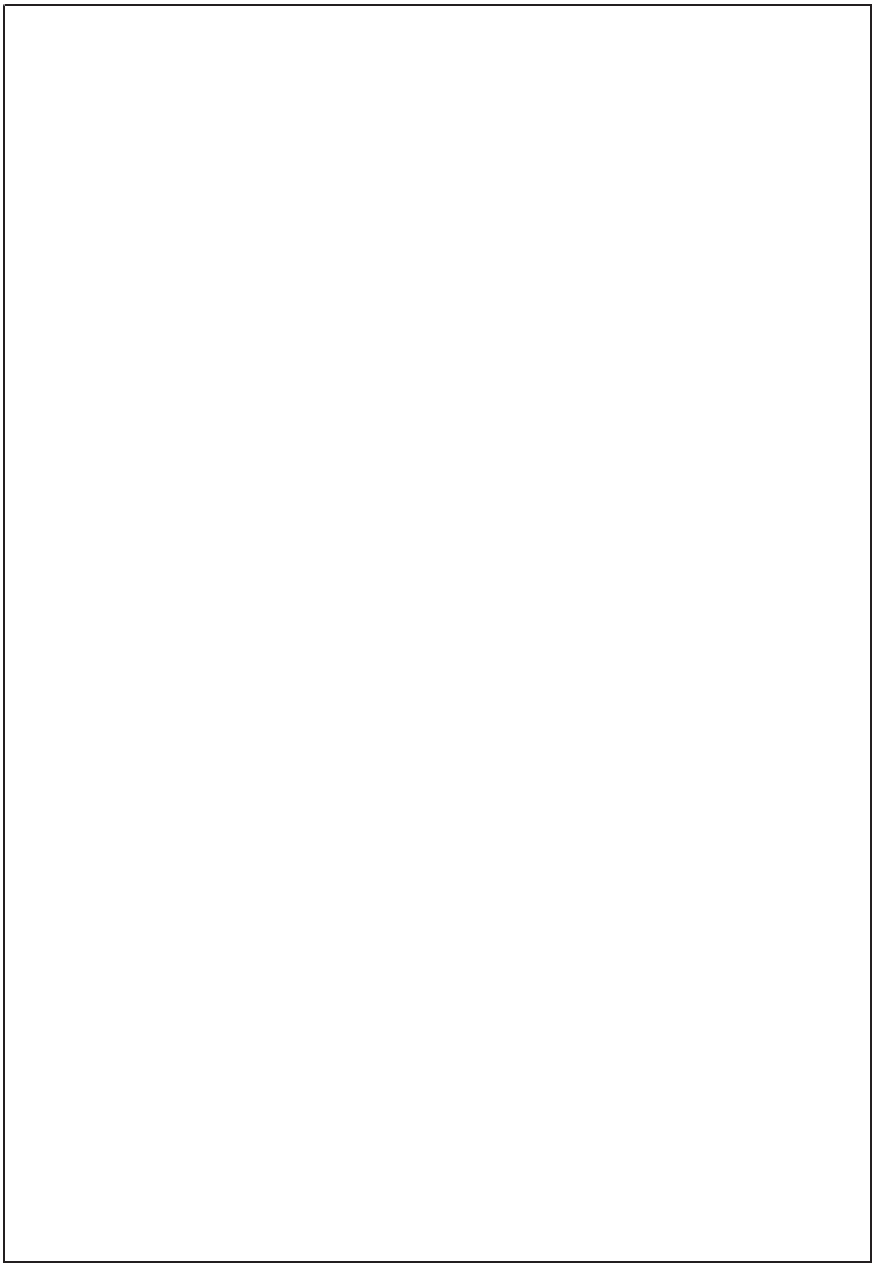
晚上 11 点半的时候，张小开听见隔壁的卧室里传来父母微微的鼾声，就蹑手蹑脚地从家里出来，关上门，向大街走去。

清凉的晚风徐徐而来，头顶的天空星光灿烂。大街上很静，行人稀少，路灯发射着寂寞的冷光。大楼里的灯三三两两地熄灭。有一家 24 小时营业的超市还开着，灯火通明。张小开走到了一个公共汽车的站牌下，将双手插在衣袖里，缩着脖子等车。

“咣当咣当……”

电车缓缓而来，它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的响亮。

张小开上了电车，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了下来。电车里有几个人，都背着包，昏昏欲睡，看起来像是上夜



班的。刚开始，张小开兴奋极了。毕竟他很少在深夜偷着从家里出来，感觉非常刺激。但电车越靠近学校，他的心就变得越紧张：到 12 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会碰见学兄说的那个因为得白血病死去的男孩吗？还会碰见其他什么可怕的怪物吗？……他的脑中，不断地闪现出恐怖电影里常出现的那些血淋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他很后悔跟杨歌打赌，他想自己的胆子其实挺小。

“但愿这次打赌我会输！但愿那些鬼东西不会在 12 点的时候出来！但愿但愿……”

学校不知不觉就到了，张小开一边祈祷一边恍恍惚惚地向车下走去。突然，他感觉到一只冰凉而粗糙的手抓住了他的手腕，他吓得不禁叫了起来。

“小同学，你还没有买车票呢！”司机用手指了指收款箱对脸都吓白了的张小开说道。

他是个中年人，穿着制服，戴着帽子，虎背熊腰，满脸络腮胡子，但看上去和蔼可亲。

“嗯。”

虚惊了一场的张小开点点头，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投进收款箱中。

张小开下车后匆匆忙忙地向学校走去。

借着满天的星光，张小开看见教学楼顶上的那座大钟的时针和分针很快就要重合了——离 12 点就差 3 分钟了。

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张小开忐忑不安地向教学楼走去，他和白雪、杨歌约定了在教室里见面。越往前走一步，他的心里就越发毛。

“但愿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愿打赌我会输。但愿……”

他正默默地祈祷的时候，突然，他的左脚踩着了一个软乎乎、浑身是毛的东西。他不禁骇得惊声尖叫。

“汪汪汪……”

原来是一只全身是白毛的哈巴狗，它正趴在地上睡觉，被张小开踩疼了，吠叫起来。

又是一场虚惊！

“我真没用！”张小开在心里责怪自己。

“当当当……”

教学楼走廊里的大座钟突然响了起来，把张小开吓了一跳。他抬头一看，发现时钟的分针和时针已经在 12 点的位置重合了。

张小开害怕地闭上了眼睛，全身颤抖。

然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张小开重新睁眼的时候看见星光从窗外流泻进来，走廊还是原来的走廊，没有什么变化。

“我真是自己吓唬自己！”张小开自嘲地说，然后快步向教室走去。也许白雪和杨歌已经来了。

幽幽的琴声从音乐教室里传来。

“这么晚了，还有谁会在教室里弹琴呢？”张小开疑惑地想。

经过前几次的虚惊，他的胆子大了一些。他发现一个道理，如果自己不害怕的话，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事了（这当然是一个歪理）。

张小开推开了音乐教室的门。

琴声戛然而止。空空荡荡的音乐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

“怎么回事？一个人都没有？难道是我听错了？”

张小开走到音乐教室的钢琴前面，发现钢琴盖是盖着的，他感到疑惑万分。

音乐教室的墙壁上，挂着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等各国各时代的音乐家们的画像。他们深沉的表情使旷大的音乐教室显得有些阴森森的。

“肯定是我听错了，走吧！”张小开自言自语道。

当他经过放在角落里的一面很大的整衣镜时，感到有阵阵凉气从镜子里“嗖嗖”地冒出。更奇怪的是，镜子里的张小开和教室像被风吹拂的水面一样抖动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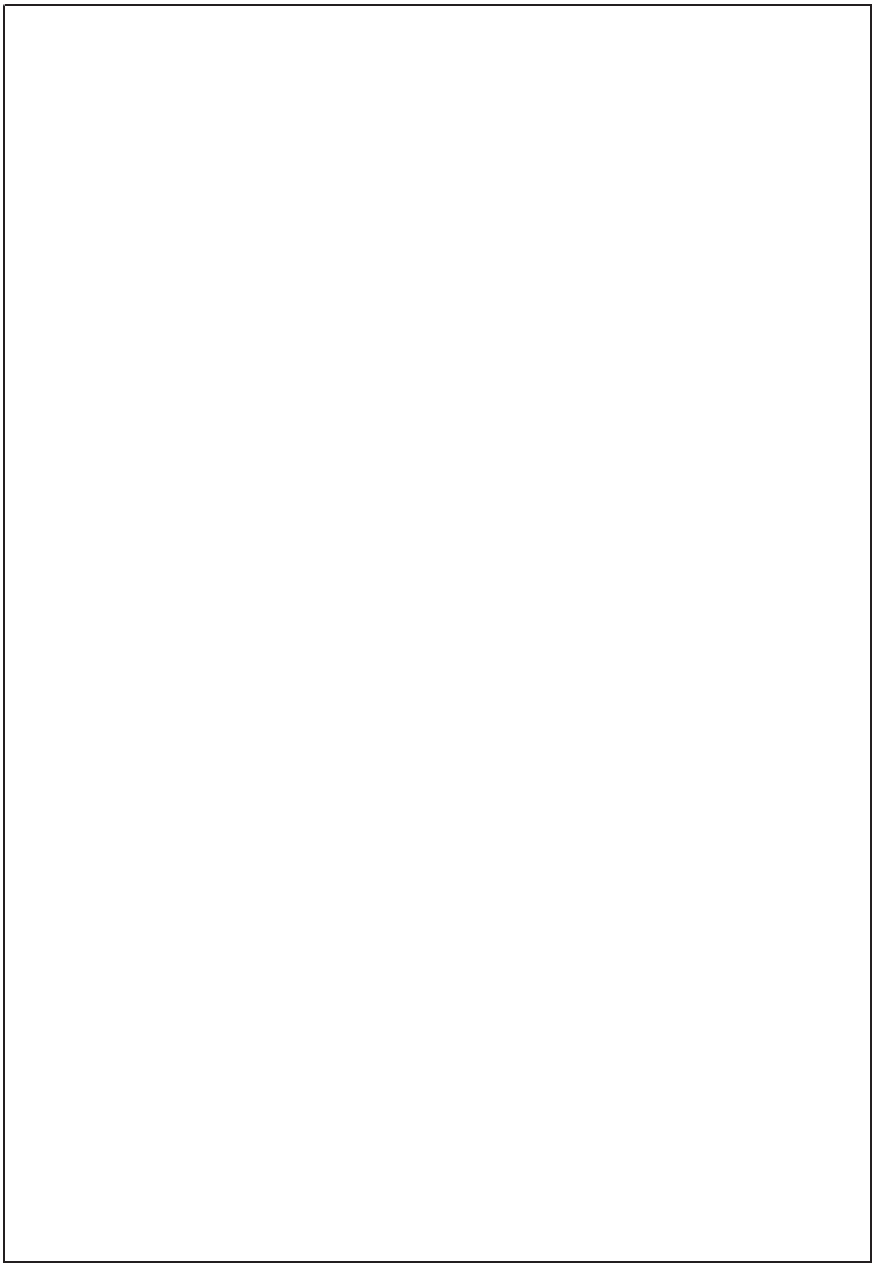
“怎么回事？”

张小开用手抚摸冰凉的镜面。镜子里的画面又恢复了原状。镜子也看不出什么异常来。

“一定是我精神高度紧张，眼花了。”

张小开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转身欲走。

就在这时，镜子里伸出了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张



小开的胳膊，将他往镜子里拉。一个幽幽的声音对他说：

“进来跟我玩玩嘛！”

杨歌和白雪在学校门口相遇，这个时候，正好是 12 点。

“救命啊！”

当他们走到教学楼门口时，听见三楼传来惊叫声。

“是小开！”白雪说。

“好像是从音乐教室里发出来的，快上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杨歌道。

二人快步冲上了三楼。推开了音乐教室虚掩的门。

音乐教室里空无一人。

“咦，怎么回事？”

二人面面相觑。叫声明明是从这里发出来的，怎么张小开连个影子都见不着呢？

“他一定还在这个教室里！我感受到了他的脑电波。”

杨歌清晰地感觉到了张小开的脑电波，并知道他现在惊恐万状。

“张小开不会在跟我们捉迷藏吧？”白雪说道。

二人朝镜子走去。

“杨歌，你……你后面……”白雪偶然回头，看见镜子里有一只手从背后伸向杨歌，于是她惊恐地对杨歌说道。

“怎么啦？”

杨歌回头，什么都没有看见。

“刚才，我看见一只手……”白雪道。

“没有啊！”杨歌摇头。

然而，杨歌的话音刚落，二人便同时感觉到镜子里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将他们往镜子里拉。

他们挣扎着，但无济于事。很快，他们被吸进镜子里，坠向一个由光构成的漩涡。

张小开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仍然置身于音乐教室里。

“怎么回事？刚才，难道我做了一个梦吗？”张小开揉着眼睛自言自语道。

就在这时，琴声又神秘地响了起来。张小开站起身来，吃惊地看见钢琴前面并没有人，但钢琴盖已经被打开了，钢琴上的键也此起彼伏地动着，仿佛有一个隐形人坐在钢琴前面，用两只看不见的手弹奏着。

“你……你是谁？”张小开惊恐万分，讷讷地说。

没有回答，钢琴声依然在持续地响着，好像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更奇怪的是，那些桌子和椅子也像有了生命一般，竟然动了起来。一些椅子和一些桌子自动配对，跳起了交谊舞，椅子们大多跳女步，桌子们大多跳男步，有一张桌子的舞技不行，不时地踩椅子的脚，那把椅子生气了，将它撇下和另一张在旁边当观众的桌子跳了起来。

“我的天哪，怪事终于发生了！”

张小开想起了与杨歌打赌的事情，也想起了那只从镜子里伸出来的手，感到万分恐惧。

一把椅子走过来，向张小开弯了一下腰，想请他跳舞。

“跑，快跑！”

张小开理也不理，一头朝着教室外面跑去。

这时，墙上画里的那些深沉的音乐家们全都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杨歌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置身于学校外边的草坪上，身边有许多亮亮的、发着冷光、一团一团的火在空中飞舞。

“鬼火？”

杨歌大惊失色。那些火很轻，被风吹得飘来飘去，遇到了地上的废纸和草都不会燃烧，和杨歌很小以前在农村姥姥家看见的鬼火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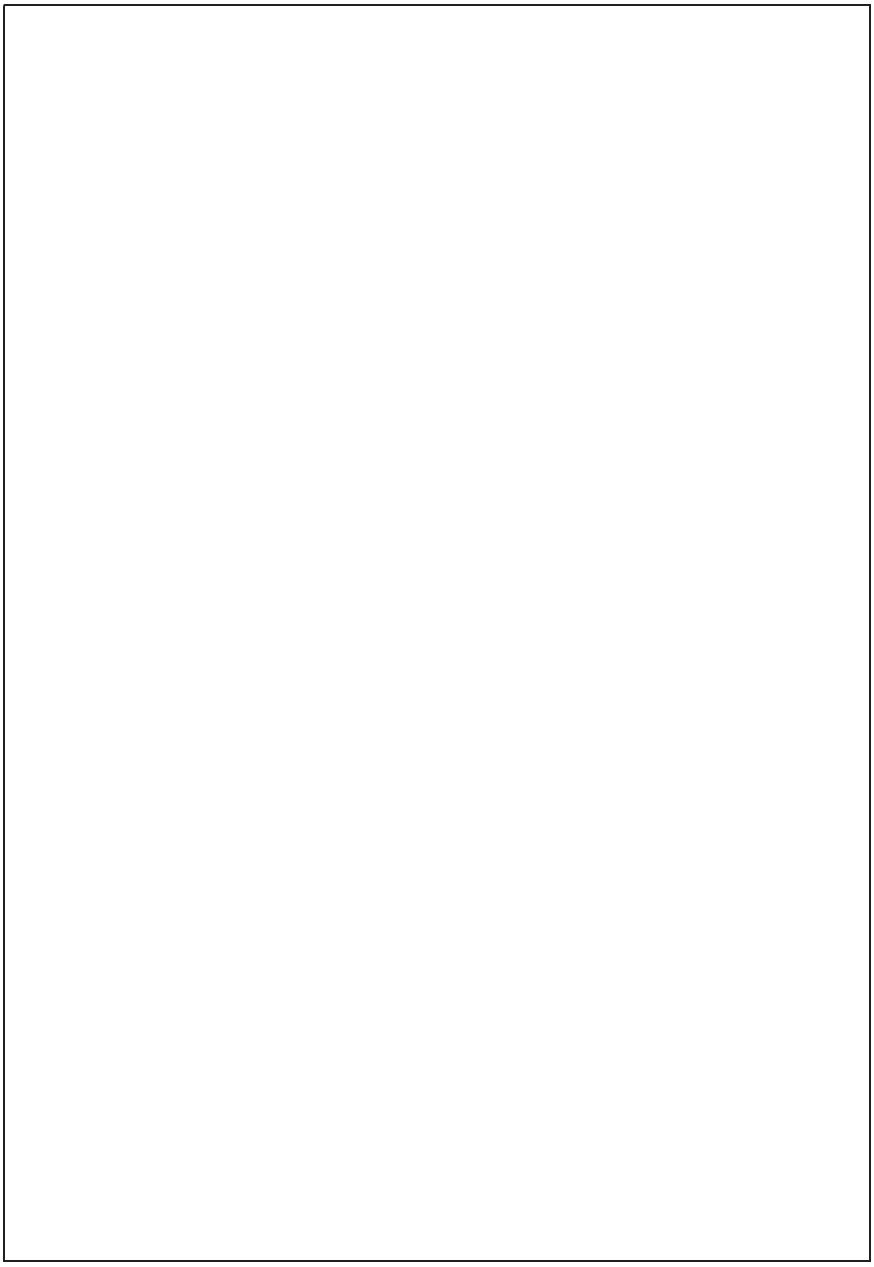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张小开说的‘黑色星期五’的事情是真的？”杨歌心想。

这时，他看见了趴在花圃上昏迷不醒的白雪。

“白雪，快醒醒！”杨歌摇晃着白雪说道。

“这……这是什么地方？”白雪揉着眼睛惊讶地问。突然，她指着杨歌身后，大声说，“杨歌，你后面……后面……”

杨歌扭头看，惊讶地看见学校门前的那尊用汉白玉雕成的、低头看书的少女雕像竟然活了，从台座上站了



起来，眼睛依然盯着用双手捧着的石头书本，一步一步地向杨歌他们走来。

杨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他紧握着白雪的手，一动不动地站着，做好了随时进攻的准备。

石头雕像看都不看他们二人一眼，继续一步一步有节奏地向前行走，当她走到图书馆门前时，竟然腾出一只手，推开了图书馆紧闭的门，走了进去。

张小开跌跌撞撞地从楼梯向教学楼外面跑去。

“汪汪汪……”

在教学楼的门口，那只哈巴狗朝张小开吠叫。

“滚……”

张小开刚想叫那只狗“滚开”，但口中只吐出一个“滚”字，就把另一个“开”字生生地咽回了肚中。张小开惊讶地看见那只狗跟来时不同了——它还是哈巴狗的身子，却长了一张人脸，一张跟那个搞后勤的临时工一模一样的脸：长脸、眼窝深陷、鹰钩鼻子、嘴巴紧抿着，显得很严肃。

“救命啊！”

张小开吓坏了，恐惧地跑向操场，与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小开，别怕，是我。”杨歌握住了张小开的手，安慰道。

张小开见是杨歌和白雪，心情才慢慢地定下来。

“杨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白雪望着漫天飞舞的鬼火，拿不定主意。

“这个地方很不正常，我们还是先回家去吧。也许过了今晚，一切又会恢复原状。”杨歌想了想说。

“也只能这样了。”白雪点点头。

“那……你们可不可以先陪我回去。”张小开心有余悸地说。

“好吧。”杨歌拍了拍吓得满头是汗的张小开的肩膀，点了点头。

三个人向学校外面走去。

电车缓缓地开了过来。

车门“哗”地一声开了，三个人鱼贯而入。

张小开抬头往四下里看了看。车厢里的乘客不多，他们也抬起头来看张小开。

“我的天哪！”

张小开几乎要惊声尖叫：他发现车上人的脸全都像干枯的尸体一样又黄又瘪，眼窝深陷——这是一辆幽灵电车！

白雪也发现了周围乘客的异常，脸色变得苍白。

“别动，保持镇静。”杨歌不动声色地对白雪和张小开说。

电车此时正风驰电掣地在马路上飞奔，下车是不可能的。现在能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静观其变。

电车上像干尸一样的人们倒也没有把他们怎么样。

张小开不敢瞅车上的人，只好把目光抛向窗外。他

不看还好，一看更是惊恐：他看见那家 24 小时营业的超市里买东西的人全都是一些木乃伊。于是，他只好闭上了眼睛，什么都不看。

电车终于停下了，离张小开的家还有一站地。

“咱们下车吧！”张小开小声对杨歌和白雪说。

杨歌他们向车门走去。

突然，一只冰凉而粗糙的手抓住了走在最前面的张小开的手腕。

张小开抬起头，看见司机也是一个跟干尸似的家伙，他那跟骷髅的眼窝似的黑洞洞的眼睛射出凛冽的寒光，注视着张小开。他跟张小开刚才遇见的司机一样，也穿着制服，虎背熊腰。

“你……你想怎么样？”

张小开只觉得两腿发软。

司机用干枯的手指了指收款箱。

张小开顿时明白了，急急忙忙从兜里掏出钱，往收款箱里塞。

司机的手松开了。

张小开疯了一般往车下跑。

剩下的那一站地他们只好走路回去。

天不知不觉地大亮了。

“怎么回事，天亮得那么快？”白雪非常吃惊地说。

杨歌也很困惑，他的脑子飞速地运转着，思考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杨歌、白雪，你们不要走，陪我进去好吗?”

张小开的眼中依然充满了惊恐。

“好吧!”杨歌和白雪点点头。

杨歌心里在想无论如何，在把事情弄明白之前，三个人最好不要分开。

张小开的父母都已经起来了。张小开的爸爸正在洗漱，妈妈在做饭。

“你回来啦!”张小开的妈妈说。她对张小开彻夜未归似乎并不感到惊奇。

“叔叔，阿姨，你们早。”

杨歌和白雪向张小开的父母问好。

“请坐请坐。”张小开的爸爸热情地说。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三个人松了一口气。

“你们坐，我们去拿早饭给你们吃。”

张小开的妈妈一边说一边拉着张小开的爸爸进了厨房。

杨歌发现张小开的妈妈脸上闪过一丝诡秘的笑容。

“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张小开说。

他的父母进厨房有十几分钟了。

于是张小开向厨房走去。当他走到厨房门边时，听见里面传来磨刀霍霍声和父母的低语声：

妈妈：“自动送上门来的，我们可不能轻易放过啊!”

爸爸：“是啊，我把刀磨得锋利一些，先割那个小

帅哥的脸蒙到我的脸上，再割那个小靓妹的脸，蒙到你脸上。至于那个叫张小开的孩子的脸，我们可以割下来风干了拿到黑市上去卖。现在没有脸的人多着呢，准能卖个好价钱。”

妈妈：“好哇好哇。那样的话我们就又有钱又有脸，社会地位可就不一般了。”

……

“爸爸、妈妈，你们在说什么?”

张小开满腹狐疑地推开了厨房的门。

张小开的爸爸、妈妈转过头来。张小开立刻吓得尖叫起来——他的爸爸、妈妈成了没有眼睛、鼻子、嘴巴、眉毛、耳朵的无脸人。原来，他们想割下张小开他们的脸蒙到自己的脸上。

“别跑，别跑，把脸给我，把脸给我……”

张小开的爸爸妈妈一人拿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向张小开扑了过来。

杨歌和白雪看见张小开的爸爸妈妈竟然拿着菜刀向他们三个人砍来，顿时大惊失色。

“快跑!”

杨歌用身体挡在了无脸人和张小开、白雪之间。

张小开和白雪冲出屋外。

“好哇，那我就先取你这个小帅哥的脸!”无脸男人用阴冷的声音对杨歌说道。他挥刀砍向杨歌。

“噼啪!”

杨歌掌中飞出一道闪电，击中了无脸男人拿刀的手。无脸男人痛叫一声，菜刀掉在了地上。

杨歌乘机夺门而出。

“别跑，回来！”

无脸男人和无脸女人从屋里拿着菜刀冲了出来。

“警察叔叔，快救救我们！”白雪朝一个背对他们站着的警察喊道。

警察回过头，白雪吓得大叫起来——他也是一个无脸人。

他和张小开的父母一样，冷笑着逼向“校园三剑客”，用迫切的声音说：

“把脸给我，把脸给我……”

路上行走的人全都是一些无脸人。他们看见了杨歌他们，便一齐追了过来。

杨歌他们飞跑起来。他们的身后，至少有 100 个以上的无脸人，蜂拥着追向他们。那阵势，就像在举行马拉松长跑比赛。

“我们该往哪里去？”张小开问。

“到学校去。”杨歌说。

他现在大致悟出了事情的真相：他们现在所置身的世界并不是他们一直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而是一个跟现实世界有点儿像的另一个世界。刚才在张小开家见到的那两个人也不是张小开的爸爸、妈妈。他们三个人是被学校的那面镜子吸附到这莫名其妙的世界来的，这说

明那面镜子是两个世界的通道。要回到现实世界，只有通过音乐教室的那面镜子。

追逐“校园三剑客”的无脸人的人数还在增加，而白雪和张小开显然都有些体力不支了。

“坚持住！”杨歌鼓励他们。

三个人终于冲到了教学楼的门口。

无脸人蜂拥进学校。

张小开不小心一脚踢在一块石头上，摔倒在地。

无脸人追赶上来，将他围住了，情况十分危急。

“噼啪噼啪！”

杨歌朝他们连发闪电。无脸人纷纷往后退。

“快起来，小开！”

杨歌将张小开扶了起来。

三人冲进教学楼里，将教学楼的大门紧紧地关上了。

“开门，开门！”

无脸人“嗵嗵嗵”地用手捶门。

门，就要被他们推开了！

门被无脸人推开了，无脸人蜂拥而入，将“校园三剑客”团团围住。

三个人正无计可施的时候，突然，三楼传来悠扬的琴声，又是那首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那些无脸人听见了琴声，全像着了魔一般，纷纷向后转，撤出了教学楼。

校园里的无脸人越来越少。到了最后，操场上空无

一人。

“怎么回事？”

“是琴声救了我们。”

“上楼看看去。”

……

“校园三剑客”议论道。

张小开推开了音乐教室的门，他看见钢琴前面坐着一个十六七岁、皮肤白皙的英俊男孩，他修长的手指在钢琴的键盘上灵活地跳跃着。

“你……你是谁？”张小开问道。

杨歌和白雪也走进了音乐教室。

“我叫郝帅。”

男孩站起来，目光炯炯地望着“校园三剑客”。

“郝帅？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比我高两级的学兄说的得白血病死去的同学吧？这么说你是幽灵？”张小开拍着脑袋说。他觉得头皮发麻。

“可以这么说，”郝帅点了点头，他的目光非常忧郁，“我在你们那个世界生活过，可是，那个世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我们那个世界？这么说这里确实不是现实世界？”杨歌说。

“是的，这里是魔幻异境。”郝帅点点头说。

“魔幻异境？什么意思？”白雪仍然感到不解，问道。

“也就是平行世界，”郝帅答道，“宇宙是多元的，

你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是单元世界，但是，在这个单元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与现实世界相似但不等同的平行世界，即你们现在所置身的魔幻异境。魔幻异境与现实世界一般来说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在某些特定时刻，两个世界的时空会发生某种程度的相交，于是，有些人有可能通过两个世界的交点进入到魔幻异境中来。教室那边的镜子就是两个世界的通道。”

“原来是这样，”张小开点点头，接着说，“可我们不是自愿进来的，是被人拉进来的。”

“是我拉你们进来的，”郝帅坦率地承认道，随后他低下了头，说，“我很寂寞，我想让你们来陪陪我，所以我就把你们请进来了。”

“我在你们那个世界的时候，没有朋友，精神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状态之中，”郝帅叹了口气说道，“小时候，我惟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拿着一根树枝蹲在马路边上看蚂蚁搬家。上三年级那年，有一天上体育课的时候，我跑步时不小心摔倒在地，手上的皮在地上蹭破了，血流了出来，却怎么也止不住。老师把我送到医院里去了，一查，原来是白血病……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参加剧烈的体育运动。当别人上体育课时，我只能坐在一边默默地看别人兴高采烈地玩。我真的非常羡慕他们。两年前，我的病情恶化，离开了你们那个世界，来到了魔幻异境。正如你们所见，这个世界连一个正常的人都没有，我比以前更寂寞了……于是，我乘两个世界

相交的时候，未经你们允许冒昧地把你们拉到了这个世界，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原谅。”

郝帅说完把目光投向窗外，不敢正视杨歌他们。他的眼中，满含着泪花。

“校园三剑客”用充满同情和理解的目光望着郝帅，他们已经从心底原谅了郝帅。他们用目光相互交流了一下，心照不宣地知道了该怎么做。

“郝帅，我们现在到操场上进行一场比赛怎么样？”白雪说。

“什么比赛？”郝帅问道。

“体育比赛，长跑、跳远、跳高、引体向上……”张小开如数家珍地说道。

“你们难道不想现在就回到你们那个世界去吗？”郝帅疑惑地说。

“不，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和你比赛。”“校园三剑客”异口同声说道。

郝帅笑了。

他从来没有如此开心过。他和“校园三剑客”一起在操场上追逐、奔跑、跳跃……就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而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

终于，他们全都累了，仰躺在地上休息。

突然，在他们头顶上阴霾的天空中，乌云飞快地散去，阳光如金箭一般从天空中投射下来。

“天哪，太阳出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魔幻异

境，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郝帅站起身来，将双手举过头顶，迎接那雨丝般挥洒的阳光。

张小开感到背上有点痒，仿佛有许多小手在轻轻地挠他的背。他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他们身子底下的草儿竟然变绿了，五颜六色的小花争奇斗妍。

“看啊，花圃里的花儿也盛开了！”白雪站起身来，指着花圃说。

果然，花圃里本来属于不同季节的牡丹、菊花、芍药、月季、君子兰……也全都迎风怒放，将一直笼罩着校园的阴气一扫而空。

许许多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有的形同干尸、有的没有脸孔……但是，在阳光的照耀下，那些形同干尸的人们脸上长出了肌肉、变得丰润富有生气，那些没有脸孔的人五官也开始显现出来……当天空中的浓雾全部散尽的时候，那些奇形怪状的人全都变成了和杨歌、白雪、张小开一样的正常人。

“为什么？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郝帅又惊又喜。

“是友谊。是你们的友谊使魔幻异境里每一颗冰冷的心灵开始复苏，使魔幻异境的阴霾散尽，使魔幻异境变成了一个充满鲜花、绿草和阳光的世界。”一个须发皆白的长者激动万分地说。

“再见！”

郝帅朝站在花圃里的“校园三剑客”挥手，泪水夺

眶而出。

“郝帅，再见！”

杨歌他们也朝郝帅挥手。他们心里也充满了眷恋：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他们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郝帅？

花圃里迸射出耀眼的七色光芒，“校园三剑客”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飘忽起来，在那柱美丽的光中飞升。

他们正在离开魔幻异境，重返他们无比熟悉的现实世界。

当他们的身体穿过一个盈满白色光的洞穴的时候，他们都感到全身灼热，眼睛一黑，晕眩过去。

当他们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依然躺在学校的花圃里，阳光亮亮地照射着他们的眼睛。

“怎么回事？难道我们没有离开魔幻异境吗？”张小开奇怪地问。

就在这时，一个如同洪钟般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

“喂，你们三个在花圃里干什么？”

张小开扭头一看，是一个牵着狗的大个子。他再看大个子的那张脸，顿时骇得毛骨悚然：大个子的脸是长脸，眼窝深陷、鹰钩鼻子、嘴巴紧抿着，显得很严肃——正是魔幻异境里那只人面哈巴狗的脸。

△△△

怪异插班生事件簿

第6篇

翔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群鸟皆涌向翔，如同百鸟朝王一般。翔扇动着巨大美丽的翅膀在空中翩翩起舞。他在“三剑客”的头顶上盘旋了三周后，高叫三声，带着群鸟离去了。

雨“哗啦啦”地下着，夜已深了，孤独的路灯在街道上洒下微弱的灯光。寒风不时经过，路面上的枯叶被风吹得打着旋儿往前移动，很快又被风儿遗弃在地。寒风和大雨几乎赶跑了所有的行人。一对兄妹撑着雨伞，顶着风儿赶着路。雨很大，兄妹俩手中擎着的小雨伞遮不住两个人。哥哥有意把伞推向妹妹，任雨水淋湿了自己的手臂。妹妹发觉了，微微一笑，把伞推向哥哥。

“你多分点儿伞，小心淋湿了小鸟。”哥哥笑着对妹妹说道，又把伞推回了原位。

听到哥哥的话，妹妹低头看看自己怀中的小鸟，便不再推辞。

妹妹怀中的小鸟受了伤，翅膀给人用气枪打穿了，

星星点点的血迹依然可辨。小鸟缩着脑袋，闭着眼睛，瑟瑟发抖地躺在妹妹怀里，样子令人又怜又爱。一阵冷风吹过，小鸟哆嗦得更厉害了。妹妹低下头，用自己红扑扑的小脸蹭了蹭小鸟，心疼地说道：

“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人啊？连这么小的鸟儿也不放过。”

“总有这种利欲熏心的人。不知道爱护大自然，他们迟早要后悔的。”哥哥愤愤地说道。

兄妹俩看着小鸟，专心地说着话，没有留意路上的状况。偏偏这时就有一辆小轿车疾驶而来。是时正逢雨天，又是夜里，驾驶员急着赶回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兄妹俩，风风火火地开着车，到了兄妹俩的跟前才知道前面有人。他赶紧狠甩了一把方向盘。车轮与路面接触，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一直偎依在妹妹怀中的小鸟，突然受了惊吓，扑打着受伤的翅膀，腿上一使劲，竟然冲出了妹妹的怀抱，直扑向轿车。哥哥一见此景，忘了自己的安危，扔下雨伞就去抓小鸟。不想那个司机是刚上路的新手，何曾见过这种紧急情况，心下发了慌，想踩刹车的右脚竟对着油门使上了劲……当下，只听妹妹一声惊叫。惊恐不已的司机当即晕了过去。车轮下，殷红的鲜血顺着雨水流散开来……

一年后。

白雪手里提着一台录音机，兴高采烈地跳着进了教

室。

“小开！”白雪把录音机往正埋头苦读的张小开的桌上一放，大声叫道，“走，和我一块儿去录小鸟的歌声吧！”

白雪调皮地趴在录音机上，满怀期待地等着张小开的回答。

“不去，没见我正忙着吗？”张小开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他正忙着看《电脑世界》，才没有闲心去听什么小鸟唱歌呢。

“不去拉倒！”白雪噘着嘴巴走开了，“我找杨歌陪我去！”

可是找到杨歌的白雪还是失望了。杨歌正拿着新到的《校园 X 档案报告》苦苦地思索着。见此情景，白雪知趣儿地走开了。她明白，在这种时候，最好还是不要去打扰杨歌。

“唉，还是靠自己吧！”

白雪小声嘀咕着，扫兴地拎着录音机，一个人向学校后山的小树林走去。

学校后山本没有小树林。多年前，那儿只是一块光秃秃的荒地。后来有一届毕业生临走前为了表达自己对母校的感激和爱戴，花了好几个礼拜，在荒地上植下了树苗。此后，这成了不成文的规定。每一届毕业生临走前都要给母校种几棵小树。在多届学生的努力下，几年

后，荒地终于变成了绿树成荫的小树林。快被学校枯燥乏味的气氛闷死了的同学们可喜欢这块绿色的小天地啦，一下课就奔到这儿玩。让大家更为高兴的是，由于大家的保护到位，这几年已经有不少鸟儿在小树林里安下了家。每天清晨，鸟儿们伴着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在树林里欢歌，给校园增添了不少乐趣。鸟儿们在树林里安了家，可把喜欢生物的白雪乐坏了，有事没事的就喜欢到小树林里转悠，倾听小鸟的歌唱，观察鸟儿的成长。

白雪很早就想给鸟儿录音了。在她心中，大自然的歌声比任何流行歌曲都要动听。因为那是鸟儿们用心的歌唱，朴素清新，是那么的扣人心弦。不像大部分的流行歌曲，沾上了不少商业气息，让人听起来每个字都像在要钱一般。

到了后山，小树林的秀美很快就让白雪忘掉了心中的不快。她放下手中的录音机，仰面躺在一棵大树的阴凉处，双手撑住后脑勺，悠闲地闭上了眼睛。鸟儿的啼叫声在她耳边回荡。

“这是麻雀……这是黄鹂……这是杜鹃……”

听着鸟儿的鸣叫，白雪在心中默默地辨认着鸟儿的种类，真是乐在其中啊。

“这是什么鸟？”

一声与众不同的鸟叫吸引了白雪的注意力。她在脑中仔细搜索着关于鸟鸣的各种资料，最后，她确定自己

从未听过这种鸟鸣。

“新品种！”

一个念头闪过，白雪兴奋地一跃而起，拎起录音机，寻着鸟叫的方向赶去。

“好漂亮的鸟啊！”

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柳树上，一只白雪从来没有见过的鸟儿正在放声歌唱。这是一只长着彩色羽毛的鸟儿。和其他有着五颜六色羽毛的鸟儿不一样，它的羽毛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耀眼的光芒，把鸟儿团团围住，像是给它镀上了一层金光。它的歌声也很特别，不是单纯的啼叫声，而像人一样和着什么拍子有节奏地声声歌唱。

白雪看着鸟儿，听着鸟儿的歌声，发了呆，竟然忘记了自己来小树林的目的。她在树下静静地坐了下来，忘情地听着鸟儿的歌声。

“啪！”

一声枪响，打断了鸟儿的歌唱，也惊醒了白雪。鸟儿受了惊吓，惊慌地扑闪着翅膀想逃走。可是不幸的是，它起飞时太慌张，竟然一头冲入了密集的柳树枝，把自己给缠在里面了。

“哈哈！”

一声得意的笑声灌入白雪的耳朵。她回过头，只见一个手提气枪、满脸胡子的彪形大汉大笑着向柳树走来。

“真是天助我也！”大汉说道，“一枪打不死你，我

就不相信第二枪你还那么走运！”

说完，他举起手中的气枪，瞄准了在柳树枝里惊惶失措地扑打着翅膀的小鸟。

“住手！”

白雪大叫一声，急跳起来，撞到了大汉厚厚的啤酒肚上。

“滚！”大汉大怒，破口大骂道，“你给我滚远点儿！”

“叔叔，您不要伤害小鸟啊！”白雪急得快哭了，她对大汉苦苦哀求道，“小鸟也是有生命的啊！”

“它有没有生命关我屁事！”大汉粗鲁地说道。

“叔叔！”白雪一急，眼泪就跟着上来了，声音也发了颤，“您不知道这个小树林是同学们花了多少力气才建起来的啊！现在好不容易有小鸟愿意在这儿安家，您不要伤害它们啊！”

喜爱生物的白雪深知，一旦鸟儿对小树林失去安全感，它们是再也不会来这儿筑窝的了。同学们多年的心血就会白费了。

“小丫头片子，离我远点儿！”

大汉不管白雪的苦苦哀求，甩开她紧拉着自己的手，再次举起了枪。

大汉甩开白雪时，使了很大的劲儿，白雪没有提防，一个踉跄，跌到了地上。看到大汉再次举枪，一股绝望涌上白雪的心头。

“不要啊！”

她忘掉自己的伤痛，大叫一声，用手捂住了双眼，不忍再看下去了。

“住手！”

一个声音突然在白雪的头顶响了起来。声音洪亮有力，充满了凛然正气。一线希望涌上了白雪的心头，她欣喜地放下了手，抬眼望去。只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出现在她的面前。少年相貌英俊，眉宇间透着浩然正气，一下子就给白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少年大步走到大汉跟前，面无惧色地大声说道：

“不准伤害小鸟！”

“妈的，老子今天撞鬼了！连个鸟都打不痛快！”

大汉显然被接二连三的打扰惹火了，满脸怒火，对着少年大骂道。

少年没有理会他的言语，只是冷冷地注视着他。

“把气枪放下！”少年对大汉说道，“不然，你会后悔的。”

“就凭你？毛孩子一个！”

大汉冷笑一声，一使劲儿，把少年一把推倒在地。

“你没事吧？”白雪赶过去，关切地问道。

少年没有回答，一股怒火涌上他那张英俊的脸，他咬紧了嘴唇，眼中充满仇恨地望着大汉。

“哼！”

大汉不屑地扫了他一眼，摇摇晃晃地再次举起了枪。

“小鸟！”

白雪紧张地叫了起来。

在这紧急关头，少年把拇指和食指放入口中，一声响亮的口哨声从他口中飞了出来。大汉吃了一惊，诧异地望着他。

突然之间，一阵阵轰鸣声在树林中响起，好似有千军万马正急急地赶向这边一般。白雪和大汉都惊呆了，不知道将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接着，白雪张大了嘴巴——数以千计的鸟儿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拍打着双翅，直扑向大汉。

“救命啊！”

大汉大叫着，扔掉气枪，狼狈地逃跑了。见大汉跑了，鸟儿们也不再追赶，轻轻地停落了下来。一时之间，白雪被眼前壮观的百鸟图惊呆了，张大了的嘴巴也忘了闭上。

少年爬起来，小心地绕过停落在地上的鸟儿，敏捷地爬上了柳树，轻轻地解下了被枝条缠着的鸟儿，接着潇洒地从树上跳了下来。

“飞吧！不要再到这里来。”

少年放飞了小鸟。看着小鸟安全离去后，他也打算离开。

“请等一下！”

白雪回过了神，赶紧追向少年。可是少年看着她，眉宇间竟然流露出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他什么都没

说，转身向林中走去。顿时，停落的小鸟们好似得到了号令一般，纷纷起飞，随他而去。

白雪呆呆地看着这一幕，自知不能再追上去了。经过了这一事件，白雪也没有心情录小鸟的歌声了。她弯腰拾起录音机，也离开了小树林。路上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幕，少年眉宇间的忧郁在白雪眼前久久停留。

是夜，白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这个少年到底是什么人？他心里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事啊？那些鸟儿是他喂养的吗？他是有特异功能的吗？”

一连串的问题涌上白雪的脑海，她越想越疑惑。

“算了！我还是明天跟杨歌和张小开说说，看他们怎么想吧！”白雪对自己说道，放下心头的包袱，拉过被子，很快就酣然入睡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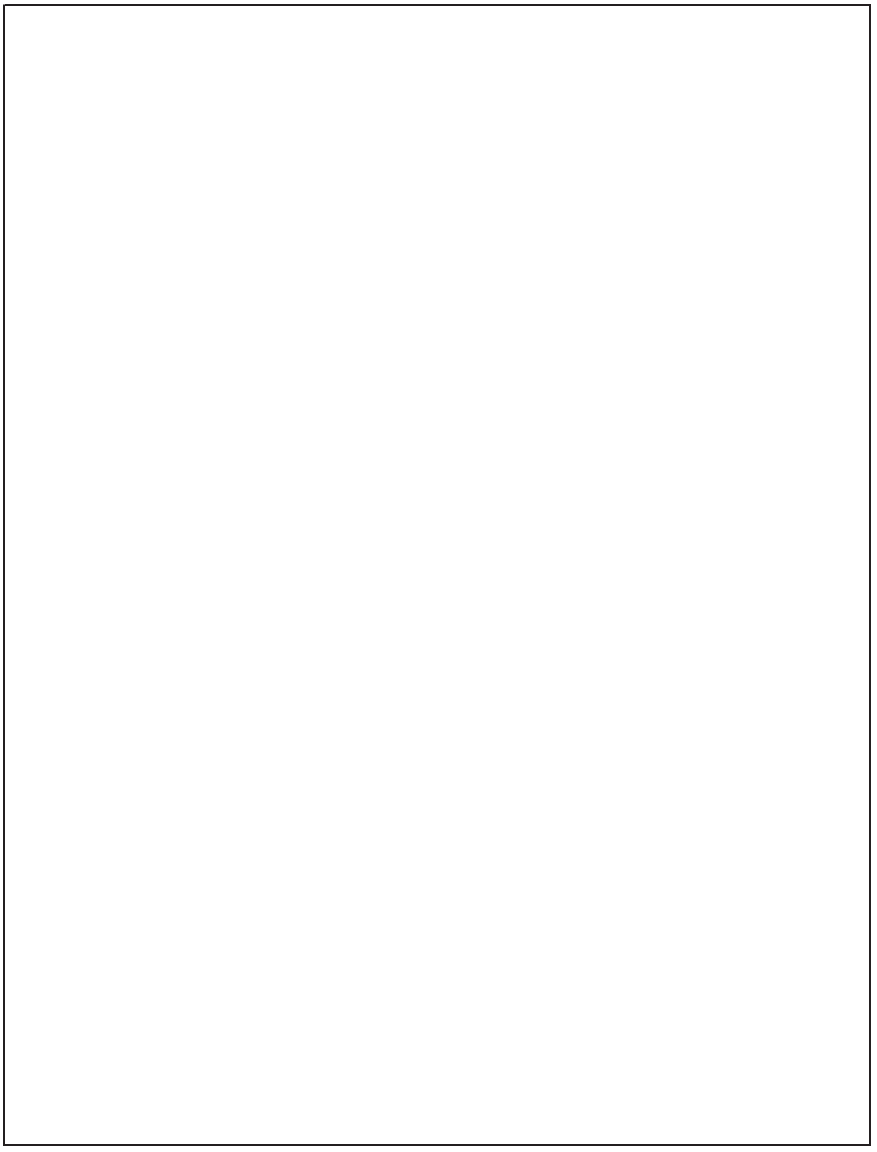
不想白雪这一觉睡过了头。第二天她睁开眼睛，拿过手表一看，已是早上七点四十了。

“完了！快迟到了！”

白雪心里一激灵，慌忙跳下床，拎起书包便急急地赶向学校。

白雪可是一个爱学习的女孩子，读书以来从没迟到过，她可不想在今天破个例。她飞快往学校赶着，只恨不得自己长上一双翅膀，“嗖”的一声就飞到了教室。

快到校门时，白雪碰到了张小开和杨歌。看着气喘吁吁的白雪，两人都很惊讶。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也会这么晚！”张小开笑着对白雪逗趣儿地说道。杨歌没有说话，可是他的眼神出卖了他——他在掩饰自己的微笑。

“哞！”白雪白了他们一眼，“你管我！”

说完，自顾自地继续赶路。

没跑几步，白雪忽然停了下来，对两人说道：

“对了，我还差点儿给忘了，我有要紧事要告诉你们。”

白雪一下忘了自己正在努力保持不迟到的记录，站在校门外，把昨天发生的事详详细细地讲给他们听。

“能唤来鸟儿的英俊少年？”张小开皮笑肉不笑地重复着她的话，伸手敲了一下她的脑袋，逗她道，“你不会是还没睡醒吧？”

“我在跟你说正经事！”

白雪有些恼了，一把打下他的手。

“你怎么看？”

白雪求援似的看着杨歌。在她心中，杨歌绝对比张小开有大脑。

“我也觉得不大可能。”杨歌告诉白雪。

白雪一下泄了气，她张张嘴，还想说什么，这时上课铃“丁零零”响了起来，三人面面相觑，皆惊呼起来：

“我们迟到了！”

“报告！”三人站在教室门外，小声地喊道。

“进来。”老师没有丝毫感情色彩的声音响了起来。

三人轻轻地推开了门，站在了老师的面前。看到白雪，老师有些吃惊。杨歌和张小开本就不是什么循规蹈矩的学生，对他们的迟到，老师不觉得奇怪，可是白雪竟然也会和他们同流合污，的确让他感到震惊。想白雪是初犯，且平日勤奋好学，老师本有原谅她之意，可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不能为了她一个人坏了规矩。于是他只得狠下心来，命令三人都站到教室后面去。

“都怪你！”张小开小声地埋怨着白雪，“拉住我们讲什么鬼故事！”

白雪没吭声，委屈地低下了头。

“还不是你自己愿意听！”

杨歌为白雪打抱不平。

张小开也不再开口。

三人默默无言地往教室后面走去。

这堂课，白雪上得心神不定，根本就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老是觉得同学们在看自己。也的确难为她这个一贯规规矩矩的好学生了。平常一直都是她看别人被罚，谁知道今天是她被别人看呢？

就在白雪心神不定的当儿，教室的门突然开了，校长走了进来。

“天！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白雪心里嘀咕着，“第一次罚站就给校长撞上了！”

看到白雪这个有名的优秀生站在教室后面，显然校

长也有些吃惊。可是，校长就是校长，他脸上惊讶的表情很快就被他掩饰掉了。

“同学们，”校长清了清喉咙，“我给大家介绍一名新同学。”

他转过身，对着门外说道：

“翔，你进来吧！”

“太好了，在新同学面前丢人！”张小开恶作剧般地说道，他本来是针对自己的，可是白雪听了，敏感地以为张小开在说她，心里一阵难受，便默默地低下了头。

“哇塞！好帅啊！”

低着脑袋的白雪听到了同学们不顾校长老师在场的惊叹声后，按捺不住好奇心，她悄悄地抬起了头。

“是他！”

一见到新同学，白雪就忍不住叫了起来。

“你认识？”

杨歌惊讶地看着她。

“不会就是你昨天碰到的帅哥吧？”张小开有些讽刺地说道。

“不错。正是他！”白雪很认真地对杨歌说道。

杨歌和张小开开始相信白雪了。毕竟她平常就不是一个爱胡闹的人。

翔很酷地站在讲台上，居高临下地对教室里扫视了一番。当他的目光与白雪的相遇时，白雪以为他认出了自己，想跟他打招呼，可是翔的眼睛根本就不在她脸上

停留。按着老师的指示，他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哼！我就不信你不认识我了！”白雪气愤地想道，下决心要找翔问个清楚。

好不容易挨到下课，白雪径直走到了翔的跟前。杨歌和张小开怕有什么不妥，也跟了过去。

“喂！你不认识我了？”白雪问着翔。

翔抬头瞟了她一眼：

“不就是刚才被罚站的人吗？”

“你！”

白雪气得说不出话来。

“我还有事。失陪了！”

翔站了起来，扔下“校园三剑客”，独自向门外走去。

白雪气得脸都白了。

“这种人，不理他也罢！”张小开看不惯翔的目中无人，不平地说道。

“算了吧。”杨歌安慰她说，“也和咱们没关系。”

事已至此，白雪也只好作罢。不过好强的她并不打算死心。

“我总会让你认出我的！”白雪在心里说道。

有了帅哥，白雪所在班的教室下课后就没有了平静的时候。不少慕名而来的女孩喜欢一下课就跑到教室外，趴在窗户上往里瞧。那架式就跟痴迷的追星族不相上下。

“女人啊！”张小开感叹道。

“真是丢人！”

白雪不明白，不就是一个人嘛，有什么好看的啊！

因为长相出众，加上又是一个转校生，翔很快就吸引了老师的注意。

“翔，你来试一下这道题。”

一天，数学老师心血来潮般地在黑板上出了一道极为复杂的数学题，点名要翔来做。数学老师已是位老老师了，在他心中，长相出众的学生多半中看不中用，他认为翔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因此想借这个机会杀杀翔的锐气，给他点苦头吃，以后自己才好慢慢调教他。

“看来他得出丑了。”张小开幸灾乐祸地说着。

翔站了起来，冷冷地看着老师。

“你可以到黑板前来验算。”老师推推快顺着他的塌鼻梁滑下来的眼镜，对翔说道。他料定翔是没办法做出这道题的，叫他到黑板前，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22546。”

翔的嘴里突然莫名其妙地冒出一个数字。

“什么？”

显然老师还没有回过神。

“答案是 22546。”

翔重复了一下刚才的数字，他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

“……”

老师吃了一惊，赶紧翻书查看正确答案。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盯着书看了老半天。

翔等得不耐烦了，不等老师有所指示，他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同学们都用难以置信的眼神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看看老师。

“翔的答案是正确的。”

老师终于开了口。全班皆惊嘘不已。

“有意思。”张小开笑道。

“再试试他。”杨歌冷静地说道，“看他还有什么能耐。”

下课了，白雪鼓起勇气走到翔跟前。

“你很厉害啊。”白雪开口赞道。

翔看了她一眼，什么话都没说，直接走开了去。

“小子！”张小开拦住了他，“下午一块儿打打乒乓球怎么样？”

“没那闲工夫。”翔回答说。

“胆小鬼。”

张小开故意激将他。

翔愣了一下，看了他一眼，还是没说话，推开张小开拦着自己的手，走了。

“他会去的。”杨歌在张小开身后说道。

张小开和白雪诧异地看着他，不知道他为何如此肯定。

“他的眼睛告诉我的。”杨歌说道，接着他拍了拍张小开的肩膀：“你就好好准备一下吧！”

“什么？”张小开张大了嘴巴，“又是我？”

杨歌笑笑，不再理会他。

下午，老天开恩，热了好几天的城市，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凉快的时刻。乒乓球馆里人气旺盛。张小开早早地来了，预先占了一个台子，和杨歌两人在那儿有一球没一球地闲打着。

白雪口里含着冰棒，不时地看看自己的手表。他们已经来了快一个小时了，可是还没有看到翔的影子。

“我说，”张小开性急，快等不住了，“那小子不会不来吧？”

“再等等，他会来的。”杨歌自信地说道。

“我想休息一会儿。”

张小开放下手中的乒乓球拍，走到场边，拿起一瓶水，“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

“热死我了！”

张小开一边用毛巾擦着汗水，一边抱怨道。冷不防白雪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他恼火地回过头：

“干吗呢！”

白雪向入口处努了努嘴。张小开转身望去，翔俊朗的身影终于出现了。

“我在这儿！”张小开对着翔叫道，“你总算来了。”

翔没有说话，径直走到乒乓球台前，站在了杨歌面

前。杨歌会意，把拍子递给了他，自己退了下来。翔镇定地拿起了拍子。

张小开明白翔是想直接开战，于是扔下毛巾，站在了翔的对面。

两人没有再说什么废话，直接开始了比赛。

“校园三剑客”在校园里素来有名，加上翔的帅名远扬，见张小开和翔对局，球馆里的人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的拍子，围了过来。

见围观的人多了，张小开不禁有些得意起来，心想：

“我今天非得挫挫你的锐气不可！”

张小开的球技不错，在学校的乒乓球圈子里小有名气。据传言，他极有可能是下一届校乒乓球比赛夺名次的热门人物。可是，现在，他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在翔猛烈的攻击下显得毫无还击之力。张小开心急，越打越糟，看得旁人直摇头。而翔却越战越猛，丝毫不留情面，没有几个回合就把张小开打下了场。

“再来一局！”张小开不服气，喘着气说道。其实他心里明白，自己根本就不是翔的对手。

翔轻蔑地看着他，摊开手中的球，示意再战。张小开放低重心，准备应战。

“你还是省省吧。”

一只手夺过张小开手中的拍子，一把推开了他。

张小开定神儿一瞧，心中不由得一乐——来人是学校里有名的乒乓球冠军任军。任军的父亲是省乒乓球队

的队员。自小任军就受父亲的熏陶，在乒乓球上很有造诣。自参赛以来，从未失败过，翔这下死定了。

张小开退下场，任军对翔点了点头，示意他发球。

又一场精彩的比赛开始了。啦啦队分为两派——女生为翔加油，男生则站在任军一边。加油声、助威声在乒乓球馆里响声震天。

胜负的最后裁定很快，也很明显。大家望望满头大汗，一脸沮丧的任军，又望望面无表情的胜利者翔，眼中充满了惊讶。

“翔啊翔，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啊？”杨歌在心中默念道。

乒乓球事件以后，翔更加有名了。出出入入总有一群女生追星族般地跟着他。白雪本想找个机会好好跟翔谈谈，可是翔一直很冷漠，而今在这种情况下，白雪又怕给人误解，便暂时把这事儿给搁下了。

吃了败仗的张小开心里极为不爽，这几天对杨歌也爱理不理的，认为是要他上场的杨歌让他出了丑。这天下午是体育课，杨歌在操场上拉住了张小开。

“走，咱们打乒乓球去。”

杨歌故意气他。果然，张小开脸色大变，狠狠地瞪了杨歌一眼：

“不去，人丢的还不够吗？”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杨歌大笑，丝毫不顾忌张小开的态度，“你这人怎么一下变得这么小家子气了？又

不是没有吃过瘪。干吗和自己过不去啊?”

听杨歌这么一说，张小开也觉得自己这么生闷气没有意思，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走！咱们跳高去。”杨歌把手放到他的肩膀上，“那儿你总不会不去了吧?”

张小开笑着给了杨歌一拳：

“走吧。这么多废话!”

一到跳高场地，杨歌和张小开都愣住了——一群人把跳高场围得水泄不通。隐约听到有人在叫翔的名字。

“冤家路窄！那小子一定在这儿。”

张小开噘起了嘴巴。

“走吧。既然来了，就去看看。”

杨歌推着张小开走上前去。可是围观的人太多了，他两人根本就挤不进去。两人正打算放弃，忽然看见白雪从里面挤了出来，赶紧上前把她拦住了。

“里面怎么回事啊?”张小开迫不及待地问道。

白雪眼睛不眨地看着他们，拐弯抹角地说道：

“说出来，你们可别太吃惊。”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杨歌说道，“是不是翔的跳高又出彩了?”

“杨歌就是杨歌!”白雪忍不住夸道，“翔真的太厉害了。他竟然轻轻松松地就破了校跳高纪录。这会儿，体育老师正抓着他要他参加田径队呢!”

“唉。”

张小开心情复杂，不能言表，只好叹了口气。杨歌和白雪听到他的叹气声，知道他的心思，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好像都在为翔编制着童话一般。舞蹈课上，翔跳起自编自演的舞蹈《鹰》，他轻盈优雅的舞姿，连一向对学生要求苛刻的老师都看呆了；书法课上，翔行云流水般的技艺则让同学和老师赞叹不已；文化课上，翔的聪慧和知识渊博让全体师生瞠目结舌……总之，一提到翔，没有人不赞羡的。翔成了学校里的明星了，可是他似乎毫不在乎自己天才般的才能，无论怎么被人赞赏，他始终是那样一副很冷很酷的表情，好像别人谈论的对象不是他一样。

“他的确很不对劲儿，”有一天，杨歌对白雪和张小开说道，“我私下里观察他好几天了。他心里好像藏着很深的心事，眼睛里总有一股忧郁的神情。每天下午放学后，他都会去后山呆一阵子。从后山出来后，他脸上忧郁的神情便会加重……”

“你也注意到了！”

白雪欣喜地叫了起来。她原本以为只有自己注意到了翔脸上的忧郁。

“嗯。”杨歌点了点头，“我有一种感觉，翔的来历不简单。我看我们得好好调查了。”

“说的对！”张小开插嘴道，“解开不解之谜，不正是我们‘校园三剑客’的使命吗？”

翔奇异的能力的确也让张小开不能理解，他也不信世上会有这么完美的人。

杨歌很快就给白雪和张小开两人交代了自己的计划。他决定先轮流跟踪翔，看他在后山到底干些什么。因为白雪在小树林里碰到过翔，而且她对后山地形熟悉，所以第一次的跟踪任务就交给了白雪。

可是，一向计划完备的杨歌失算了，不知道是翔发觉了他们的计划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自从他们开完会以后，翔就再也没有去过后山了。“校园三剑客”沮丧极了。

没过几天，白雪的爷爷从城郊来看她了。白雪的父母忙着上班，白雪不得不抽时间照顾爷爷，只好把翔的事儿暂时搁下了。

白雪的爷爷年纪一大把了，平日里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一大早出去遛鸟。爷爷年纪大了，在城里又是人生地不熟的，爸爸妈妈不放心他老人家，不让他出去。在家里憋了好几天了，看着闷闷不乐、无精打采的小鸟，爷爷受不了了，生着闷气，连饭也不吃了，只是吵着要出去。爸爸妈妈没办法，只得答应让白雪陪老人家去河边的林子里遛鸟。爷爷这才乐了。

“小雪，快点儿起来！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第二天一大早，白雪还在睡梦中就被爷爷给叫醒了。白雪匆匆忙忙地洗漱完毕，便带着爷爷到了河边的小树林。一到河边，爷爷刚把鸟笼挂到树枝上，那只没精打

采的小鸟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又见到了不少自己的同类，立刻有了精神，放声歌唱起来。见此情景，爷爷高兴地合不拢嘴。看着爷爷自得其乐，白雪也觉得自己没有白起这么早。趁着爷爷遛鸟的功夫，白雪沿着河岸悠闲地散起步来。

忽然，前面一个熟悉的背影吸引了白雪的注意力。她定睛一看，略有些惊讶：

“那不是翔吗？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啊？”

白雪心下奇怪，悄悄地跟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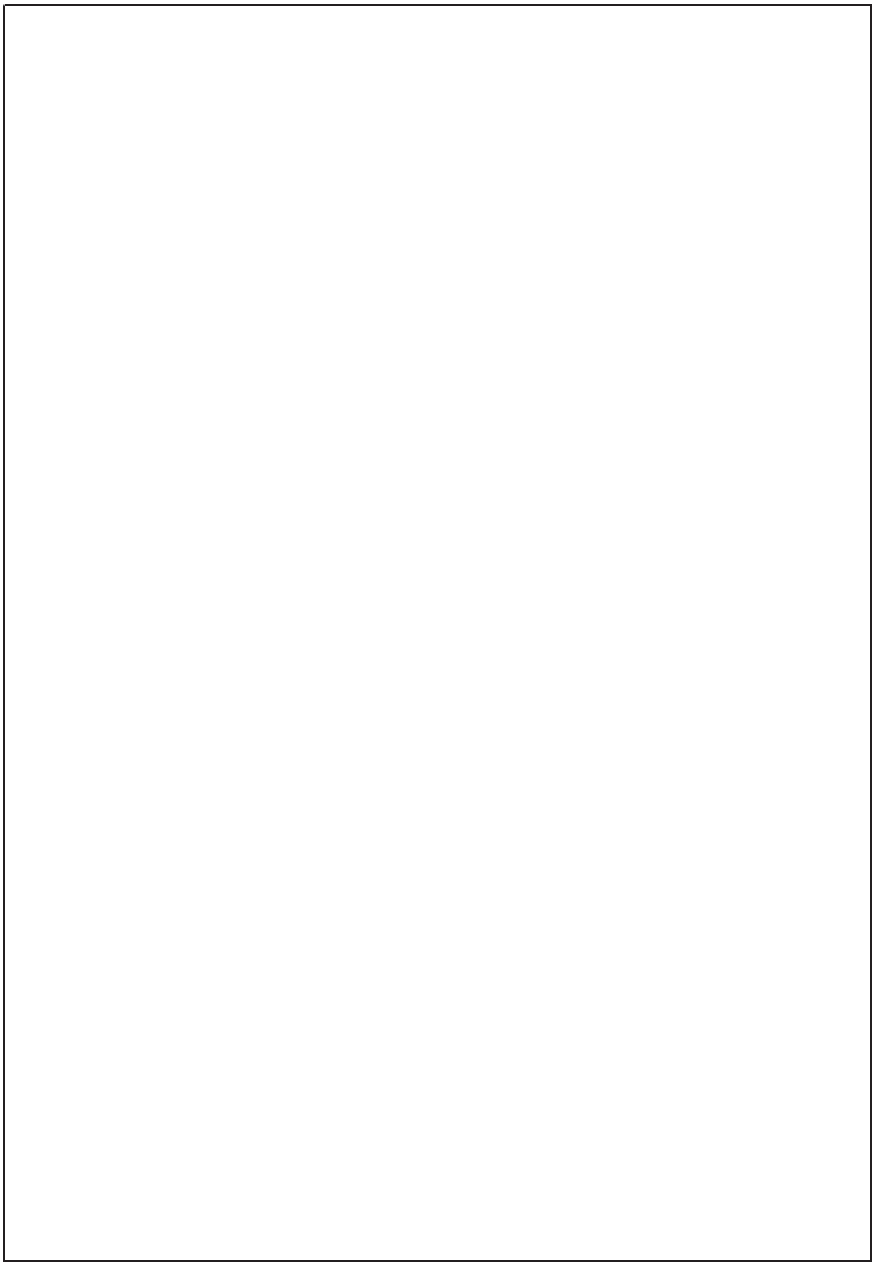
小树林里挂着各种各样的鸟儿。老人们在树下赏着鸟儿，品着茶，悠闲自得。鸟儿们在笼中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好似奏着晨鸣曲。一眼望去，一副人鸟同乐图一般。可是，细看，也会觉得有些不和谐之处。有的鸟儿的鸣叫声听来甚觉悲凉。亦有鸟儿的喙角挂红，想是妄图逃离笼儿的约束，自己费力凿鸟笼的结果吧。身居笼外的人们，对着鸟儿评头品足，只当它们爱着这养尊处优的笼中生活。

白雪尾随着翔到了一棵大榕树后。翔站住了。白雪赶紧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只露出个眼睛，偷偷地看着他。

翔站在树后，望着鸟笼，笔直地站立着，一动不动。白雪甚感奇怪：

“他到底要干什么啊？”

片刻后，翔突然挥拳狠狠地打在了树干上。在巨大



的冲击力下，榕树禁不住摇晃起来。显然，翔用了很大的劲儿。

“谁惹他了？”

白雪不禁感到莫名其妙。

这时，一声尖锐的口哨声灌入白雪的耳朵。这哨声正是白雪初见翔时，翔所发出的。一听这哨声，白雪便知道有事发生了。她赶紧从藏身处抽出身来。只见翔一脸怒气，把手放在嘴边，吹着刺耳的哨声。

听到哨声，鸟儿的主人们似乎入了魔，不约而同地站起了身，走向各自的鸟儿，打开了鸟笼！顿时，群鸟脱笼而出，黑压压的一片，朝着朝阳飞去。朝阳的光辉被遮住了，景象极为壮观。

见鸟儿都得到自由，翔才放下手，停止了吹哨。魔哨消失后，鸟儿的主人们清醒过来，见爱鸟皆飞，一个个痛心不已。更有老者，甚至蹲地而泣。

翔冷笑一声，转身欲走，忽见白雪怒目而视，便知道她已知所发生之事。翔不想和她多说，目不斜视地想避开她走掉。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很残忍的？”白雪一挺身，立在他面前，“老人们晚年也就这么一点乐趣，你也要给他们毁了！”

“鸟也是有生命的。它们也有权利享受自由。”翔冷冷地回答道，接着赶路。

“你给我站住！”

白雪一急，伸手拉住了他。

“不要碰我！”翔突然震怒，使劲甩开了白雪的手，“你不要烦我！我和你不是同类！”

望着愤然远去的翔，想着他刚才的话语，白雪痴痴发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上学后，白雪把早上发生的事情告诉给了杨歌和张小开。两人皆沉默无言。一向出谋划策的杨歌眼中也露出了迷茫，他也不知该从何查起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张小开忽然打破了沉默。

白雪和杨歌望着他，其实在他们心里也不指望张小开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张小开没有注意他们的表情，自顾自地说着：

“那天傍晚，我放学回家时碰到了一件怪事。”

张小开故意停了下来，察看他们的反应。白雪白了他一眼。

“你们猜我碰到谁了？”

张小开还是不入正题。杨歌站了起来，他打算走了。

“好好好！”张小开赶紧拉着他，“我不废话了。”

见杨歌重新坐了下来，张小开接着讲道：

“我碰到翔了。不过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个我不认识的小女孩和他在一起。那小女孩管他叫哥哥。可是从翔的表情看来，他根本就不认识小女孩。”

张小开顿了顿，停下来喝口水，接着说：

“我觉得有些蹊跷，那小女孩看起来蛮机灵的，不是傻子，听她叫哥哥，那叫声也很真切。等翔走了以后，我就特意跑去问她。她说，翔长得和她哥哥一模一样。不过，她很快就低下了头，说什么，翔不可能是她哥哥，她哥哥早死了之类的话。我见她很悲伤，也不好再多问，就让她走了。”

张小开一口气说完了，白雪和杨歌睁着眼睛看着他。

“没了？”白雪问他。

“都告诉你们了啊！”张小开说道。

“这种事情也好意思拿来让我们分析，无聊！”

白雪骂了一句，起身走了。

“你！”

张小开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杨歌。杨歌邪邪地一笑：

“我持保留意见。”

“你们太过分了！”

杨歌迈出教室后还能听到张小开的气愤之声，他耸耸肩，继续迈步。其实他并非不在意张小开说的话，他只是觉得头绪太乱了，想找个地方好好理一理自己的思绪。

这天上午，翔没有来上课。“校园三剑客”上课集中不了精神，不时回头看翔的位子。偶尔相互的眼光碰到了一起，便彼此自我解嘲地一笑。看来，大家都还是放不下翔的事情。

下午，翔还是没有出现。一个爸爸在警察局工作的同学带来消息说，翔被带到了交警大队，具体原因不详。

得知这一消息，杨歌马上拨通了当交警的表哥的电话，请他帮忙打听打听翔到底出了什么事。

很快地，杨歌便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放学后，他留住白雪和张小开，把自己打听到的情况告诉给了他们。

翔是以扰乱交通治安的名义给拘留的。据逮捕他的交警说，翔给交警们瞎添乱。一到十字路口，他就跑到交通灯跟前，不知用了什么方法，总之红绿灯一见他，原本有规律的变化便乱了套。搞得一天全市交通一团糟。交警们是根据安装在交通灯上的电子眼才抓到翔的。要不他们还以为是电脑出了什么毛病呢！

一连串发生在翔身上的怪事激起了杨歌的好奇心和斗志。

“我一定要把他的来历查个水落石出！”杨歌拍着桌子说道。

“老大，您小心点儿！”

杨歌的手掌刚落到桌子上，张小开的惨叫便响了起来。原来杨歌一激动，拍桌子时没注意，连带着把张小开的手也拍上了。看着张小开疼得龇牙咧嘴的样子，白雪和杨歌不禁大笑起来。

第二天，翔回来了。面对同学们的询问，他知道不解释不行了。便告诉大家，是自己一时贪玩，瞎按了交

通灯上的按钮。警察们念他尚且年幼，只是教育了他一下，没怎么难为他，就让他走了。

“校园三剑客”明白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都是上了中学的人了，谁还没事跑去瞎按红绿灯上的按钮啊！翔一定在说谎。

红绿灯事件很快就被同学们遗忘了。翔依然是那个事事擅长、表现出众的好学生。表面上看来，“校园三剑客”好像已经对翔失去了兴趣，对他的事不闻不问，可是他们暗地里却加强了对翔的跟踪和调查。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对翔的调查没有一点进展。杨歌心里有事，干什么事都不顺心。这天做化学实验时心不在焉，撞倒了酒精灯，差点儿把实验室给点燃了。被老师好一阵批评。他心情不好，傍晚时便独自一人走到了市郊的大桥边散心。

河边的风景很好。河风阵阵，在流动的河面上激起层层波澜。夕阳的余辉撒在河面上，给河面披上了一件金银线儿织成的披风。河堤上的柳树迎风而舞。不时有些柳絮儿飘到杨歌的脸上，痒痒的，却很怡人。杨歌一颗烦乱不安的心暂时平静了下来。

“不好了！有人要跳河了！”

杨歌正望着河水出神，桥上忽然有人惊惶失措地叫了起来。杨歌赶紧循声望去。只见大桥的桥栏上果真立着一个女孩。

杨歌本就一副侠义心肠，见此情景，不敢耽搁，立

马就赶了过去。

女孩披头散发地立在桥栏上，样子很年轻，抱着桥栏哭哭啼啼。杨歌从旁人处得知，女孩轻生的原因是和她相恋三年的男友有了新欢，要弃她而去。女孩受不了这个打击，一时万念俱焚，便想到了轻生。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看热闹的，也有好心来劝的。女孩一概不理会，抱着桥柱子伤心不已：

“你们不会明白的。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我不能离开他的！你们不明白，不会明白的……”

女孩嘴里反反复复地说着同样的话，任别人怎么劝解，就是不肯下来。

“你以为你为他死了，他会感动吗？”杨歌对着女孩大声说道，“他连眼泪都不会为你流一滴的！你太不值了！”

“你知道什么！”女孩大怒，“他是爱我的！他不会不管我的！都是你们这些嚼舌根的人在他面前诬陷我，他才不要我的！你们好不是人啊！”

女孩情绪极不稳定，越说越离谱了。

杨歌尴尬不已，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女孩突然止住了哭骂，两眼失神地望着河水，一种令人可怕的安详浮现在了她的脸上。杨歌顿觉不妙，一个健步冲了上去。与此同时，女孩双脚一跺，纵身跳下了桥。围观者一阵惊呼。

杨歌急忙伸出右手，抓住了女孩的衣领，女孩悬空

了。

“不要动，我把你拉上来！”

杨歌艰难地对女孩说道。

刚才女孩跳桥时的冲击力，把他的手拉得生疼。他只感到一阵阵疼痛直钻心窝，想是把手拉伤了，他却不敢松手。

“救救我！”

许是和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唤醒了女孩的求生欲望，女孩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苦苦哀求杨歌。

周围的群众，急忙赶来帮忙，可是还没等他们走到杨歌跟前，就听见杨歌大叫一声：

“不好！”

接着女孩的惨叫响起。只见女孩的衣领不堪重负，撕裂了！女孩在他们面前眼睁睁地向河面撞去。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杨歌的耳旁响起了一声刺耳的口哨声。顿时，不知从哪儿冒出数以千计的鸟儿，目标一致地飞向下坠的女孩。它们汇在一起，像一片厚而结实的云彩一般，稳稳当当地托住了女孩，载着她缓缓驶向岸边。

人们都被发生在眼皮底下的奇景惊呆了，一时半会儿没有了声响。

“翔！”杨歌在心里叫着。他锐利的目光早已经发现了躲在树丛后的翔。

到了岸边，鸟儿们放下女孩。这时，哨声再次响起，

鸟儿们纷纷离去，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人们以为自己在做梦，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有几个反应快的，赶忙奔向女孩。

见女孩安全了，杨歌心里舒了口气。突然感到右手臂疼痛难忍，方意识到自己的手臂的确是被女孩的体重拉伤了。他忙扶着右臂，悄悄地离去了。

第二天，杨歌一进教室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的手上竟然缠着绷带！这对“校园三剑客”的老大来说，可是从没有过的事啊！

“你怎么了？”张小开和白雪一见他受了伤，赶紧奔了过来，关切地问道。

“没什么。”他瞟了翔一眼，给两人使了个眼色，“放学再说。”

两人当时心下明白，点了点头，不再多话。

可是，翔这时却出人意料地走到了杨歌的跟前，扔给他一个纸包，面无表情冷冷地说道：

“把它敷在你的手上。”

说完，毫不理睬杨歌等人的不知所措，径自走开了。

杨歌愣愣地看着张小开和白雪，过了片刻，诧异地伸手打开了纸包，见是一包粉红色的粉末，在阳光下发着幽幽的荧光，同时一股幽香扑鼻而来。杨歌不知是何物，抬起头，用疑惑不解的眼光看着张小开和白雪。两人的表情也是一片茫然。熟悉植物的白雪，捻起一小撮药粉，放到鼻子旁边嗅了嗅，而后用舌头小心地舔了舔

粉末，沉思片刻，继而高兴地说道：

“杨歌，这可是舒筋活血的好药玫瑰香啊！”

听了白雪的话，杨歌和张小开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

放学后，杨歌把昨天傍晚发生的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张小开和白雪。

“呵呵，想不到老大你也会英雄救美啊！”

张小开不看场合地拿杨歌取乐。话一出口，没等杨歌和白雪责备，他便意识到自己的玩笑开得不是时候，不由得红了脸。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他赶紧转换了话题，开口说道：

“这是好事啊！”

白雪看了他一眼：

“怎么讲？”

张小开一笑：

“你们想，从翔的行动看，我们至少知道他不是一个坏人吧？那岂不就意味着我们的侦查活动少了几分危险啦！”

“说的是。”

杨歌赞同地点了点头。摸摸敷上了玫瑰香后已不感疼痛的右臂，杨歌心里对翔充满了感激之情。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白雪问道。

杨歌把背靠到了椅子上，胸有成竹地说道：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从翔的表现来看，他是一

个很爱鸟的人。要全面了解他的潜力，查出他的来历，我想咱们得利用鸟。”

张小开和白雪茫然地望着他，显然不知该怎么利用。

杨歌直起身子，从书包里拿出一张报纸，指着报纸的头版头条，让他们看。张小开和白雪凑过头去一看，原来是一则关于政府要砍伐河边树林，修建政府大楼的通告。

“你们也知道，市里绿化地带极为有限。大部分的鸟儿都栖居在河边的树林里。如果政府真的砍伐了那些树林，这些鸟便彻底没有了栖身之处。你们说，翔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会怎么样？”

张小开和白雪对望了一眼，终于明白了杨歌的用意。

“老大，真有你的！”

张小开对杨歌竖起了大拇指。而白雪则弯下身子，拿起报纸查看政府砍伐工程的实施日期。

“走吧！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杨歌突然冒了一句，“翔已经出发了！”

张小开和白雪一抬头，果见翔的身影在教室门口一晃而过，便急忙起身，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你的手没事吧？”白雪突然想起了杨歌被女孩拉伤的手，关切地问道。

“呵呵，多亏了翔送来的药。他如果知道了我们今天的行动，一定会怨自己送药送的不是时候的！”杨歌大笑，“咱们赶快行动吧！”

“校园三剑客”飞一般地离开了学校，追赶翔去了。

等他们赶到河边树林，砍伐队已经到了，此刻正停在林外整装待命。翔和一群围观的人站在旁边。

砍伐队的机器开始行动了，一步一步逼近树林。

只看见翔冲开人群，直奔到砍伐队跟前。

“他不会有事吧?”白雪担心地叫了起来，“咱们也上!”

杨歌果断地下了命令。他担心翔，也不想一片好好的林子就这样给毁了。

“翔，我们来帮你了!”

“校园三剑客”齐刷刷地出现在翔的跟前。翔显然有些惊讶，但立刻释然了，对“校园三剑客”感激地点了点头：

“谢谢你们的好意，不过，我一个人就行了。”

他的手放到了嘴边。看到这一熟悉的动作，白雪知道他要召唤他的朋友了。

果不其然，哨声响起，无数的鸟儿从四面八方赶来，在翔的指挥下，挡在砍伐队面前，好似一面铜墙一般。砍伐队开动着机器，准备压过鸟墙。

“天啊!”白雪惊叫道，“小鸟会被他们压死的!”

她着急地看着翔，她相信也只有翔才能救它们了。

“别担心。我不会让他们伤害小鸟的。”翔对白雪说道，声音里含着少有的温柔。

翔说完后，静静地闭上了眼睛，似乎进入了睡眠状

态。

“他在干吗啊?”张小开问道。

杨歌摇了摇头，他也不清楚翔想干什么。于是，他启动脑电波监测的特异功能，对翔的脑电波进行了监测。不测则已，一测吓一跳。杨歌惊讶地发现，翔正在和机器进行对话，要求机器停止工作。

奇迹出现了，步步逼近鸟墙的机器仿佛中了魔一般，一下子停止了运转。翔睁开眼睛，对着机器大声说道：

“后退。离开这里!”

顿时，所有的机器皆往后退。机器上的操作人员吓得连滚带爬地逃出了机器。人们也都惊恐万分，认定翔是个妖怪，纷纷逃窜。却也有不怕死的记者，举着摄影机玩命地拍着这一难得的新闻镜头。

看到砍伐队溃不成军，翔也就此罢手。他转身对“校园三剑客”感激地点点头，很快消失了。“校园三剑客”愣在那儿，一时回不过神儿来，眼睁睁地看着翔消失在人群中。

“厉害!”

过了好久，杨歌才冒出这么两个字。

当代传媒的确发达，当天晚上便播出了翔勇挡砍伐队的新闻。杨歌等人正在张小开家中休息，一见画面，杨歌大叫不妙。张小开与白雪问他怎么回事，杨歌叹口气说道：

“常言说得好‘树大招风’。翔的举动不是小事，况

且他平日里行动都很保密，很明显他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电视台这一播出，怕他是有麻烦了。”

听杨歌这一说，张小开和白雪两人也不免替翔担心起来。

在“校园三剑客”议论之时，翔也见到了新闻报道。见到自己的相貌被全屏播出，他惊恐不已。杨歌的推测没错，他的确有着难言之隐。

严格来讲，翔不能算是人类的一员。他是一个电脑人。他的身体正是一年前为救小鸟而丧生车轮的哥哥。车祸以后，他的家人免不了伤心难过。然而令其家人更为悲愤的事是，停放在太平间里的男孩的尸体，竟然在当晚被人盗走了。虽经警察八方查找，可是始终没有下文。男孩的父母对此一直不能释怀，却毫无办法。

△△△

其实，男孩的尸体是被一个科学家盗走的。那科学家可不是什么善良之辈，他一直在替一个黑社会组织秘密研究一种电子大脑。按他的想法，安装上了这种电子大脑的人，能够拥有了不起的特异功能，比如控制动物的脑电波，和机器进行交流，拥有常人所没有的体能和智能等等。按照黑社会的如意算盘，只要控制电子大脑的控制器在自己手中，他们便可以为所欲为，称霸世界。电子大脑研制成功后，没有人体供科学家做实验，科学家正烦恼不已。碰巧这时男孩出车祸的事件上了报纸。科学家看中了男孩年轻的躯体，便趁人不备，利用黑社会的关系，把他的尸体偷运出来，安装上了电子大

脑，使他成为由自己控制的电脑人。不想，可能是电脑的程序出了些差错。电脑人并不完全听从他的命令，而且还趁黑社会不注意之时逃了出来，此后便不知去向。

拥有电子大脑的翔确实超人一等，不过那电子大脑也时不时地出点儿毛病。上次翔扰乱交通的事儿就是由于电子大脑出了故障，翔身不由己而闹出的麻烦。

看到翔的身影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黑社会分子兴奋不已。

“这小子终于被我们找到了。”黑社会老大狂笑道，对着手下一挥手，“马上把博士给我叫来。让他把他新研制的追踪仪也一起带来！”

手下人唯唯诺诺，不敢耽搁，立刻把科学家和他的新仪器带了过来。

“这小子出现的正是时候。”科学家一脸得意地望着老大说道，“我的追踪仪刚研制成功，他这次逃不了了。”

“哼！怕又是什么大话吧？”黑社会老大轻蔑地说道，“当初制造那个小子的时候，你不也是保证绝无问题的吗？结果呢？那小子还不是翻脸就不认人了！”

科学家脸上发讪：

“我以科学家的名誉保证这次绝对不会再出错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科学家的名誉可言的话，你就不会跟我们在一起了！”黑社会老大毫不给科学家脸面地说道。

科学家不敢再多话，取出仪器，开始搜寻翔头颅中电子大脑传出的脑电波。算科学家走运，机器很快就有了反应。黑社会老大和科学家凑过脑袋一瞧，仪器显示的位置正是市中学所在地。

“怕是有点儿难办啊。”老大自言自语道，“学校里那么多人，我们不好行动啊。”

“这有什么?”科学家毫不在意地说道，“我的仪器可不只是有跟踪的功能啊。”

接着，他便启动了仪器中的逮捕装置。该装置里设置了脑波控制仪，可以对翔的电子大脑进行控制，是科学家怕对付不了翔而特意研制的。

教室里，翔正在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课。突然，他的大脑里响起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哪儿来的噪音?”

翔奇怪地四下望望。他周围的人都在听课，好像都没听到这种声音一般，没有任何反应。翔有些诧异。声音越来越强，对翔产生了一股极大的控制力。翔觉得自己的意识已经开始模糊起来，顿感不妙，却没有办法，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像被人牵了手一般，直愣愣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翔，你干什么?”正在兴致勃勃地讲着课的老师见翔无视自己的存在，勃然大怒地说道。可是翔不理会他，依旧往教室外走。翔素来我行我素，加上拥有特异功能，老师也不想再理会他，况且也没办法阻止他，只

得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继续上课。

“不对劲啊。”杨歌低声对白雪和张小开说道。

“怎么了?”张小开问道。

“他的眼色不对。”杨歌很认真地说道，“他的眼睛没神，好像给人灌了迷汤一样。”

“那我们怎么办?”白雪着急地问道。她开始为翔担心了。

“我们跟上他!”杨歌果断地说道，接着带头站了起来，提身就往外跑。张小开和白雪紧跟其后。

“反了你们!”

回过神儿来的老师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追出校门的“校园三剑客”不见翔的踪影。杨歌想通过翔的脑电波找出他的下落，却意外地发现有一股很强的电波正在干扰翔。杨歌没能力冲破那股电波，找不到翔所处的位置，翔给跟丢了!

在电波控制下，翔身不由己地来到黑社会的巢穴。

见到翔，科学家和黑社会的成员得意地笑了起来。

“博士不愧是博士，还是你厉害。”

黑社会老大一时高兴，忍不住夸奖了科学家几句。科学家一下子忘了形，不顾自己满脸的皱纹，笑得跟一朵菊花似的。

“先把他关起来。等我重建实验室之后，再好好修理他的大脑!”科学家对手下说道。接着对着黑社会老大献媚道：“您放心，这次一定能成功。”

翔心中虽有千百个不愿意，此时在控制仪的干扰下也由不得自己了，眼睁睁地看着黑社会成员把自己给抬了起来，扔进了博士为他特制的铁笼子里。翔尝试着想逃出去，却发现自己完全是在白费力气。看着周围胳膊粗细的铁栏杆，翔感觉自己就是被困在笼中的鸟儿，不禁感慨万千，伤起心来。

科学家见翔如今已是笼中之鸟，谅他也没法逃脱，便关掉仪器，停止了对翔大脑的控制。殊不知这一来却帮了杨歌的大忙。仪器一停，杨歌便感受到了翔的脑电波。他赶紧带着白雪和张小开一路追了过来。

通过对翔脑电波的监控，杨歌已经知道了翔现在身陷困境，也知道自己的敌人是一个强大的黑社会集团。到了黑社会的巢穴处，杨歌等人不敢轻举妄动，找了处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商量营救翔的具体办法。

△△△

这个黑社会虽是由一群扶不上墙的烂泥拼合而成的，但在这种紧要时候，迫于老大的淫威，也都各自手脚勤快地看守起自己的家来。尤其是关押翔的处所，警戒更为严密，令杨歌等人无从下手。

杨歌沉思片刻，嘱咐张小开和白雪道：

“看守太严，我们不可能都混进去。我看还是我用瞬间转移法先进去探探虚实再说吧。”

张小开点头同意：

“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小心点。”白雪叮嘱杨歌说。

“你们在原地接应我。”杨歌说，“可能的话，我就把翔给带出来。”

说完，便利用自己瞬间转移的特异功能抽身而去了。

被困在铁笼中的翔此时坐立不安。他超乎常人的直觉告诉他有事要发生。他不知道会是什么事，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内部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四下乱蹿。他四肢无力，精力不能集中，频繁地陷入睡眠状态。迷迷糊糊中感觉自己的身体变轻了，而且浑身长满了羽毛，自己好像变成了一只鸟。他吃了一惊，立即从睡梦中醒来，看看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样。不一会儿，再次感到疲惫不堪，便又跌入睡梦中。如此反反复复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翔，你醒醒！”

半梦半醒当中，翔听到有人叫着自己的名字。他吃力地睁开了眼睛，杨歌的脸在他眼前晃动不定。

“你怎么也到我梦中来了？不要碰我，我就快变成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儿了。”

翔痴痴地说道，接着眼睛又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忽然耳朵一阵生疼，他再次张开眼，却见杨歌一脸怒气地看着自己，右手正拧着自己的耳朵，方知自己并没有做梦。

“快起来！”杨歌急急地催促他，“趁他们没发现，我们赶快逃走！”

翔挣扎着想起身，可是力不从心，又瘫倒在地上。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见他的情形，杨歌心里快给急死了。

翔摇摇头，几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见此情景，杨歌当机立断，马上用瞬间转移带翔出去，要不然，翔就给他们毁了。

带着翔用瞬间转移逃了出来的杨歌感到精疲力竭，毕竟特异功能是很消耗能量的。见到扶着翔，步子踉踉跄跄的杨歌，张小开和白雪赶紧赶过去，把两人带到了隐蔽之处。

“怎么办?”杨歌喘着气说，“翔好像受了伤，我也没力气了。我们怎么出去?”

这时，张小开突然得意地笑了起来：

“还是我聪明吧！你去救翔的时候，我就怕有意外，和白雪悄悄地偷了一部车来!”

“真的?”

杨歌大喜，有些不相信地看着白雪。白雪笑着点了点头。

“事不宜迟，咱们赶快走人!”

杨歌下了命令。于是张小开和白雪忙把两人扶上了车。张小开随即启动了发动机。

车刚启动，一个黑社会分子就发现了他们，他立即大叫起来。叫声惊动了其他的黑社会分子，他们提起武器，便追向杨歌等人。

张小开平日里虽然大大咧咧的，到了关键时刻，却

显出了自己的英雄本色。见坏人群追而来，他并没有惊惶失措，稳稳当当地开着车，带着杨歌等人，疾驶而去。黑社会分子紧跟其后，穷追不舍。

车内，杨歌等人紧张地注视着后面的追捕者。突然，白雪一声尖叫：

“你们看翔！”

杨歌和张小开回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翔的身体上冒出许多羽毛！见杨歌他们注视自己的眼神异常，翔也低下头查看自己。见到自己的异变，他也吃惊不小：

“这是怎么回事？”

“没时间去想了！甩掉那些人要紧！”杨歌对只顾看翔忘了开车的张小开说道。张小开赶紧回过头，把注意力集中到驾车上。

“我明白了。”

翔低沉的声音突然响起。“校园三剑客”皆洗耳恭听。

原来翔的大脑虽然是个人造的电子大脑，可是他作为人的意识并没有被科学家完全洗掉。生前，翔就是一个酷爱鸟类的人，死后，在黑社会严密的控制下，他更渴望自己能够像小鸟一样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对这个愿望，他昼思夜想，没想到这种发自内心的强烈愿望影响了电子大脑。电子大脑竟然按照翔的意志改变了翔体内的基因。翔正向着鸟类转变！

“校园三剑客”见过的稀奇事也不少了，可听了翔的解说后，依然吃惊不小。

“你们带我到大海边上去。”翔对“校园三剑客”说道。除了身上的羽毛外，翔的骨骼也开始慢慢地起了变化，他的双手已经有了翅膀的雏形了。

张小开虽不知道翔打算干什么，他还是把方向盘一打，挑选近路驶向大海。

这时，天色突然暗淡了下来。杨歌诧异地一抬头，发现一片黑压压的好似乌云一般的东西遮住了太阳。那片东西不仅形状庞大怪异，更令“校园三剑客”吃惊的是，它正笔直地向着他们飞来！

“这是什么东西啊？”

白雪忍不住心中发起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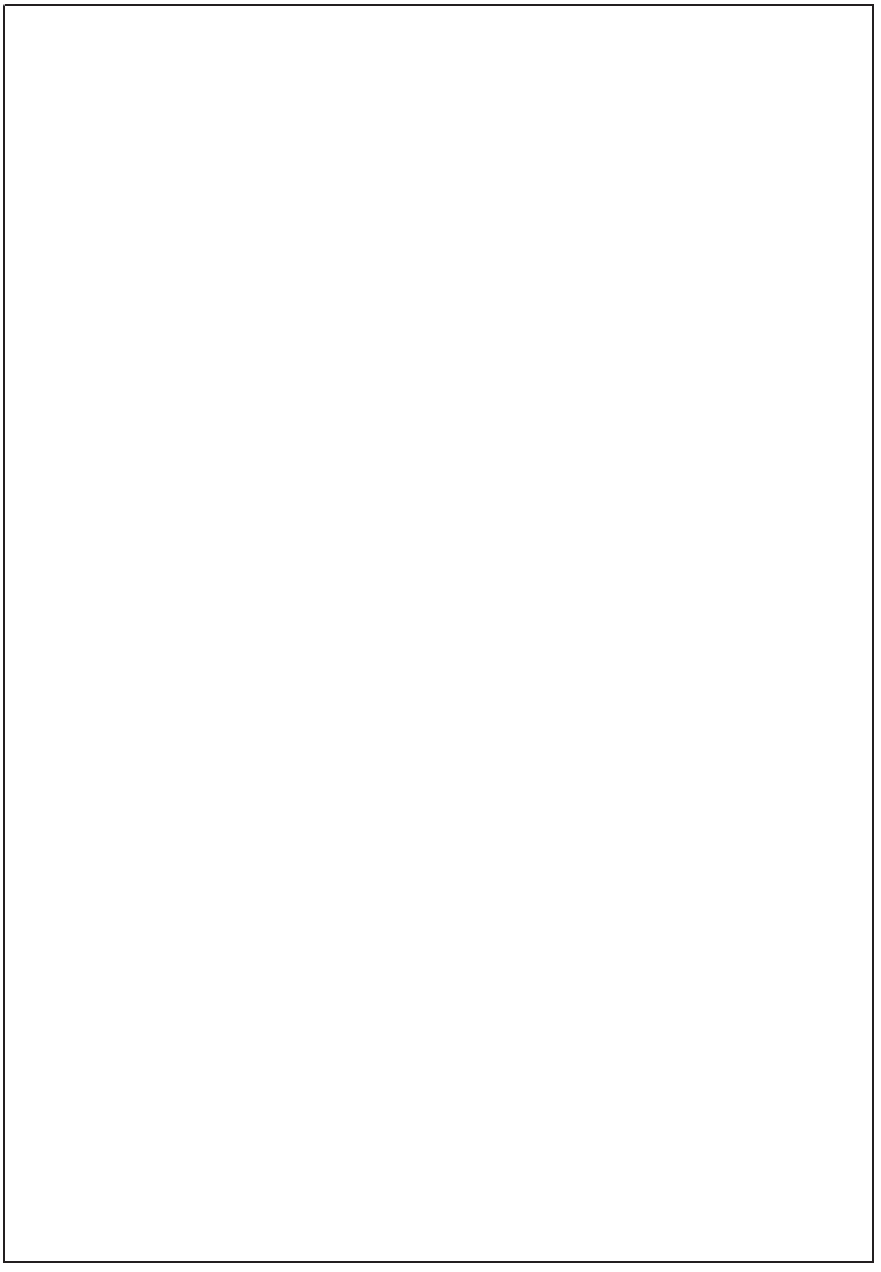
翔挣扎着往窗外看去，一丝微笑浮现在他快被羽毛遮盖的脸上：

“别怕，是我的朋友。”

听翔这样一说，杨歌定睛细看，原来那片东西是一大群无可计数的鸟儿！

鸟群很快便飞到了车前。像是怕迷住了开车人的眼，鸟儿们并不围住车子，只在上空盘旋，不时发出亲切的鸣叫声，似乎在和翔打招呼一般。

很快地，张小开便把车开到了海边。翔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他的浑身上下都见不到翔的身影了，只留下一只大鸟的体态。



杨歌伸手把他搂到怀里，小心翼翼地把他抱出了车。张小开和白雪也跟着下了车。

见到杨歌怀中的翔，鸟儿们叫得更欢了，似乎在欢迎着翔的到来。

翔深情地望了望“校园三剑客”，眼中涌出了泪水。杨歌轻轻托起他，把他举向湛蓝的天空。

翔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群鸟皆拥向翔，如同百鸟朝凤一般。翔扇动着巨大美丽的翅膀在空中翩翩起舞。他在“三剑客”的头顶上盘旋了三周后，高叫三声，带着群鸟离去了。

追赶而来的黑社会分子望着这一幕，惊呆了。

看着朝着地平线远去的翔，“校园三剑客”感慨万千。

“这样也许是他最好的归宿。”杨歌说道。

“再不会有人去打扰他了。”张小开说道。

白雪没有说话，她眼前还浮现着那个勇救小鸟的英俊少年的身影……

（本篇由杨鹏与邵佳合作完成）

△
△
△